

## 列传一百四十五

冯光熊 陆有仁 觉罗琅玕 乌大经 清安泰  
常明 温承惠 颜检

冯光熊，字太占，浙江嘉兴人。乾隆十二年举人，考授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累擢户部郎中。三十二年，从明瑞赴云南，授盐驿道，母忧归，坐失察属吏科派，夺职。服阕，以员外郎起用，仍官户部，直军机，迁郎中。从尚书福隆安赴金川军，授广西右江道，署按察使兼盐驿道。历江西按察使、甘肃布政使。四十九年，石峰堡回民作乱，筹画战守，储设饷需具备。以前江西巡抚郝硕迫索属吏事觉，同官多获谴，光熊亦缘坐夺官，留营效力。事平，用福康安荐，起为安徽按察使。洊擢湖南巡抚，调山西。

时议河东盐课改归地丁，光熊疏言：“河东盐行山、陕、河南三省，商力积疲，易商加价，俱无所济。若课归地丁，听民贩运，无官课杂费、兵役盘诘、关津留难，较为便宜。山西州县半领引行盐，半食土盐、蒙古盐，仍纳引税。其间或引多而地丁少，或引少而地丁多，徵之三省皆然。请将课额四十八万馀两通计均摊。”允之。五十七年，上幸五台，各疆吏先后奏陈，自盐课改革后，价顿减落，民便安之。诏嘉光熊调剂得宜，赐花翎、黄马褂，署工部侍郎。未几，授贵州巡抚，调云南。五十九年，署云南总督。明年，大塘苗石柳邓叛扰铜仁，光熊赴松桃防御，以思州田坝坪、镇远四十八溪、思南大坪，

密迩楚苗，且扼铜仁后路，分兵屯守。苗匪急攻松桃、正大，不得逞。旋赴铜仁治饷需，偕总督福康安治军设防，规画称旨，命留贵州巡抚任。

嘉庆二年，事平，奏请铜仁、正大改建石城，以资捍卫，从之。会仲苗又起，偕总督勒保督率镇将，联合滇、黔、楚、粤诸军剿抚，事具勒保传。光熊分檄将吏，解归化围，肃清播东、播西两路，降安顺、广顺所属苗寨。仲苗平，偕勒保奏上善后四事，请随征武举、武生及乡勇，就近补充弁兵馀丁，给难民栖止、牛具费用，储粮备兵民就食，清釐田亩，靖苗、汉之争。自军兴以来，凡所措置，多邀嘉许。勒保移师入川，善后专任光熊。三年春，复疏请申禁汉民典买苗田，及重债盘剥，驱役苗佃；禁客民差役居摄苗寨；酌裁把事土舍亭长，定夫徭工价，以利穷苗；酌设苗弁，以资管束：悉报可。五年，诏光熊治理有声，年近八旬，召授兵部侍郎，寻擢左都御史。六年，卒，上念前劳，赐祭一坛。

陆有仁，浙江钱塘人。乾隆三十四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四十六年，出为广西梧州知府，调太平。五十二年，安南内讧，夷眷来奔，有仁处置得宜。会擢福建延建邵道，总督孙士毅请留防边。寻调督粮道，历山东按察使、直隶布政使。五十七年，坐在山东讞狱草率，降甘肃按察使。

嘉庆元年，擢刑部侍郎，留治甘肃赋务，宜绵赴陕剿教匪，命摄陕甘总督。二年，匪由河南窜硃阳关，逼雒南。疏请偕西宁镇总兵富尔赛驰赴潼、商，又调甘凉镇兵会剿，诏军务责巡抚，有仁应驻甘肃，亲身赴陕，迹涉张皇，命回兰州，停止所调镇兵。时宜绵檄调撒拉尔回兵二千赴兴安，有仁并令暂停，上以汉中兵单，待回兵截剿，乃教匪窜汉阴而回兵尚滞循化，斥有仁一经申饬，於应援之兵，亦屡催罔顾，诏褫职鞫讯，寻

原之，发四川效力。授陕西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三年，襄阳贼高均德犯陕西，叙防堵功，赐花翎。四年，擢广东巡抚。

五年，召为工部侍郎，调刑部。授陕西巡抚。先是那彦成在陕，劝民筑寨堡，计蓝田、郿、鄠、宝鸡、商州、镇安、商南、孝义、五郎共五百四十一处；台布为巡抚，复议汉中二栈为军饷要道，於宝鸡、凤县、留坝、褒城、宁羌各驿筑堡，以周三里为度，徙民屯粮。至是尚未尽实行，严诏切责。有仁疏言：“川、陕情形不同，四川地居天险，如大成寨、大团包、方山坪等寨，每处可容数万人，小者亦数千人。贼据之可抗官兵，民守之亦可拒贼。如南山内层峦叠嶂，无宽敞环抱之所，止能於陡险山巅，就势结构，每寨止容数百人至千余人。蜀山多膏腴稻田，民居稠密，其势易合。陕西老林，惟棚民流寓，零星垦种，隔十里数十里，始有民居十数户。若纠合数村共筑一堡，则南村之人欲近南，北村之人欲近北，惟秦陇以西，人皆土著，无不踊跃兴工。秋间贼入西栈，每约彼此各不相犯，而寨民必乘间截其尾队，夺其牲畜，不使晏然空过。其西安、同州、凤翔三府，与汉南附近川省之区，皆多土著，审利害，每邑结有堡寨，或百馀或数百。其汉北山内近亦一律兴工，又恐结寨后民丁但知守寨，而於贼出入要隘转无堵御；复令於寨堡之外，每寨拨数百数十人合力守卡，以杜窥伺。请分区责成各道，刻期完竣。”疏入，报闻。有仁与额勒登保规画筑堡团练，著有成效。抚辑难民无归者，以安康、白河等处叛产，及南山客民荒田，量给安插。六年，分拨兵勇防守总要隘口，奏请於五郎、孝义等处专派大员团练堵剿，以专责成。川匪逼黑河，遣总兵齐郎阿、通判雒昂截击，馀匪东窜牛尾河，副将韩自昌歼之，被优叙。

有仁治陕三年，经理饷需，先事绸缪，撙节不滥，搜捕馀

匪甚力，屡诏褒嘉。七年，卒，优恤，官其子继祖主事。

觉罗琅玕，隶正蓝旗。捐纳笔帖式，累迁刑部郎中。超擢内阁学士，出为江苏按察使。乾隆五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逾年，授浙江巡抚。五十二年，大兵剿台湾林爽文，琅玕储穀二十万石於乍浦、宁波、温州，由海道输运，高宗嘉之。坐审拟海盗失当，吏议当革职，诏宽免，自请罚银三万两。嘉善县吏浮收，按问得实，上以浙漕积弊，琅玕不胜任，命解职，予头等侍卫，赴哈密办事。五十六年，坐监修浙江海塘工程损坏，琅玕在任未亲勘，诏责赔修，应银二十二万七千有奇，免其半。历叶尔羌办事大臣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坐家人贩玉，解任回京。寻予郎中衔，为热河避暑山庄总管。

嘉庆二年，以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，召授刑部侍郎。五年，授贵州巡抚。剿擒广顺等寨苗杨文泰等，诏嘉奖，加总督衔。未几，就擢云贵总督。六年，贵州石岷苗叛，巡抚伊桑阿赴铜仁剿治，未即平，诏琅玕往督师，而调伊桑阿云南。伊桑阿因按察使常明攻克石岷有所擒获，遂谎奏亲往督战，苗皆归伏，军事已竣。及琅玕至，难民拥道诉其诬，遂督兵进剿，攻克上潮、下潮诸寨，始肃清。会初彭龄劾伊桑阿贪劣，下琅玕鞫实，上尤罪其欺罔，诛之。诏斥琅玕於伊桑阿未亲往石岷，避嫌瞻徇，降二品顶带。

七年，维西夷恆乍绷与其党腊者布作乱，秃树、出亨附之。琅玕率总兵张玉龙入山剿捕，克阿喃多贼寨，进攻诸别古山，获秃树。玉龙克小维西夷人，缚腊者布献军前磔之。进攻康普，恆乍绷遁澜沧江外，获其孥。分兵攻吉尾、树苗，琅玕驻剑川，断贼后路，败之於通甸、小川，克回龙厂。寻围剿上江山箐贼，歼其渠，馀众乞降。琅玕以恆乍绷势蹙，疏请撤兵，提督乌大经率兵二千驻防。贼诃官军已退，乘水涸潜渡，纠江内降保，

复肆劫掠。琅玕驰抵剑川，恆乍绷遁走。八年，上以首逆未获，命永保接办军务。琅玕已擒斩汉奸张有斌，临江扎筏，声言渡兵江外，僮僮震悚，诣军门乞降，琅玕令诱导诸寨擒贼自效。九月，恆乍绷潜匿山箐，官军搜获之，馀党尽歼。事平，予议叙。

琅玕以维西僻处边隅，各夷杂居江内外，稽察难周，疏请於维西、丽江等五路设头人，给顶带，约束夷众。又以维西南北路及鹤丽镇、剑川诸汛皆要地，请裁马为步，添兵八百，分布要隘，边境遂安。九年，卒，谥恪勤。

乌大经，陕西长安人。由武进士授三等侍卫，出为山东德州营参将。乾隆三十九年，王伦倡乱，大经助守临清，力战保危城，功最多，高宗特奖之，立擢临清副将。历江西南赣镇、贵州古州镇总兵，广西提督，调云南。五十三年冬，率云南兵从孙士毅征安南，至则士毅已克其都城。明年春，大军为阮惠所袭，败绩，大经所部得乡导，全师而返。寻母忧去职，起为甘肃提督，复调云南。嘉庆四年，僧铜金与孟连土司构难，勾结野僮，蔓延猛猛及缅宁内地，大经偕总兵苏尔相进剿，克缅属南柯、三节石、昔木、腊南、那招、雾笼、上中下宁安、腊东、困赛等地，破南洒河贼卡，肃清缅边。署按察使屠述濂由猛猛一路会剿，连克大蚌山、南元寨。五年春，总督书麟视师，用大经计，分两路进攻猛白山箐，大经由南路，连战渡黑河，焚贼寨，首逆寻就擒，夷众受抚。七年春，入觐。会维西事起，命大经驰回，从琅玕进剿，大经偕总兵书成先清威远僮匪，乃会兵维西，克康普。上意不欲穷兵，命大经留防。及匪复肆掠，进剿独村坪及康普、小维西，连克之。八年春，与琅玕分驻石鼓、桥头，沿江督剿，至十月，恆乍绷就擒，乃班师。九年，卒。

清安泰，费莫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擢员外郎。出为甘肃凉州知府，调署兰州，擢湖南衡永郴桂道。六十年，苗疆事起，奉檄赴保靖抚辑降苗，以治饷功，赐花翎。

嘉庆元年，械送首逆吴半生、石三保至京，擢按察使，迁广西布政使。七年，署巡抚。八年，调浙江布政使。十年，擢江西巡抚，调浙江。

十一年，海寇蔡牵犯浙洋，赴温、台防剿，严杜接济，贼樵汲俱穷，窜去，诏褒之。总督阿林保劾提督李长庚因循玩寇，下清安泰密察，疏言：“长庚忠勇冠诸将，身先士卒，屡冒危险，为贼所畏。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，则苔黏旂结，驾驶不灵，其收港非逗留。且海中剿贼，全凭风力，风势不顺，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，旬日尚不能到。是故海上之兵，无风不战，大风不战，大雨不战，逆风逆潮不战，阴云蒙雾不战，日晚夜黑不战，颶期将至，沙路不熟，贼众我寡，前无泊地，皆不战。及其战也，勇力无所施，全以大砲轰击，船身簸荡，中者几何？我顺风而逐，贼亦顺风而逃，无伏可设，无险可扼，必以钩镰去其皮网，以大砲坏其舵身篷胎，使船伤行迟，我师环而攻之，贼穷投海，然后获其一二船，而馀船已飘然远矣。贼往来三省数千里，皆沿海内洋。其外洋灔澦，则无船可掠，无岙可依，从不敢往，惟遇剿急时始间为逋逃之地。倘日色西沉，贼直窜外洋，我师冒险无益，势必回帆收港，而贼又逋诛矣。且船在大海之中，浪起如升天，落如坠地，一物不固，即有覆溺之虞。每遇大风，一舟折舵，全军失色，虽贼在垂获，亦必舍而收。泊易桅竣工，贼已远遁。数日追及，桅坏复然，故常屡月不获一战。夫船者，官兵之城郭、营垒、车马也。船诚得力，以战则勇，以守则固，以追则速，以冲则坚。今浙省兵船皆长

庚督造，颇能如式。惟兵船有定制，而闽省商船无定制，一报被劫，则商船即为贼船，愈高大多砲多粮，则愈足资寇。近日长庚剿贼，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。但以隔断为功，不以擒获为功。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，贼行与行，贼止与止。无如贼船愈大砲愈多，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，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。且水陆兵饷，例止发三月。海洋路远，往返稽时，而事机之来，间不容发，迟之一日，虽劳费经年，不足追其前效。此皆已往之积弊也。非尽矫从前之失，不能收将来之效；非使贼尽失其所长，亦无由攻其所短。则岸奸济贼之禁，必宜两省合力，乃可期效。”奏上，诏嘉其公正。由是益乡用长庚，清安泰之力也。

寻又条上防海事宜：“沿海居民，编造保甲。稽覈商贩，以断米粮出口；禁制火爆，防火药透漏；断绝采捕，以杜奸宄溷迹。”并如议行。十二年冬，蔡牵子至普陀寺，未获，被谴责。寻以阮元代之，调河南巡抚。十四年，卒。

常明，佟佳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，出为湖南桂阳知州，擢云南曲靖知府。乾隆六十年，从总督福康安征苗疆，率兵屡克贼巢，赐花翎。镇箠苗吴半生据苏麻寨，自构皮寨进击败之，复破西梁贼砦，擢贵州贵东道。掩击半生於板登寨，获其弟吴老正等，半生复来犯，设伏大破之，乘胜夺贼卡五；寻由西梁进攻，毁其寨，贼纠夯柳苗为援，歼戮甚众；乞降，拒不受，复大挫之：擢按察使，赐号智勇巴图鲁。诏以苗匪每遇败乞降，叵测难信，飭各路将领以常明为法。进剿老乌厂，斩贼目陇老香，与总兵珠隆阿合剿大乌草河迤西苗，连克鱼井、豆田三十馀寨。会大军於古丈坪，半生適至，常明冒雨进攻，歼贼千馀；分兵克乌龙岩、茶它山诸寨卡，进围高多寨，半生降，乘锐克鸭保寨。

嘉庆元年，剿下平陇苗於葫芦坪，母忧，留营，偕副将海格破小竹山贼於堕河坡，俘贼目杨通等。上嘉常明奋勉，仍命署按察使。二年春，贵州仲苗起，从总督勒保讨之，与施缙并为军锋，同破贼关岭，复夹攻，连拔贼寨八，解新城围，再败之望城坡。贼匿岩洞以拒，设伏，毙贼千馀，环攻於卡子河，贼大溃，解南笼围，加布政使衔。时黄草坝被围久，滇、黔道梗，常明援之，克九头山，获伪将军陆宝贵，毁马鞭田贼栅，俘李阿六等，连战皆捷，围乃解。寻克马鞍山，绕击洞洒贼巢，连攻三昼夜，擒贼酋吴抱仙於三陇口，授布政使。进克安有山，捣当丈贼巢，获逆首韦七络须，又擒贼目黄阿金、梁国珍等於补衲山。三年，连拔雨薛岩等十八寨，苗境悉平。服阕，始莅布政使任。

是年冬，署巡抚，疏荐总兵施缙率贵州兵赴四川剿教匪。五年，因缙战歿，贵州兵不能救，常明坐褫翎顶。秋，入覲，诏念前劳，予三品顶带，留巡抚署任。题销军需，诏诘贵阳贼踪未至，募乡勇多至五万馀名，用银十九万馀两，命总督琅玕察覈。寻奏常明虽无冒帑，处置失宜，责赔缴赏恤银九万馀两。六年，石岷苗与湖南苗句结为乱，巡抚伊桑阿檄常明率师攻克之，复原衔、花翎，寻授巡抚。七年，以挪用铅厂帑银，及失察幕僚私售铅丸，抽匿案卷事，褫职，籍没家产。既而予蓝翎侍卫，充伊犁领队大臣，调库车办事大臣。

十年，授湖北盐法道，累迁湖北巡抚。上念常明久於军事，以四川民、夷杂处，控制不易，十五年，特擢为总督，诏勉其尽职，减免赔项银万五千两。宁远府属夷地，多募汉人充佃，自教匪之乱，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，争端渐起。十七年，常明疏请：“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，编查入册，不追既往。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，并编保甲以资约束，增文员以

便弹压，移营汛以利控制。”报可。又请川省盐课改归地丁，听民兴贩，诏斥其妨碍淮纲，不顾邻省利害，降二级留任。

十八年，署成都将军。二十年，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为乱，偕提督多隆阿、总兵罗思举往剿，自里塘进攻，破之，捣热笼贼巢，洛布七力举家焚毙。诏以未生得逆首，不予议叙。二十一年，成都革兵谋变，悉捕之置於法，诏嘉其镇静。二十二年，宁越夷扰边，遣将平之。寻卒，赠太子少保，优恤，谥襄恪。

温承惠，字景侨，山西太谷人。乾隆四十二年拔贡，朝考首擢，除七品小京官，分吏部。拔贡内用自是始。累迁郎中。五十四年，出为陕西督粮道，母忧归。高宗巡幸五台，迎銮召对，嘉其才。服阕，补延榆绥道。

嘉庆元年，川、陕、楚军事急，承惠奉檄治兴安、汉中团防。遭父忧，留军，仍摄道事。贼犯平利，承惠驰剿，山水猝涨，坠水，遇救得免。趋扼险隘，获捷。服阕，命以按察使衔仍补原官。五年，擢陕西按察使。疏言：“贼扰陕境，已历数年。兵为牵缀，运饷往往不及。则驻兵以待，贼得乘间远逸。三省边境绵长，宜扼要驻兵，以逸待劳。”上韪之。歼匪首王金柱於安康，复破贼洵阳，赈抚流亡，民心渐定。迁布政使，仍留防。贼屡犯境，辄击却之。守御兴、汉先后凡六年，事定优叙。八年，调河南，修伊、洛旧渠。十年，擢江西巡抚。

十一年，调福建，兼署总督。海寇蔡牵犯台湾鹿耳门，檄总兵许松年赴海坛、竿塘与提督李长庚会剿，三沙为蔡牵乡里，增兵驻守，禁沿海接济，诏嘉之。寻调署直隶总督。

十二年，上阅古北口兵，奖其嫺整，命实授。濬黑龙、温榆、北运、滏阳诸河。十三年，上幸天津，赏黄马褂。寻以巡幸点景科派，为肥乡令所揭，褫花翎、黄马褂，旋复之。十七年正月，以岁除得雪，加太子少保。钜鹿县民孙维俭等传习大

乘教，灤州民董怀信传习金丹、八卦教，先后发觉，失察轻纵，褫官衔、花翎、黄马褂，革职留任。复以他事数被谴责。

十八年，河南滑县教匪起，命偕提督马瑜往剿，数战滑县近地，破贼於道口。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总统军务，承惠为参赞。时匪首林清在京师起事，扰及宫禁，诏以林清传教八年，承惠不能先事查缉，及剿匪逗留罪，褫职，留治粮饷。十九年，命以员外郎赴河南睢工效力，工竣，迁郎中，随尚书戴均元襄理永定河工。

二十三年，授山东按察使。承惠前官畿辅，不孚众望，及复起，颇思晚盖。山东故多盗，侦知东平人广平知府王兆奎三世窝盗，密捕治之，期年积案一清。掊击贪酷，苏困起敝，吏治为之一变，特诏褒奖，然卒不安其位。先是盗夜劫泰安富民徐文诰家，戕其佣柏永柱，县以误杀为文诰罪，实疑狱也。按察使程国仁入其言，锻鍊定讞，承惠至，固疑不实，於他狱盗供得其情，锐意平反。巡抚和舜武惑於浮言，尼之。及侦获盗首王壮於吉林，具承枪杀永柱状。时国仁已擢巡抚，旧与承惠有嫌，且护前，不欲承惠竟是狱，檄勘堤工，承惠辞，乃劾承惠自以曾官总督，横肆不受节制，褫职，荐前兗沂道童槐继为按察使。槐复劾承惠滥禁无辜，以罪人充捕扰民，遣戍伊犁，其去也，国仁送於候馆，居民汹汹詈之，不及送而归。既而文诰诉於京，命尚书文孚往鞫，未至，槐仓卒定讞，释文诰。二十五年，起承惠为湖北布政使。逾年，以衰老降户部郎中。寻引疾归，卒於家。

颜检，字惺甫，广东连平人，巡抚希深子。拔贡，乾隆四十二年，授礼部七品小京官，洊升郎中。五十八年，出为江西吉安知府，擢云南盐法道，调迤南。嘉庆二年，剿威远介匪，擒匪首札杜。擢江西按察使，历河南、直隶布政使。

五年，护直隶总督。东明县民李车因奸砍伤七岁幼童，从重拟绞决。永年县民梁自新勒毙继妻及媳，讯因继妻虐待前妻子有幅，纵媳与人通奸，同谋毒毙有幅，自新忿，将妻媳致死，从轻拟杖流。两狱并为仁宗嘉许，特旨依议。梁自新加恩，再减杖徒。先是直隶回赎旗地租银，积欠至十三万两，前总督胡季堂、汪承霈屡议调剂，未有善策，检疏请复旗租原额以纾民力，积欠得全减免焉。

六年，擢河南巡抚。七年，诏检前护直督有治绩，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理直隶总督。寻实授，赐黄马褂。九年，京察，予议叙。检历官畿辅，颇为仁宗所信任。寻以束鹿县民王洪中与张文观斗殴被伤，上控，承审官偏听，王洪中受责自缢，狱经部鞫，诏斥检玩视重案，下部议革职，改留任。又因他狱屡被诘责，检具疏陈谢，谕曰：“方今中外吏治，贪墨者少，疲玩者多。因循观望，大臣不肯实心，惟恐朕斥其专擅。小官从而效尤，仅知自保身家。此实国家之隐忧，不可不加整顿。卿系朕腹心之臣，其勉之。”

十年，坐易州知州陈澐亏空逾十万，查办不力，降调革任，予主事衔，效力吉地工程处。会永定河堤坏，责随筑赔修。又以刑部秋审，直隶省由缓改实者十四起，革主事衔，仍留工次，事竣，予五品衔，发南河委用。未几，复因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觉，革职，遣戍乌鲁木齐。十三年，释回。

十四年，命以主事充西仓及大通桥监督。十五年，授湖南岳常澧道，迁云南按察使。十六年，擢贵州巡抚，寻召来京。坐前在直隶失察灤州民董怀信等传习邪教，降二级，以京员用。又坐涿州知州徐用书交代朦混，降补工部郎中。十九年，授山东盐运使，命以三品顶戴为浙江巡抚，奏濬西湖兴水利。上素称检操守才幹，而病其不能猛以济宽，屡加训戒。二十年，武

平民刘奎养听纠入添弟会传习徒众论斩，诏斥检未究编造逆书之人，下部议；复因西湖厝棺被盗，言官劾其讞拟轻纵，命侍郎成格等往按，坐正犯由贿嘱诬认，诏切责，褫职。二十四年，祝嘏，予官，补刑部员外郎，逾年授福建巡抚。

道光元年，疏陈岁进荔支树、素心兰采运艰难，诏永远停贡，并嘉检之直。二年，复擢直隶总督。先是籓司屠之申奏请直隶差徭，每地一亩摊徵银一分，以示公平，诏俟检到任定义；检力言其不可行，请仍旧制。三年，以年老内召，授户部侍郎，调仓场。复出为漕运总督。五年，坐河淤滞运，降三品衔休致。寻复以疏请截留漕粮忤旨，降五品衔。十二年，卒。

论曰：冯光熊治苗疆善后，陆有仁兴陕境寨堡团练，琅玕定石岷苗、维西夷，清安泰保全良将李长庚，常明佐勒保平仲苗，晚任蜀疆，镇抚番夷，皆一时疆臣之能举其职者。温承惠治畿辅无异绩，陈臬山东，则治盗清狱有声，卒以平反冤狱遭倾陷，可谓能晚盖矣。颜检明於吏事，治尚安静，而屡以宽纵获譴焉。

## 列传一百四十六

岳起 荆道乾 谢启昆 李殿图 张师诚 王绍兰  
李奕畴 钱楷 和舜武

岳起，鄂济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乾隆三十六年举人，议叙，授笔帖式。累擢户部员外郎、翰林院侍讲学士、詹事府少詹事。五十六年，迁奉天府尹。前官贪黷，岳起至，屋宇器用遍洗涤之，曰：“勿染其污迹也！”与将军忤。逾年，擢内阁学士，寻出为江西布政使。殫心民事，值水灾，行勘圩堤，落水致疾。诏嘉其勤，许解任养病。

嘉庆四年，特起授山东布政使。未几，擢江苏巡抚。清介自矢，僮仆仅数人，出屏驺从，禁游船声伎，无事不许宴宾演剧。吴下奢俗为之一变。疏陈漕弊，略曰：“京漕积习相因，惟弊是营。米数之盈绌，米色之纯杂，竟置不问。旗丁领运，无处不以米为挟制，即无处不以贿为通融。推原其故，沿途之抑勒，由旗丁之有帮费；旗丁之索帮费，由州县之浮收。除弊当绝其源，严禁浮收，实绝弊源之首。请下有漕各省，列款指明，严行禁革，俾旗丁及漕运仓场，无从更生观望冀幸之心。”诏嘉其实心除弊。常州知府胡观澜结交盐政徵瑞长随高柏林，派捐修葺江阴广福寺。岳起疏言观澜、柏林虽罢逐，尚不足服众心，请将钱二万馀串责二人分偿，以修苏州官塘桥路。丹徒知县黎诞登讽士绅胥其政绩保留，实不职，劾罢之。

五年，署两江总督。劾南河工员庄刚、刘普等侵渔舞弊，

莫澧於任所设店肆运货至工居奇网利，并治如律。扬州关溢额税银不入私，尽以报解；覈减两藩司耗羨閒款，实存银数报部：并下部议行。六年，疏请濬筑毛城铺以下河道堤岸、上游永城洪河、下游萧、碭境内河堰，并借帑举工，分五年计亩徵还，允之。

八年，入覲，以疾留京，署礼部侍郎。会孝淑皇后奉移山陵，坐会疏措语不经，革职留任。寻命解署职，遂卒。帝深惜之，赠太子少保，赐恤如例。

无子，诏问其家产，仅屋四间、田七十六亩。故事，旗员歿无嗣者产入官。以岳起家清贫，留贍其妻；妻歿，官为管业，以为祭扫修坟之资。异数也。妻亦严正，岳起为巡抚时，一日亲往籍毕沅家。暮归，饮酒微醺。妻正色曰：“毕公耽於酒色，不保其家，君方畏戒之不暇，乃复效彼耶？”岳起谢之。及至京，居无邸舍，病歿於僧寺，妻纺绩以终。吴民尤思其德，呼曰岳青天，演为歌谣，谓可继汤斌云。

荆道乾，字健中，山西临晋人。乾隆二十四年举人，大挑知县，官湖南，历麻阳、龙山、东安、永顺、慈利、靖州。所至有惠政，屏陋规，平冤狱。在靖州賑饥，尤多全活，屢膺上考。四十七年，迁甘肃宁夏同知，入覲，大学士刘墉曾官湖南巡抚，称之曰：“第一清官也。”名始著。寻署石峰堡同知，时方用兵，治事不废，修复水利，复荐卓异记名。五十四年，擢安徽池州知府，屢署徽宁池太道，筦芜湖关，赢馀不入己，以充賑恤。调安庆，硃珪为巡抚，尤信任之，疏荐，擢山东登莱青道，摄布政使。以激浊扬清为己任，荐廉吏崔映淮、李如珩等，而劾不饬者。

嘉庆二年，迁按察使。四年，迁江苏布政使。先是州县存留俸薪役食及驿站经费，改解藩库，俟奏销后请支，始则防吏

侵挪，久之解有浮费，发有短平。或勒抵前官亏空，佐杂教官不能得俸，驿传领於臬司；或苛驳案牒，因索餽遗，邮政日弛废。道乾入覲时，面陈其弊，请悉依定章，於州县徵收时开支，省解领之繁。仁宗俞可；至是疏上施行，天下便之。上方欲整饬漕政，以巡抚岳起及道乾皆有清名，责其肃清诸弊。到官三阅月，擢安徽巡抚，疏请禁徵漕浮收旧耗米一斗，给运丁五升，加给二升。运丁所得，有据可考；其所用沿途浮费，采访知之，应禁革。诏下所奏於有漕各省永禁。又言：“屯田所以贍运，每丁派田若干及应得租籽，新金旗丁不能了然。令粮道刊刻木榜，俾金丁认田收租。运船领款，刻易知单，由丁正身亲领，以杜包领欺压之弊。田册归粮道收管，另造副册发各卫以备查验。”并允行。宿州、灵壁、泗州水灾，道乾亲往监视赈厂。六年，以病乞罢，诏许解任调理，俟病痊来京候简。次年三月，诏询道乾病状，已先卒於安庆，帝悼惜，赐祭，赐其孙炆举人。

道乾由监司不三年擢至巡抚，求治益急，不避嫌怨，自处刻苦。临歿，呼旧僚至寢所，指床下金示之曰：“吾受重恩，积养廉数千两，足以归丧。诸君素爱我，勿为敛贖。”又呼其兄曰：“兄仁弱，勿听人慫恿受贖，违吾意。”兄如其言。

谢启昆，字蕴山，江西南康人。乾隆二十六年进士，朝考第一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典河南乡试，分校礼闈，均得士。三十七年，出为江苏镇江知府，调扬州。明於吏事，所持坚正，上官异意不为夺。治东台徐述夔诗词悖逆狱迟缓，褫职戍军台。寻捐复原官，留江南。父忧，夺情署安徽宁国知府；复遭母忧，服闋，称病久不出。五十五年，特擢江南河库道，迁浙江按察使。六十年，迁山西布政使。州县仓库积亏八十馀万，不一岁悉补完。高宗异其才，以浙江财赋地亏尤多，特调任。历三岁，亦弥补十之五。

嘉庆四年，擢广西巡抚。上疏，略曰：“各省仓库积弊有三变。始则大吏贪婪者利州县之餽赂，债事者资州县之摊赔。州县匿其私橐，以公帑应之，离任则亏空累累。大吏既饵其资助，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。此亏空之缘起也。继则大吏庸闇者任其欺蒙，姑息者又惧兴大狱，以敢接亏空为能员，以禀揭亏空为多事。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者。此亏空之滥觞也。近年不职督抚相继败露，诸大吏共相濯磨，州县亦争先弥补。但弥补之法，宽则生玩，胥吏因缘为奸；急则张皇，百姓先受其累。各省贫富不同，难易迥别，一法立即一弊生，惟在因地制宜。率定章程，又多窒碍。请飭下各省先查实亏之数、原亏之人，如律论治。其无著者，详记档案，使猾吏无可影射。多分年限，使后任量力补苴，不必展转株求，亦不必程功旦夕。责成督抚裁陋规以清其源，倡节俭以绝其流，讲求爱民之术以培元气，奖擢清廉之员以励官常。日计不足，月计有馀。不数年间，休养生息，不徒仓库充盈，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。广西自孙士毅经营安南，军需供亿，所费不貲，米银装械，毁弃关外，令州县分赔，遂致通省皆亏。本非州县侵蚀，且人已去任，接收者正在补苴，一经参追，难保不劝捐派累。惟率司、道、府、州省衣节食，革去一切陋规，俾州县从容弥补，进廉去贪，无累百姓，计三年之内，库项必可补足。惟是数十人补之而不足，一二人败之而有馀。是又在知人善任，大法小廉，不爱逢迎，不存姑息，庶不致后有续亏之患。”又言：“弥补亏空，初不为一身免累之计，乃有实际。臣前历山西、浙江，皆未咨部，亦未咨追原籍。盖当日之员，大半死亡遣戍，子孙贫乏者多，咨追徒滋纷扰，如数完缴者实无二三，现任反置身事外。广西库项未完者三十九州县，覈其廉数多寡，分限三年，按月交库，於交代时有不足者，即以亏空论劾。”疏入，仁宗嘉纳

焉。时诏买补仓穀，取诸丰稔邻县，禁於本境采买。启昆言广西跬步皆山，转运不减於穀价，恐不肖者因采买之难，或为勒派，请仍听本境买补便，诏如所议。

广西土司四十有六，生计日绌，贷於客民，辄以田产准折。启昆请禁重利盘剥，违者治罪。田产给还土司，其无力回赎者，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，田归原主，五年为断；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，廉土民驯愚，物产稀少，藉贩运以通有无也。仿浙江海塘竹篓囊石之法，修筑兴安陡河石堤，以除水患。河流深通，旧铜船过陡河必一月，至是三日而毕。七年，卒於官，诏嘉其廉洁，於所节省浚、梧两关盈馀项下赐银三千两治丧。广西土民请祀名宦祠。

启昆少以文学名，博闻强识，尤善为诗。著树经堂集、西魏书、小学考，晚成广西通志，为世所称。

李殿图，字桓符，直隶高阳人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典湖南乡试，迁御史。督广西学政，迁给事中。

四十九年，甘肃回乱，从阿桂、福康安赴军治粮饷、台站，授巩秦阶道。军事初竣，民、回相仇，焚掠报复，讹言时起。殿图处以镇静，叛党缘坐，妇稚量情释宥；罹害户口，随宜赈恤，流亡渐安。卓泥土司与四川松潘、漳腊各番争噶噶固山界，殿图轻骑履勘，历小洮河、丈八岭、鹦哥口，皆人迹罕到，群番导行，片语判决，立石达鱼山顶而还。高宗几馀考泾、渭清浊源流，命殿图亲勘，自秦州溯流至鸟鼠、崆峒，绘图附说以进，诏嘉其详实。

六十年，迁福建按察使，嘉庆三年，就迁布政使。疏言：“乾隆中，业农家必畜骡马三四以任耕种，嗣后官吏借用应差，渐形滋扰，应严行革除。狱讼必速为审结，开释无辜，小民始得安业。常平仓穀积久弊生，民未受益，官仓已受其亏。无灾

之年，不宜贷假。吏役例有定额，近则人思托足，藉免役徭。关津税口，官署长随，呼朋引类，并为奸藪，宜并禁止。”诏下直省一体察禁。闽俗售田，田面田根，纠缠不决。蠹吏影射，佃户顽抗，钱粮日多脱欠，徵收不敷，每以虚出通关而致亏缺，殿图奏请严治。在任逾年，库储大增。

擢安徽巡抚，七年，调福建。有林、陈、蓝、胡诸大姓纠众械斗，治如律。治海盗三脚虎及蔡牵羽党，请祀海洋阵亡官兵，缉匪死事者一体入祀，从之。十一年，蔡牵久未平，仁宗以台湾剿捕事殷，殿图操守尚好，军务未嫫，调江西巡抚。寻诏斥殿图於军事无所陈奏，又不能禁止海口偷漏水米火药，降四五品京堂；又以所属久羁案犯，以中允、赞善降补。寻迁翰林院侍讲，引病归。十七年，卒。光绪初，闽浙总督文煜疏陈殿图前任福建政绩昭著，谥文肃。

张师诚，字兰渚，浙江归安人。乾隆中，南巡，召试赐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迁吏部主事，忤和珅，缘事降中书。得应会试，五十五年，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嘉庆元年，出为山西蒲州知府，历雁平道，河南、江苏按察使，迁山西布政使。州县仓库多亏，师诚知清查有名无实，特严於交代之际，有亏必完，在任三年，库储充裕。十一年，擢江西巡抚，以兼提督赐花翎，遂著为令。寻调福建，清治淹牍，疏陈整顿积弊事宜，诏嘉勉。

时海盗蔡牵、硃瀆方猖獗，总督玉德废弛黜去，阿林保继任，复与提督李长庚不协；师诚至，始严防海口，杜岸奸接济，筹备船械，长庚得尽力剿捕。是年冬，长庚追蔡牵於粤洋，以伤殒。牵犯台湾后山噶仔兰，为生番击退，请收其地入版籍，免为贼踞。十三年，硃瀆与牵有隙，独窜闽洋，总兵许松年击毙之。其弟渥，势蹙思投首，会道员德华由台湾内渡，遇牵党

围劫，渥救之，藉以通款，寻复拒敌粤师不果降。十四年，阿林保调两江，师诚暂署总督。闻蔡牵窜浙洋，亲驻厦门，提督王得禄、邱良功合剿，毁盗舟，牵堕海死。殊渥寻率三千余人归诚，赦其罪，海疆以安，闽人刊石乌石山以纪功。海寇稽诛久，由闽、浙不能合力，自师诚治闽，而阮元复莅浙，始告成功。仁宗嘉其严断接济，为殄寇之本。京察特予奖叙。

十九年，调江苏。百龄为总督，诸巡抚皆承望风旨，师诚独举其职。初彭龄奉命同查亏帑，意与百龄、师诚不合，遂劾两人皆受餽遗，而不得实，诏原之。会百龄穷治逆书狱，闾阎悚息，巡抚所主五府州得无扰。川沙民有烧香传徒者，有司密捕解江宁，师诚遣标弁要於途，交按察司依律鞫治，免辜磔者数十人，时以称之。二十一年，父病笃，不俟代回籍，被严议褫职。寻予编修，服阕，迁中允。历江西、安徽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擢广东巡抚，调安徽，继母忧去官。复历山西、江苏巡抚。六年，召授仓场侍郎。以病乞归，卒於家。

师诚警敏综覈，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，治福建最著，继之者为王绍兰。

绍兰，字南陔，浙江萧山人。乾隆五十八年进士，授福建南屏知县，调闽县。巡抚汪志伊荐其治行，仁宗曰：“王绍兰好官，朕早闻其名。”召入见，以知州用，擢泉州知府。漳、泉两郡多械斗，自绍兰治泉州，民俗渐驯，而漳州守令以械斗狱获罪，诏举绍兰以为法。擢兴泉永道，捕获蔡牵养子蔡三及其党蔡昌等，予议叙。迁按察使，母忧去，服阕，起故官，就迁布政使。嘉庆十九年，擢巡抚，始终未出福建。寻汪志伊来为总督，与布政使李麇芸不合，因讦告受赂，劾治，属吏希指罗织，麇芸愤而自缢。志伊获谴，绍兰坐不能匡正，牵连罢职。

少嗜学，究经史大义。去官后，一意著述，以许慎、郑康

成为宗，於仪礼、说文致力尤深，著书皆可传。

李奕畴，字书年，河南夏邑人。乾隆四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大考改礼部主事，典贵州乡试，洊迁郎中。五十七年，出为山西宁武知府，调平阳，有政声。历江苏粮道、山东按察使。嘉庆十一年，坐巡抚保荐属吏违例，牵连被议，左迁江南河库道。

十三年，迁安徽按察使，治狱明慎，多平反。霍丘民范受之者，赘於顾氏，与妻反目，外出久不归。县令误听讹言，谓其妻私於邻杨三，锻鍊成狱，当顾氏、杨三谋杀罪，其母与弟及佣工某加功，实无左证，五人者不胜刑，皆诬服。奕畴阅供词，疑之，骤诘曰：“尔曹言骨已被焚，然尚有脏腑肠胃，弃之何所？”囚不能对，惟伏地哭。奕畴慨然曰：“是有冤！”使幹吏侦之，至陈姓家，言正月十五夜受之曾过宿，而讞曰被杀在十三日，乃缓系诸囚，严缉受之。久之，受之忽自归，则以负博远避，不敢使家人知所在，今始闻大狱起，乃归投案也。事得白。奕畴故无子，狱既解，乃生子铭皖。民间传颂，至演为剧曲。就迁布政使。

十八年，擢浙江巡抚。时近畿教匪未靖，或言严、衢两郡匪徒传习天罡会，诏奕畴严治。奕畴逮讯叶机、姚汉楫等，实止愚民相聚诵经祈福，无逆迹，坐罪首犯数人，株连皆省释。安徽、江西游民来浙租山垦种者日众，言官请禁。奕畴疏陈势难遽逐，请分年遣令回籍。上悟曰：“兹事不易言。游民皆无恆产，驱之此省，又转徙他省，断不能复归乡里。”命徐谋教养，俾流亡者变为土著，乃得安。

寻授漕运总督，在任五年，运务无误。奕畴固长者，待下宽，坐滥委运弁降四级，命以吏、礼二部郎中用。复以运弁纵容帮丁索费，被劾，降主事。二十五年，宣宗即位，命奕畴以

尚书守护昌陵。道光二年，原品休致。十九年，重宴鹿鸣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会榜重逢，子铭皖適登第，同与恩荣宴，称盛事焉。二十四年，卒，年九十有一。

钱楷，字裴山，浙江嘉兴人。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改户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嘉庆三年，典四川乡试，督广西学政，回京，仍直军机。迁礼部郎中，调刑部，甚被眷遇。截取京察当外用，予升衔留任。十一年，诏嘉楷久直勤勉，以四五品京堂用。历太常寺少卿、光禄寺卿。十二年，京师旱，疏请循汉书求雨闭阳纵阴之说，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，诏“修省在实政，无事傅会五行”，罢其奏。迭命往河南、山西鞫狱，次第奏结，无枉纵。授河南布政使，十四年，护理巡抚，暂署河东河道总督。擢授广西巡抚，寻调湖北。

十六年，疏言：“外洋鸦片烟入中国，奸商巧为夹带。凡粤东西两省匪类纠结，多由於此，以致盗风益炽。请饬闽、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，严督关员盘检，按律加等究办。内地货卖一经发觉，穷究买自何人，来从何处，不得含糊搪塞，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，务使来踪尽绝，流弊自除，乃清理匪源之一端也。”诏下沿海督抚认真察办。授户部侍郎，兼管钱法堂事。奏陈湖北地方事宜应酌剂者四端：请附近荆州粮米供支满营兵食，馀俱改归北漕；沿江契买洲地，准其耕种纳粮，无契者作为官地，召佃承种；新设提督，移驻襄阳府城；楚北均食淮盐，襄阳、宜昌等府筹议减价。下所司会议，惟沿江洲地一事照行，馀以窒碍置之。

复出署河南巡抚。匪徒王胯子勾结南阳饥民滋事，成大狱。楷至任，疏言：“前任巡抚恩长於南阳匪徒一案，前后具奏情节与原报不符，办理过当。府、州、县等缉犯并未废弛，平日声名尚好，现拟绞监候之二十馀犯，明年秋审，均应情实，不

敢知而不言。”诏以“句决与否，临时自有权衡，非臣下所可豫定。地方官咎有应得，岂能开复？”斥楷敷陈未当，近於喜事。调补工部侍郎。寻授安徽巡抚。以歙县监生张良璧采生毙命，命楷亲讯，讞拟未依凌迟律，失於轻比，部议降一级调用，改降二级留任。十七年，卒。诏以“楷直枢曹久，有劳，自简封圻，治理安静。母程年逾七旬，嗣子尚幼，深悯之，特赐恤。

和舜武，伊拉里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官学生，考授太常寺笔帖式。累迁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。以治狱明获议叙，迁兵部郎中，兼公中佐领。嘉庆十五年，出为江苏盐法道。累迁山东布政使，整饬吏治，舆论归之。二十二年，擢山西巡抚，调河南。会布政使吴邦庆疏请於漳、卫合流之处建闸坝，和舜武谓：“漳河盛涨湍悍，非一闸所能御，越闸旁趋，且停蓄泥沙，塞卫水宣泄之路。”疏请罢之，仍旧章每年挑濬窦公河以资盐运，如所议行。逾年，调山东。仁宗闻其前为布政使有声，故有此授。山东民俗好讼，又近畿，辄走诉京师。和舜武再莅，讼顿减，特诏褒勉。疏请清理京控积案，责巡抚、藩、臬分提鞫讯，月定课程，各自陈奏；又请酌改窃盗窝匪条例，加重定拟，俟盗风稍戢，复旧：并从之。至年终，审结积案千馀起，予优叙。京察复予议叙。二十四年，卒，上甚惜之，优诏赐恤，赠总督衔，谥恭慎。

论曰：仁宗初政，特重廉吏。岳起、荆道乾清操实政为之冠；谢启昆、张师诚才猷建树，卓越一时：并专圻硕望矣。李殿图、李奕畴、钱楷亦各以明慎慈惠见称，和舜武课最簿书，遂邀易名旷典；王绍兰一箠坐废，晚成经学：殆有幸有不幸哉？

## 列传一百四十七

司马駒 王秉韜 嵇承志 康基田 吴璈 徐端  
陈凤翔 黎世序

司马駒，字云皋，江苏江宁人。乾隆中，大学士高晋为两江总督，辟佐幕司章奏。习河事，以从九品留工效用，授山阳主簿。累迁淮安同知，仍兼幕职。从晋塞河，屡有功。萨载继任总督，亦倚之。五十年，奏擢江南河库道。道库岁修六十万，溢额则俟上闻，遇险工，一员借帑，久辄因缘为弊，駒从容筹补，公私具举。五十五年，迁江西按察使，在官七年，巡抚簠簠不饬，被劾多所牵连，駒以谨慎获免。嘉庆元年，迁山西布政使。二年，调山东，兼管河务。是年秋，曹州河溢，命駒偕两江总督李奉翰、南河总督康基田、前山东巡抚伊江阿同任堵塞。冬，擢河东河道总督。曹工寻合龙。三年春，西坝蛰，革职留任。疏言豫东两岸堤工卑薄，请择要增高，以御汛涨。诏以下游不能深通，徒事加堤，斥其不揣本而齐末，曹工之蛰，由於堵筑不坚，罚駒等赔修，夺翎顶，所议工事仍允行。九月，睢州河溢，诏免治罪，责速塞。四年正月，工竣，复顶戴，议叙，免其代赔帑银。寻卒於工次，赐恤。

王秉韜，字含谿，汉军镶红旗人。由举人授陕西三原知县，累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。缘事降浙江按察司经历，改云南知县。累迁山西保德知州，有政声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擢安徽颖州知府，因讞狱迟延罢职，诏以原官发江苏，补淮安。嘉庆二年，

复调颍州。会教匪犯河南，去颍州甚近。秉韬慨然曰：“同为守土臣，岂可以畛域遗害乎？”与寿春镇总兵定柱团结乡勇数千，励以忠义，助粮饷，战於境上，破贼走之。时大学士硃珪为安徽巡抚，器其才。未几，擢广西左江道。复以在颍州失察逸犯，罢议，镌级去官，留治江南丰、碭河工。寻署庐凤道。泊仁宗亲政，硃珪荐之，擢奉天府尹，迁河南布政使。五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。

秉韬老於吏事，治河主节费，堤埝单薄者择要修筑，不以不急之工扰民。河北道罗正墀信用劣幕舞弊，曹考通判徐燾张皇糜费，并劾治之。薪料如额采买，河员滥报辄駁斥，使多积土以备异涨，於是浮冒者不使其所为，言官遽论劾，诏慰勉，戒勿偏於节省。七年，防汛，卒於工次。

秉韬性方正，不沽名。时疆吏中长麟、汪志伊并以廉著，秉韬不愜其为人，尝曰：“长三，汪六皆名过其实，奚足贵？”继其任者为嵇承志。

承志，大学士璜子。由举人官内阁中书，累迁长芦盐运使。乾隆五十九年，天津海河溢，筑堤守御。高宗以承志无守土责，能尽力，特诏嘉之。寻病归。嘉庆六年，从侍郎那彦宝治永定河，复授长芦盐运使。七年，署河东河道总督。承志年已老，上特以其家世习河事，故任之。八年，河决封丘衡家楼，次年，塞决工竣。召还京，授大理寺少卿。十年，迁顺天府尹。寻卒。

康基田，字茂园，山西兴县人。乾隆二十二年进士，授江苏新阳知县，调昭文。为令几十年，迁广东潮州通判。以获盗功，晋秩同知。累迁河南河北道，调江南淮徐道，治河有声。五十二年，擢江苏按察使。命每年大汛赴淮、徐襄河务。六月，河南睢州河溢，基田奉檄驰往堵筑。次年，迁江宁布政使，兼河务如故。五十四年，署江南河道总督，寻回任。六月，基田

防汛睢南，值周家楼河溢，上游魏家庄大埽翻陷，基田压焉，援救得生。诏嘉其奋勉，特加恩赉。五十五年，护理安徽巡抚。以高邮粮胥伪造印串，巡抚闵鄂元被严谴，褫基田顶戴。复以陈奏不实，革职逮问，遣戍伊犁。寻许赎罪，以南河同知用。五十六年，仍授淮徐道。五十九年，力守丰汛曲家庄堤，特诏褒奖。擢江苏按察使，调山东，仍兼黄、运两河事。

嘉庆元年，南河丰汛河溢，基田赴工襄治，迁布政使。命回山东，疏消漫水，抚恤灾民，基田遂往来其间。次年春，丰工竣，赐花翎。擢江苏巡抚。秋，河溢碭山杨家坝，命驰视。山东曹县河亦溢，复命往襄同堵筑。授河东河道总督，寻调南河。三年，曹工合而复蛰，部议革职，诏宽免。疏言：“口门深逾十丈，拟就二坝前河势湾处开引河，别筑一坝，即以旧西坝改作挑水坝，俟秋后兴工。”诏责其延玩，褫翎顶。寻命专任下游挑河事。九月，河南睢州河复溢，水入涡、濉诸河，正河断流。大工旋合。次年春，睢工亦竣，河归故道，引河通畅，复翎顶。时有条奏治海口及复旧制混江龙者，基田疏言：“治河之法，首在束水攻沙。自曹工漫溢，溜或旁趋，遂致正河淤垫。因上决而下淤，非先淤而后决。今睢工、曹工既竣，连年黄水漫衍，所在停沙，比至清江会淮，已成清水。海口刷涤宽三百数十丈，毋庸疏濬。混江龙助水之力甚微，不若束水攻沙、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。”仁宗嘉纳之。

秋，河溢邵家坝。十二月，堵合未旬日，坝复蛰，渗水，责基田赔帑。五年正月，坝工失火，积料尽焚，革职，留工效力。基田驭下素严，督率将卒守堤，动以军法从事，稽延者杖枷不贷，人多怨之。又官吏积弊惧揭，阴纵火以掩其迹。帝亦知基田性刚守洁，惟责其苛细，仍命随办要工，欲复用之。及邵家坝工竣，以知州用，补江苏太仓直隶州。逾年，擢广东布

政使，调江西，又调江宁。十一年，因贵州铅船迟滞，降调，授户部郎中。

十三年，从协办大学士长麟、戴衢亨察视南河，基田请修复天然闸迤东十八里屯二石闸，靳辅所建也，足以减黄济运，且山石夹峙，无夺溜冲决之患，据以入告。帝嘉其留心河务，加道衔，赐花翎。寻予太仆寺少卿职衔，稽核南河要工钱粮。十六年，以年逾八旬，乞休，允之，命来京就养，以示优恤。后议改建山盱五坝，特命与议。基田疏陈：“旧制尽善，不宜轻改。今仁、义、礼三坝石底损坏，跌成深塘，不得已为变通之计。请将仁、义二坝先改其一，俟大汛果见顺利，再议添所建。拟礼坝先筑草坝，非湖水大涨，不可轻放。”奏入，报闻。十八年，乡举重逢，赐三品卿衔，与鹿鸣宴。寻卒。

吴璈，字式如，浙江钱塘人，吏部侍郎嗣爵子。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擢侍讲学士，典陕西乡试。五十四年，督安徽学政。召见，高宗因其父曾为总河，询以河务，所对称旨，即日授河南开归陈许道。累迁布政使。五十九年，巡抚出视赈，璈充乡试监临，闻河水暴涨，即出闸驰防，帝嘉之。六十年，署巡抚。

嘉庆二年，楚匪齐王氏犯河南，击走之，复剿息县匪，赐花翎。母忧留任。四年，署河东河道总督，寻实授。请增河工料价，归地粮摊徵，诏斥其病民，革职留任。五年，调南河，堵合邵家坝漫口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秋，河决衡家楼，命豫筹来年漕运，请疏邳州、宿迁诸闸，於宿迁、桃源交界筑束水草坝，濬淤浅，依议行。又言徐州一带河水宽深而未消落，乃海口壅塞所致，诏相度治之。寻疏陈：“云梯关海口暗滩，尚非全被阻遏。请於黄泥嘴开引河，并挑吉家浦、于家港、倪家滩、宋家尖诸滩。”允之。九年秋，洪湖水涨未消，请缓筑仁、智

两坝，以保堰、盱堤工。时东河衡工甫合，清江浦河口水浅阻粮船，上谓清水力弱，由启放仁、智等坝所致，命侍郎姜晟往会筹蓄黄济运。璪与合疏请堵二坝及惠济闸之钳口坝，使湖水全力东注，刷通河口，并启李工口门，减掣黄水，从之。上终以璪多病，治河不力，虽宥其罪，命解职。十年，授兵部侍郎，调仓场侍郎。

十一年，复授河东河道总督。因料物例价不敷，请依南河按时价折销，允之。复请岁料帮价归地粮摊徵，被严斥，革职留任。寻又以堤堰工需并入衡工善后题销，上切责之。十三年，召回京，授刑部尚书。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苏鞫狱，并勘议海口改道，请仍复故道，接筑云梯关外大堤，从之。复授江南河道总督。十四年，疏陈：“海口应濬，而大堤不坚，旁泄必淤；蓄清为要，而堤坝不复，遇涨必溃。今闸坝无减黄之路，五坝无节宣之方，皆宜急为救治。”诏黜之，令尽心经理。是冬，以海口挑复正河，费用浩繁，不及於次年桃汛前举工，请权宜仍濬北潮河以通去路。十五年春，偕两江总督松筠合疏请修复正河，诏允行；而斥璪无定见，前后矛盾，责其认真督治，不得以事由松筠主持为推诿之地。寻因病乞假，诏解职，俟病痊以六部尚书用。

璪既去任，松筠疏论河工积弊，谓璪与徐端治理失宜，用人不当，垫款九十馀万，恐有冒捏。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劾扬河通判缪元淳浮冒工款，称：“璪路过扬州，与言 员营弁不肖者多，往往虚报工程，且有无工借支。前在任六七年，用帑一千馀万，今此数年，竟至三四千万。”诏斥璪知而不奏，命尚书托津等往南河按之，劾璪失察误工；又濬淮北盐河，未经奏陈，濬后复淤，诏切责，降四级调用，与徐端分赔盐河工款，命璪赴南河襄办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。十七年，补光禄寺卿，

累迁吏部侍郎。

十八年，睢州河溢，命赴南河察勘湖河。十九年，授河东河道总督，督治睢工。次年，迁兵部尚书，工竣回京，历刑部、吏部，协办大学士。上以璫练习河务，无岁不奉使出勘河。二十一年，协防东河秋汛。二十二年，勘睢工及山东运河，南河萧南民堰，清江浦御黄、束清诸坝。二十三年，筑沁河漫口。二十四年，筑河南兰阳、仪封及武涉马营坝决口。二十五年，勘南河束清、御黄诸坝及泄水事宜。其间再署河南巡抚，一署河东河道总督。道光元年，以病免。二年，因侍郎那彦宝治河不职降黜，追论璫与同罪，虽已致仕家居，褫其翎顶。寻卒。

徐端，字肇之，浙江德清人。父振甲，官江苏清河知县。端少随任，习於河事。入赀为通判。乾隆中，河决青龙冈。振甲知涉县，分挑引河，端佐役，大学士阿桂督工，见而器之，留东河任用，授兰仪通判。寻升缺为同知，调睢宁，又调开封下南河。

嘉庆三年，署山东沂曹道。睢州河决，端预筑曹州堤，得无害。四年，擢江西饶州知府，未之任，调江苏淮安。七年，擢淮徐道，丁父忧，与假治丧，仍回任。九年，加三品顶戴，护理东河河道总督。时衡家楼甫塞决，诏以前官王秉韬惜费，嵇承志年衰，修防多疏，责端通筹全河为未雨绸缪之计。端疏陈临河埽工固紧要，无工之地尤须慎防，仁宗韪之。冬，清口水浅阻漕船，端偕尚书姜晟等往视，请展引河，启祥符五瑞坝，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敌黄，清口乃通。寻授江南河道总督。十年，请疏治云梯关沙淤，培筑桃源以下堤工；又请移建河口束清坝於迤南湖水汇出之处，以资节制；挑清坝外筑束清东坝，对岸张家庄增筑西坝，留口门二十丈，视湖水大小为束展：诏允行。秋，筑义坝。时命侍郎戴均元会筹蓄黄济运，端与合疏请濬王

营减坝以下盐河，遇盛涨，相机启放，庶黄减淮强，湖水暢出，堰工亦免著重，从之。

十一年，洪湖异涨，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，不为害。俄黄水并涨，决盐河民堰，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。以功过相抵，免议。旧制，南河设正副总河，后裁其副；至是授戴均元为河道总督，端副之。秋，河决周家楼，上游郭家房堤蛰，命端专治郭家房堵口，四阅月工竣。时黄水由减坝六塘河入海，正河断流，群议改道，上颁示御制黄河改道记，命端视察海口。寻以六塘河下游水势散漫，难施工作，复颁示御制治旧河记，命端专驻减坝督工。十二年春，工竣，河循故道，加太子少保。秋，海潮上漾，河由陈家浦旁溢入射阳湖归海，请於黄泥嘴建坝，择要疏淤，俾仍故道。

十三年，署正总河。先是端屡言河淤由於海口流缓，宜接筑云梯关外长堤，束水攻沙，未及举。至是两江总督铁保疏申前议，并请培高堰土坡，修补智、礼二坝，以备湖涨；复毛城铺石堤、王营减坝，以节宣黄水：端赞其议。命协办大学士长麟、戴衢亨察视，惟辍毛城铺坝工，改建徐州十八里屯双闸，余依原议行。夏，湖水涨，端启智、信二坝，不敷宣泄，坏砖工百馀丈，褫翎顶，降三级留任。寻堵合，复之。时黄水由马港口分流，经灌河口归海，命尚书吴璥、侍郎托津会勘，以荷花塘坝工垂成复蛰，降端为副总河。十五年，复授河道总督，裁副总河。端始终主复旧海口堵马港，命尚书马慧裕会同督治。两江总督松筠劾端於河流逢湾取直，以致停淤，上不直其奏，端疏辨，诏松筠无预河务，责端与慧裕速施工，勿游移。寻以洪湖风汛，坏高堰、山盱两工甚钜，革职留任。松筠复密陈端祇知工程，不晓机宜，糜帑千万，迄无成功，且恐有浮冒之弊。诏斥端不胜河督之任，革职留工，专任堵筑义坝。十六年，

命以通判用，复命治李家楼引河。十七年，工甫竣，病卒。

端治南河七年，熟谙工作。苇柳积堤，一过测其多少。与夫役同劳苦，廉不妄取。河工积弊，端知之，惮於轻发，欲入覲面陈而终不得，以至於败。继之者为陈凤翔，河事遂益敝。

陈凤翔，字竹香，江西崇仁人。膳录，议叙授县丞，发直隶河工，累迁永定河道。嘉庆六年，畿辅大水，河决者四，凤翔从侍郎那彦宝塞决，为仁宗所知。逾年，丁父忧，赐金治丧。后复授永定河道。

十四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，逾年，调南河。时南河敝坏已久，河湖受病日深，诏以蓄清敌黄为急务，其要在修复高堰之堤，责凤翔克期程工，尤以借黄济运为戒。十六年，疏陈急治河口及运河各工，高堰二堤亦次第兴办。寻偕两江总督勒保奏报堵合御黄、钳口两坝，疏末微言：“海口北岸无人烟之地，面面皆水，俟秋间水落，相机办理。”上以上年堵筑马港，两岸皆新堤，北岸地势尤高，明是新决讳饰，责令据实奏闻。適王营减坝土堤又决，诏切责，革职留任。寻奏：“王营减坝旁注，由海口逼紧，水无他路，致有漫溢。请俟水落，修筑减坝海口，但保南岸，勿筑北岸，以免水逼。”援引高宗谕旨云梯关外勿与水争地，诏以“从前濒海沙滩无居民，今则马港口外现有村落，非昔可比。且水势散漫，河缓沙停，弊不胜言。又凤翔等所绘海口图无村落地名，与十三年吴璥所呈图说不同，河形曲直亦异。”斥凤翔意存朦混，恃才妄作：“前称云梯关外溜势暢达，未挑处刷深至十馀丈，可见海口非高仰；凤翔既未身历其境，今因北岸漫溢，束手无策，反言从前挑筑皆属非计，以相抵塞。”特简百龄为两江总督，与凤翔同勘海口。凤翔谓海口不能暢，下壅故上溃，诿为淮海道黎世序所言；而世序实谓下壅在倪家滩新堤上下，非在海口。及百龄至，亲勘海

口深通，惟中段涸成平陆，乃去岁挑河积土河滩，春水漫刷，仍归河内。又拦潮坝放水时，坝根起除未净，阻水停淤，世序屡请筹办，凤翔视为缓图，诏斥因循贻误。会上游绵拐山、李家楼两处漫口，革职留任。

十七年春，礼坝又决，百龄劾：“凤翔急开迟闭，坝下冲动，不早亲勘堵筑，用帑二十七万两有奇；而坝工未竣，清水大泄，下河成灾。”严诏斥凤翔贻误，革职，罚赔银十万两，荷校两月，遣戍乌鲁木齐。寻凤翔诉辨，命大学士松筠、府尹初彭龄按讯，得百龄与凤翔同时批准开坝状；凤翔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硃尔赓额督办苇荡柴料，捏报邀功：谴百龄等，凤翔免枷，仍赴戍，未行，病歿。

黎世序，初名承惠，字湛溪，河南罗山人。嘉庆元年进士，授江西星子知县，调南昌。擢江苏镇江知府。十六年，迁淮海道。与河督陈凤翔争堵倪家滩漫口，由是知名。

十七年，调淮阳道。寻凤翔黜，诏加世序三品顶戴，署南河河道总督，俟三年后果称职，始实授。疏言：“自上年大濬，千里长河，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堵合，云梯关外水深二三丈至四五丈，为近年所未有。而清江浦至云梯关一带，较之河底深通时尚高八九尺。此非人力所能猝办，计惟竭力收蓄湖水，以期暢出。敌黄蓄清之法，在堰、盱二堤，有旨缓办；今年礼坝跌损，宣泄路少，二是尤应急筑，以资捍卫。”允之。

十八年，以仁、义、礼三坝基坏，请於蒋家坝附近山冈移建三坝，挑引河三道，诏令详议，并饬填实旧坝。寻如议行。因全漕渡黄较早，议叙。疏请加高徐州护城石工，添筑越堤，於清江浦汰黄堤外加重堤，又於骆马湖尾闾五坝迤下添碎石滚坝，并允之。先是百龄拟於清江浦石马头筑圈堤，其湾处对王营，上起御黄坝，下属贴心坝，河宽千馀丈，至此陡束为二百

丈，论者以为不便，得不行；世序卒成之。是年秋，睢南薛家楼、桃北丁家庄漫水坏堤，世序跃入河者再。会上游河南睢州决口夺溜，河水陡落，睢、桃两工得补筑无事，诏以世序不能先事预防，降一级留任。睢州决口久未合，黄水全入洪湖。世序力筹宣泄，濬顺清河於清口淤窄处，自束清坝起至御黄坝止，挑引河三，束清、钳口各坝一律辟展，智、仁两坝及蒋坝以南，新挑仁、义两坝引河，并为分减之路。至十九年霜降，安澜，诏嘉世序修防得宜，加二品顶戴。

二十年，疏言：“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，金门宽三丈五尺，不足减水。其西南虎山腰两山对峙，凹处宽二十馀丈，山根石脚相连，可作天然滚坝。北面临河，即十八里屯，山冈淤於土中，剥平山顶，改作临河滚坝。以虎山腰为重门擎托，可期稳固。”允之。夏，洪湖盛涨，拆展束清，御黄两坝，启山盱引河滚坝，清水暢出，会黄东注，刷河益深，特诏嘉奖，赐花翎。

世序治河，力举束水对坝，课种柳株，验土埽，稽垛牛，减漕规例价。行之既久，滩柳茂密，土料如林，工修河暢。南河岁修三百万两为率，每年必节省二三十万。碎石坦坡，自靳辅始用之於高堰，后兰第锡、吴璥、徐端偶一用之；世序始用之於通工，谤言四起，世序力持，卒获其效。二十一年，京察，议叙。二十二年，因御黄坝刷深不能施工，束清坝掣溜太急，亦难稳立，请於旧二坝水浅处添筑重坝，又於束清坝外添建一坝，以为重门钳束，於是比岁安澜，奏减料价一成。

道光元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劳勩，加太子少保，开复一切处分，赐诗以宠之。二年，京察，复予议叙。四年，卒於官，优诏褒恤，加尚书衔，赠太子太保，谥襄勤，入祀贤良祠。江南请祀名宦建专祠，帝追念前劳，御制诗一章，命勒石於墓。

賜其子學淳，主事；學淵，舉人；學澄，副榜貢生。

自乾隆季年，河官習為奢侈，帑多中飽，浸至無歲不決；又以漕運牽掣，當其事者，無不蹶敗。世序澹泊寧靜，一湔靡俗。任事十三年，獨以恩禮終焉。幕僚鄒汝翼，無錫人，世序倚如左右手，欲援陳潢故事，荐之於朝，力辭而止。涇縣包世臣號知河事，世序多用其說，惟築圈堰一事論不合。及創虎山腰滾坝，世臣阻之曰：“河以無溜為至險，攻大埽不與焉；湖以淤底為至險，掣石工不與焉。公謂減黃入湖，為化險為平。黃緩湖高，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。兩險交至，其禍甚烈。公意在及身，然以忧患貽後世已。”世序初奏亦謂坝成遇不得已乃启，然後實無歲不启。洎嘉慶二十五年，上游河南睢州馬營兩口既合，閱歲大汛至，清河、安東、阜寧三縣境內河水常平堤，而中泓無溜。世序心知其害，忧瘁而卒。後數月，高堰竟決。

論曰：仁宗銳意治河，用人其慎。然承積弊之後，求治愈殷，窟穴於弊者轉益誇張以為嘗試。海口改道之說起，紛紜數載而後定。康基田、徐端等皆諳習河事，程功亦僅。至黎世序宣勤久任，南河乃安；而減黃病湖，遂遺隱患。得失之故，具於斯焉。

## 列传一百四十八

刘清 傅翥 严如煜 子正基

刘清，字天一，贵州广顺人。由拔贡议叙，授四川冕宁县丞，擢南充知县，政声为一省之冠。

嘉庆元年，教匪起，清得民心，募乡勇五百人击贼，人乐为用。贼自为民时知其名，遇辄避之。继从总督英善剿达州匪徐天德，数捷，率乡勇罗思举赴贼营谕降罗其清，未得要领；而徐天德与王三槐、冷天禄合陷东乡，二年春，始复之，遂署东乡。进克清谿场，擒贼党王学礼，天德之舅也，言天德与王三槐皆有归顺意。总督宜绵令清往招三槐，遍历诸贼垒，迎送奉酒食甚谨，宣示招抚，皆听命，夜宿其帐中。三槐随至大营，约期率所部出降，然实藉觐虚实，非真意。届期，三槐诡称於双庙投降，伏匪为掩袭计，官军预设备，击败之。时罗其清、冉文俦并聚方山坪，清偕总兵百祥夺多福山贼垒，会诸路兵攻方山坪，克之。贼窜通江、巴州，与徐天德、王三槐合，清所部乡勇增至千馀人，桂涵、李子青等皆骁勇善战，偕诸军击贼，叠有歼获，罗、冉二匪渐蹙。

三年，署广元县事。总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乐坪，未下，复令清往招抚。三槐恃前此出入大营无忌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，三槐遂诣军门，勒保奏报大捷，俘三槐至京。廷讯时，言：“官逼民反。”仁宗诘之曰：“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？”对曰：“惟有刘青天一人。”刘青天者，川民以呼清也。帝深嘉之，

特谕曰：“朕闻刘清官声甚好，每率众御敌，贼以其廉吏，往往退避引去。如果始终奋勇，民情爱戴，著勒保据实保奏。

“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，晋秩同知直隶州，赐花翎。於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。

四年，补忠州，加知府衔。参赞额勒登保破冉天元、张子聪於竹峪关，令清於通江、巴州招抚馀匪。自王三槐被诱，诸贼首皆疑惮不敢出；然感清无他，不忍加害，每至贼营，必留宿尽礼，其胁从者先后投出二万馀人，遣散归农，以功加道衔。命随副都御史广兴驻达州治军饷，擢建昌道。五年，冉天元等合诸路贼渡嘉陵江，总督魁伦退守盐亭凤凰山，令清集民团守潼河，上下三百馀里，多浅滩，尽撤防兵；清争之，不可。贼果於太和镇上游王家嘴偷渡，委罪於清，夺职，命以知县用，留营效力。既而德楞泰破贼，天元伏诛，诸路窜贼旁皇通、巴之间，勒保以清去岁招降成效，责筹安抚。时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尽习教为贼，而奔窜往来，过乡里辄归视。清屯要隘，且剿且抚，遣人存问贼首家属有归诚之意者，潜令图之，展转相引，贼遂瓦解。蓝号鲜大川，巴州人，号为狡悍。其族人文炳、路保及党杨似山，清皆厚恤其家，感恩原效死，乃使文炳劝大川降，不可，且与似山谋杀文炳。似山乘间杀大川，与文炳、路保同降。巴州匪遂灭。六年，以功复原官，仍授建昌道。七年春，破贼於南江五方坪，擒贼首李彬及辛文等，加按察使衔，寻授四川按察使。败蓝号齐国典馀匪於两河口，追擒其党葛成胜。诸匪以次平，大功告蕝，下部议叙。

清在军七年，先后招降三万馀人。有业者归乡里，无业及有业原从者为乡勇，后立战功者三十馀人。其中苟崇勋、苟文耀、李彬、辛文、李世玉、赵文相，皆贼魁也。崇勋即苟文通，已奏报歼毙而改名。及军事竣，当遣，清以诸人田庐焚荡，骤

散将复为贼，临行重犒之。自向富室巨商贷金，人感其诚，多响应。事毕，积逋负至十万。

八年，陕西馀匪自南山窜出栈道，清驰扼广元，遣卒招抚被戕，诏斥轻信纵贼，以前功免罪，命理粮饷及搜捕馀匪、裁撤乡勇。十年，事竣入覲，赐御制诗，有曰：“循吏清名遐迩传，蜀民何幸见青天！诚心到处能和众，本性从来不爱钱。”时以异数荣之。丁继母忧，去官，服阕，授山西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忤巡抚初彭龄，劾其袒护属吏，降四级，以从四品京堂用。清亦自陈不胜藩司之任，诏斥冒昧，降补刑部员外郎。热河新设理刑司员，以清往，边方草创，多持大体，断狱平允，蒙民亦以青天呼之。

十七年，授山东盐运使。十八年，河南教匪起，山东贼党硃成良等应之，陷定陶、曹县，巡抚同兴恇惧，清自请将兵。承平久，兵习晏安，清蹀草屨先之，以五百人败贼於仿山，复定陶，又败之於韩家庙，殪贼二千，进攻扈家集，纵火焚栅，贼突出皆死，诛贼首硃成良、王奇山，自滑县奔至者并歼焉，两阅月而事平。贼初起时，煽惑甚众，清先解散其胁从，成良势孤不得逞，故得速定。上嘉其以文职身先士卒，特诏褒奖，加布政使衔。寻授云南布政使，仍留旧任。

清性坦率，厌苛礼，不合於上官，又不耐簿书钱穀，遂乞病，上亦知之，改授山东登州镇总兵，调曹州镇。道光二年，以老休致，命在籍食全俸。八年，卒，赐祭葬，祀山东名宦，官其孙炽昌为兵部主事；莹，举人。

傅鼐，字重庵，顺天宛平人，原籍浙江山阴。由吏员入贵为府经历，发云南，擢宁洱知县。乾隆末，福康安征苗疆，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，晋秩同知直隶州，赐花翎。

嘉庆元年，授凤凰 同知。治当苗冲，会大军移征湖北教

匪，降苗要求苗地归苗，当事议允之。霁知愈抚且愈骄，乃招流亡，团丁壮，於要害筑碉堡，防苗出没。苗以死力来攻，且战且修，阅三年而碉堡成。有哨台以守望，砲台以御敌，边墙相接百馀里。每警，哨台举铙角，妇女、牲畜立归堡，环数十里皆戒严。四年，擒苗酋吴陈受，加知府衔。巡抚姜晟疏荐霁能胜艰钜，方治镇筧一带荒田，均给丁壮，请俟事竣送部。时镇筧左、右营黑苗最为边患，五年，躡金塘苗出掠泸溪，偕总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捣其巢，伏兵隘路苟岩要击，痛歼之，毙首逆吴尚保，苗始夺气。诏嘉奖，命在任食知府俸。

六年，贵州苗复乱，湖南环苗地东、南、北三面七百馀里，其西二百馀里接贵州，未设备。石岷苗煽十四寨纠湖南苗叛，霁率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。贵州巡抚伊桑阿以招抚戡定上闻，各寨实尚沸然，枪械未缴。总督琅玕至，急檄霁会剿崖屯沟，黔兵攻其前，霁夜由山径入，连破五巢。上下湖山峡尤险，夜分兵围攻，至次日克之，火其寨。三日中尽破诸寨，歼苗二千有奇。仿湖南法，建碉堡守之。伊桑阿因冒功误边伏法，录霁功，加道衔，总理边务，并命以苗疆道员用。七年，丁父忧，诏霁办理边防善后，民、苗悦服，难易生手，命留任。初，霁建议迁永绥城於花园，副将营於茶洞，而贵州方藉永绥为声援，尼其事。至是诏琅玕察奏，乃赴铜仁面陈永绥孤悬苗中，形如釜底，有二难、三可虑；并请移湖南守备於贵州边境螺螄堡，以为犄角，乃决议移之。既而群苗率众来争，霁率乡勇深入，苗大集，环之数重，以奇计突围出。寻议勒缴枪械，苗酋石崇四等抗命，并阻丈田，十年，与其党石贵银纠众数千来犯，败之夯都河，追至孟阳冈，歼贼甚众，生擒石崇四、石贵银。是役因贼戕良苗，故得用苗兵深入，战月馀，破寨十六，馀皆乞降，永绥苗遂平。属高都、两头羊二寨皆震慑，无敢抗。事

闻，予优叙，擢辰沅永靖道。

禦治苗专用雕剿法，大小百战，所用仅乡勇数千。苗人於穹山峭壁募越如平地，无部伍行列，伏箐中从暗击明，铤锐且长，随山起伏，多命中。禦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，囊沙轻走，习藤牌闪跃，狭路则用短兵。每战后辄严汰，数年始得精卒千，号“飞队”，风雨不乱行列，遗资道路无反顾，甘苦与共，是以能致死。

先是议兴屯田，上书巡抚高杞曰：“防边之道，兵民相辅。湖南苗疆，环以凤凰、永绥、乾州、古丈坪、保靖五县，犬牙相错，营汛相距各数里。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，禦竭心筹之，制胜无如碉堡。募丁壮数千，与苗从事。来则痛击，去则修边，前戈矛，后邪许。得险即守，寸步而前，然后苗锐挫望绝。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，耗帑七百馀万。国家经费有常，顽苗叛服无定。募勇不得不散，则碉堡不得不虚；后患不得不虑，则自图不得不亟。通力合作，且耕且战，所以招亡拯患也。均田屯丁，自养自卫，所以一劳永逸也。相其距苗远近、碉堡疏密，为屯田多少：凤凰 碉堡八百，需丁四千轮守，并留千人备战，需田三万馀亩；乾州 碉堡九十馀，守丁八百，屯田三千馀亩；保靖县碉堡四十馀，守丁三百，屯田千五百馀亩；古丈坪 苗驯，止设碉堡十馀，守丁百，屯田五百馀亩；永绥 新建碉堡百馀，留勇丁二千，亦屯田万亩：而后边无馀隙，环苗以成圈围之势，峻国防、省国计也。异族逼处，非碉堡无以固，碉堡非勇丁无以守，勇丁非屯田无以贍。边民濒近锋镝，固原割世业而保身家；后路同资屏蔽，亦乐捐有馀以补不足。所募士丁，非其子弟即其亲族。距边稍远者，仍佃本户输租，视古来屯戍以客卒杂处，势燕越矣。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，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？惟执事图之！”於

是收叛产分给无业穷苗佃种。

自擒石崇四，馀匪原返侵地，永绥得万馀亩，乾州、凤凰二次之，乃续垦沿边隙地二万亩，曰“官垦田”，赎苗质民田万馀亩，曰“官赎田”。以廩屯官授屯长，给老幼，筹补助，备犒赏，暨岁修城堡、神祠、学校、育婴、养济诸费。复以兵威勒交苗占民田三万五千馀亩，苗自献田七千馀亩。其经费田则佃租变价，屯丁田则附硲躬耕，训练讲武，设屯田守备掌之，辖於兵备道。屯政举，使兵农为一以相卫，民、苗为二以相安。与官及兵民约曰：“毋擅入苗寨，毋稍役苗夫。”与苗约曰：“毋巫鬼椎牛群饮以糜财，毋挟枪矛寻睚眦酿衅。”请乾、凤、永、保四编立边字号，广乡试中额一名；苗生编立田字号，加中额一名，苗益感奋。十三年，屯务竣，入覲，诏曰：“傅鼐任苗疆十馀年，锄莠安良，兴利除弊，建碉堡千有馀所，屯田十二万馀亩，收恤难民十馀万户，练兵八千人，收缴苗寨兵器四万馀件；又多方化导，设书院六，义学百，近日苗民向学，革面革心。朕久闻其任劳任怨，不顾身家。今召见，果安详谄练，明白诚实，洵为杰出之才，堪为岩疆保障。其加按察使衔，以风有位。”

十四年，擢湖南按察使。苗人籛留，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抚慰边人。鼐在苗疆，设木甌於门，诉者投牒其中，夜出阅之，黎明起视事，剖决立尽。兵民白事，直至榻前。及为按察使，一如同知时。下无壅情，事无不举。十五年，兼署布政使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仁宗深悼惜，诏谓：“倚畀方隆，正欲简任疆寄。加恩赠巡抚衔，照赠官赐恤，赐祭一坛。”苗疆建专祠，祀湖南名宦。光绪中，追谥壮肃。

初，鼐排众议以事攻剿，为大吏所慕，将中以开边衅罪。监司阿意，旁掣其肘，镇筸总兵富志那独保全之。富志那从征

金川，习知山碉设险之利，霁实从受之，卒以成功。霁歿后，二妾寡居，乞于粥不给，其廉操尤著云。

严如煜，字炳文，湖南溆浦人。年十三，补诸生，举优贡。研究舆图、兵法、星卜之书，尤留心兵事。

乾隆六十年，贵州苗乱，湖南巡抚姜晟辟佐幕，上平苗议十二事，言宜急复乾州，进永绥，与保靖、松桃、镇筸声势可通。攻乾州道泸溪，必先得大小章。大小章者，故土司遗民，名曰仡佬，骁健，与苗世仇。如煜募能仡佬语者往，开示利害，挟其酋六人出，推诚与同卧起，乃送质，率其属阳投乾州为内应，约一举破贼，因黔师牵掣未果。次年，卒赖其众，救两镇兵於河溪。后复平陇，战花园，皆为军锋。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受，必得如煜手书始行云。

嘉庆五年，举孝廉方正。廷试平定川、楚、陕三省方略策，如煜对几万言，略谓：“军兴数载，师老财匮。以数万罢惫之众，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。投诚之贼，无地安置，则已降复乱；流离之民，生活无资，则良亦从乱。乡勇戍卒，多游手募充。虑一旦兵撤饷停，则反思延乱。如此，则乱何由弭？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。三省自遭蹂躏，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，举流民降贼之无归、乡勇戍卒之无业者，悉编入屯，团练捍卫，计可养胜兵数十万。饷省而兵增，化盗为民，计无逾此。”仁宗亲擢第一。次日，召诣军机处询屯政，复条上十二事。召见，以知县发陕西。下其疏於三省大吏，令采行。

六年，补洵阳，县在万山中，与湖北边界相错，兵贼往来如织。时方厉行坚壁清野，如煜於筑堡练团，措置尤力。贼至无可掠，去则抄其尾。又择坚寨当冲者，储粮供给官军。徐天德、樊人杰败於张家坪，因马鞍山阻其前，故不得窜。杨遇春破张天伦，亦赖太平寨夹击之力。以功加知州衔，赐花翎。八

年，击湖北逸匪於蜀河口，斩王祥，擒方孝德，晋秩同知直隶州。新设定远，即以如煜补授。九年，建新城，复於西南百馀里黎坝、渔渡坝筑二石城为犄角。治团如洵阳，贼至辄歼，先后擒陈心元、冯世周。丁母忧，大吏议留任，辞不可，服阕，十三年，补潼关。寻擢汉中知府。兵燹后，民困兵骄，散勇逸匪，心犹未革。如煜联营伍，立保甲，治堡寨，问民疾苦。兴劝农事，行区田法，教纺织，使务本计。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、杨填二堰，各灌田数万亩，他小堰百馀，皆履勘濬治，水利普兴。复汉中书院，亲临讲授。於华州渭南开谕悍回，缚献亡命数十人；於宁羌解散湖北流民；於城固擒教首陈恆义：皆治渠魁，宽胁从。令行禁止，人心帖服，南山遂大定。

道光元年，擢陕安道。会廷议川、楚、陕边防建设事宜，下三省察勘，以如煜任其事，周历相度，析官移治，增营改汛，建城口、白河、砖坪、太平、佛坪五，移驻文武。奏上，报可。如煜尝言：“山内州县距省远，多推诿牵掣。宜仿古梁州自为一道及明郟阳巡抚之制，专设大员镇抚，割三省州县以附益之，庶势专权一，可百世无患。”以更张重大，未竟其议。三年，宣宗以如煜在陕年久，熟於南山情形，任事以来，地方安靖，特诏嘉奖，加按察使衔，以示旌异。巡抚卢坤尤重之，采其议增治於整屋、洋县界，增营汛於商州及略阳；檄勘全秦水利，於沔、泾、浚、渭诸川，郑白、龙首诸渠，规画俱备。社仓、义学，亦以次推行。五年，擢贵州按察使，未到官。六年，入觐，仍调陕西，抵任数日而卒，赠布政使。陕民请比硃邑桐乡故事，留葬南山，勿得，乃请祀名宦。湖南亦祀乡贤。

如煜自为县令至臬司，皆出特擢。在汉中十馀年不调，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。宣宗每论疆吏才，必首及之。将大用，已不及待。为人性豪迈，去边幅，泊荣利，视之如田夫野老。於

輿地险要，如聚米画沙。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，措施略见所著书。尝佐那彦成筹海寇，有洋防备览；佐姜晟筹苗疆，有苗防备览；佐傅鼐筹屯田，有屯防书。又有三省边防备览，汉江南北、三省山内各图，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。

子正基，原名芝，字山舫。副贡生。少随父练习吏事。道光中，官河南知县，有声。擢郑州知州。治贾鲁河，息水患。河决开封，正基佐守护。治河兵狱，雪其冤，得河兵死力，城赖以完。母忧归，服阕，补奉天复州。兴屯练，捕盗有法，民杀盗者勿论。奉天治吏素弛，府尹下所属，以正基为法，盗风为戢。引疾去。江南大吏疏调，擢授常州知府。二十九年，大水，勘灾勤至，郡人感之，输钱二十馀万助赈，全活甚众。累署淮扬道、按察使。咸丰初，侍郎曾国藩、吕贤基交章荐之，命赴广西治军需，授右江道。擢河南布政使，留广西。时粤匪披猖，将帅龃，师久无功。正基曲为调和，疏论其事，谓：“师克在和，事期共济。统兵大帅与地方大吏，宜定纷更不齐之势，联疏阔难合之情。布德信以服人心，明功罪以扬士气。勿因贼盛而生推诿，勿因兵单而务自救，勿以小忿而不为应援，勿以偶挫而坐观成败。庶逆氛可殄，大功可成。”时以为说言。二年，桂林围解，赐花翎。寻随大军赴湖北，时武昌初复，命驰往抚恤难民，署湖北布政使。调广东，复赴广西清覈军需。内召授通政副使，迁通政使。七年，引疾归，卒。

论曰：乱之所由起与乱之所由平，亦在民之能治否耳。教匪起於官逼民叛，其间独一得民心之刘清，卒赖以招抚，助诛剿之成功。征苗其烦大兵，而未杜乱源，傅鼐乃以一一道之力，剿抚兼施，岩疆绥定。南山善后，严如煜始终其事，化榛莽为桑麻。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，光於史策矣。

## 列传一百四十九

方积 硃尔汉 杨護 廖寅 陈昌齐 硃尔赉额 查崇华

方积，字有堂，安徽定远人。拔贡生。以州判发四川，补阆中知县，署梁山。达州东乡贼起，梁山当其冲，贼犯县境，营白兔山守兵溃。积以一百人据小山为疑兵，贼不敢进。筑砦二百馀所，令人自为守。他县流民依集者三十馀万人，贼至无所掠食，屡出奇兵击走之。坚壁清野之法，盖自梁山始。既而万县宝灵寺贼起，越境剿平之，又助大兵歼伍文相於石坝山，卻林亮功於望牛埡，毙亮功弟廷相，赐花翎。擢宁远知府，仍留驻梁山，凡四年。至嘉庆六年，诸路贼渐平，调夔州，继刘清为建昌道。凉山生番叛，率师讨平之。未几，里塘正土司索诺木根登杀副土司，夺其印，副将德宁兵为所困。积单骑往，密授旧头目希拉工布方略，以其众破之。历川北道、盐茶道，擢按察使。马边、峨眉岭诸夷结梁山生番盗边，积偕提督丰绅由马边三河口凿山深入，克六拔夷巢，遂出赤夷问道，进攻岭夷十二地。浹旬之间，每战皆捷。曲曲乌助逆死拒，潜师出其後，殄之。迁布政使。

积官四川二十馀年，驰驱殆遍，山川风土，了然於胸，用兵辄独当一面。及任藩司，僚属多故交，一无瞻徇。清节自励，尤为时称。卒於官，祀名宦。

硃尔汉，字丽江，顺天大兴人。少为户部吏。乾隆中，官甘肃靖远典史，母忧去官。服阙待次，时平凉回酋田五作乱，

尔汉与通判吴廷芳、知县黄家驹守靖远城，贼来攻。靖远回豪哈得城等期夜半为内应，尔汉得其情，令守者悉登城不得下，至哈得成家，阳科其穀饷军，因拘之；分遣人诱擒城下贼，贼之杂守者在城上已数十人，县役铁光保最为剧贼，猝擒之。角声起，扼城上贼无脱者，外贼觉，遂引去。由是以知兵闻，擢隆德知县。徙底店砦降回，擢泾州直隶州知州。擒教匪刘松，擢巩昌知府。

嘉庆元年，教匪起，蔓延三省。二年，四川贼尤炽，总统宜绵驻达州，檄尔汉参军事。是时王三槐踞方山坪，白岩山者，地险固，贼渠林亮功、樊人杰屯山上，与方山坪为声援。将军舒亮、提督穆克登布屯山前之韩彭坳，尔汉兵三百、乡勇三千屯山后之排亚口。排亚口之上曰金凤观，曰草店，曰鸭坪，一日尽攻克之。复进，有木栅当隘，不见贼，惟以犬守。兵跃攀栅，贼自崖旁斫伤之，鸣锣掣旗，左右贼大至，尔汉虑断后路，退师。先是与韩彭坳诸师为期，中道而止，贼得专力山后，故不克。既而奉节贼千馀来援，败之，擒贼渠邱广福。岩贼久困欲走，倾巢来犯，战一昼夜不得路，仍退。尔汉攻之三阅月，博战被创，乃回巩昌。

三年，运麦十万石饷军，行至成县，贼渠高均德来夺，败之於格楼坝，擒其党李德胜。四年，张汉潮犯秦州，尔汉赴成县会剿。巩昌警至，驰还，贼已据城东鸳鸯河，夜掠贼卡而入，城守始固，以功擢巩秦阶道。生番铁布者，居西倾山中，众十馀万，乘教匪猖獗，时出盗内地。尔汉以铁布未叛乱，且地险，一构兵非数年不能平。铁布奉回教，乃召其阿浑谕之，於是来首者踵至。一日书姓名一纸，曰：此铁布党也。又出一图，曰：盗巢及要隘尽於此。分遣百馀人捕之，悉就擒，铁布遂定。六年，川、楚、陕贼渐蹙，馀贼多窜甘肃，率兵扼剿，凡数十战

皆捷。八年，甘肃匪平，上功最，赐花翎。

尔汉有识断，能得人死力，奴客悉以兵法部之。自出仕即在行间，后遂与教匪相终始。用兵有法，所用乡勇侯达海，侍卫李荣华，武举刘养鹏，千总邹坤、桂攀桂皆操刺勇健善战，故所至有功。寻调广东肇罗道，擢广西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十二年，卒於官。

杨護，字迈功，江西金谿人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总办秋审，执法平。内监讼其弟妻，護按律杖赎守夫墓。和珅方总刑部，意有所徇，驳诘之，護面争。和珅叱曰：“司员敢尔！”護厉声曰：“司员主稿，知为刑狱得其平耳！何叱为？”和珅不能夺。及珅败，擢员外郎。仁宗召见，嘉其有守，命解饷四十万两赴四川济军。川、陕大吏交章论荐，授陕西延榆绥道。时三省清釐叛产，抚恤难民，事方殷，诏责疆吏慎选公正大员如及刘清者任其事。護周历田野，综覈不苟，民渐复业。巡抚秦承恩檄府县募民补伍，護曰：“农工商贾各有其业，若预选送营，旷日失业，与抽丁何殊？”议乃寢。调甘肃平庆泾固盐法道。

嘉庆九年，擢安徽按察使，捕六安州匪刘成巨置诸法。十三年，迁江宁布政使。淮、扬大水，乘舫艫历灾区访问疾苦，渡湖几覆，灾黎感之。寻以失察山阳知县王仲汉冒赈，坐褫职。诏護查赈认真，平日实心办事，留河工效力。复起用，历淮海道、浙江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。二十二年，擢浙江巡抚。未几，坐临海民殴差酿大狱，降四品京堂；复不俟代去任，降礼部郎中。引疾归。道光五年，重宴鹿鸣，加四品卿衔。卒，年八十五。

廖寅，字亮工，四川邻水人。乾隆四十四年举人。家贫，不能常试礼部，十二年中，仅再至都。以大挑知县官河南，署

叶县。时教匪方炽，叶当冲，寅抚民不扰。民有从逆者，捕其魁乃定。长子思芳有武略，省父至叶，任以守卫事。诏捕教首刘之协，久不获。一日，思芳巡历近郊，见二人繫马坐树下语，异之，归戒门者伺状。俄二人入城饮肆中，有识之者，其一即之协。寅趣思芳往与杂坐，出不意缚之，鞫得实，械至都伏法。特擢江苏镇江知府。濬丹阳九曲河，筑傍，以时启闭，民便之。擢江西吉南赣道，兼筦关榷，正税外无多取，吏胥奉法。会南昌煽乱，捕首恶置法。安远复乱，单骑往谕，解散党与，耆民等缚其魁以献，事遂平。历署布政使、按察使。嘉庆十六年，迁两淮盐运使。恤灶丁，治私泉，盐课渐增。河北滑县教匪起，总督百龄檄寅往徐州协守御。会捕逆匪刘第五，误系同姓名者，坐失察降调，上念其擒刘之协功，许捐复原职。以老病归，遂卒。

思芳少时居乡治团练，从军数有功，官至江苏候补道。在叶手擒刘之协，名闻天下。后以捕刘第五获罪下狱，寻赦之。

陈昌齐，字宾臣，广东海康人。乾隆三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中允。大学士和珅欲罗致之，昌齐以非掌院，无晋谒礼，不往。大考，左迁编修。寻授御史，迁给事中。

昌齐生海邦，习洋盗情状。上疏论剿捕事，略曰：“洋匪上岸，率不过二三百人，陆居会匪助凶行劫。沿海居民皆采捕为生，习拳勇，谙水势，匪以利诱，往往从匪。可以为盗，即可用以捕盗。宜令地方官明示，有能出洋剿捕，或遇匪上岸，歼擒送官验实者，船物一概充赏。被诱从匪者，能擒盗连船投首，免罪。则兵力所未及，丁壮亦必图赏力捕。仍令地方各官稽户口，编保甲，以清其源。於各埠访拏济匪粮物，各市镇严緝代匪销赃，俾绝水陆勾通之路。庶几洋面肃清，地方宁谧。

嘉庆九年，出为浙江温处道。时海寇蔡牵肆扰，昌齐修战

舰，简军伍，募人出海绘浙、闽海洋全图，纤悉备具。每牒报贼情及道里远近稍有虚妄，必指斥之。与提督李长庚深相结纳，俾无掣肘，鞠海盗必详尽得其情。德楞泰奉命按阅闽、浙，议申海禁，谓不数月盗可尽毙。昌齐曰：“环海居民耕而食者十之五，余皆捕鱼为业。若禁其下海，数万渔户无以为生，激变之咎谁任之？”德楞泰改容称善。在任五年，以鞫狱迟延，部议镌级。江南、福建大吏辟调，皆不往。归里，主雷阳粤秀讲席。修通志。考据详覈，著书终老焉。

硃尔赉额，原名友桂，字白泉，汉军正红旗人，裔出明代。王父孝纯，工诗古文，有异才，由四川知县历官至两淮盐运使。

硃尔赉额纳赉为兵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郎中，出为江安粮道。两江总督苏凌阿閩人为和珅旧奴，恣睢用事，廉得其状，白而逐之。从总督赴安徽察治刘之协逆党，株连数百人，多所省释。署安徽布政使，引疾归。以母老乞改京秩，授户部郎中。和珅奴刘全之婿号槟榔蒋者，倚势夺民产，讼於部，刑责不稍贷。西贾利旗产，噉言官疏陈，使得与汉民通售买，下部议，啖以重贿，却之，持不可。大学士硃珪管部，闻而重之。故事，自告改京官，不外用。珪荐其才守可大受，复出为广东潮州知府。海盗方张，硃瀆尤黠悍，乃亲历海壖，治乡团，调镇兵千守沿海，断内奸接济。瀆粮绝，屡败走台湾，潮盗胆落，因其穷蹙解散之。盗魁黄茂高、许云湘、王腾魁、杨胜广、黄德东、关兆奎受抚，选其强幹者编入练勇。会匪李崇玉踞惠、潮山谷中，时游弋海上，使降人招之自首，硃瀆部众亦有来投者。会以母忧去，未竟其事，服阙，补云南曲靖。

嘉庆十四年，百龄为两广总督，疏请调硃尔赉额广东，擢高廉道，署督粮道，剿匪事一以倚之。勘海口砲台旧在山上，发砲辄从桅顶过，悉改建於山麓，屡碎盗舰，挫其锋。暂改运

盐由陆，撤红单船入内港，以杜接济。戒并海郡县严断水米，如在潮州时。匪势渐蹙，用旧降人招郭学显就抚。未几，郑一妻与张保仔率众逾万泊虎门，要总督亲至海口面议，文武噤莫敢决，硃尔赓额独进曰：“保仔自知罪大，众多无粮，拂其请，将死斗。请撤兵卫，单舟迳诣，谕以恩威，必可集事。”先遣南海、番禺两令往传命，使熟筹而志坚。翌晨，从百龄登舟，行四十里，见列舰数百，夹水如衢，举砲迎，声震城中。请总督过舟，叱之曰：“保仔当泥首乞命，如仍骄肆迟疑，无死所矣！”迨晡，保仔登舟，请留三千人招西路贼乌石二，不听则擒之以自赎，许之，给米千石慰遣。保仔乃使馀众登岸受抚，自起旋出洋。群谓其所散皆罢弱，自留精锐，得米将不可制，笑应之曰：“此不必以口舌争。”至期，保仔果诱乌石二至高州，诛之。海盗悉平，以功获优叙，赐花翎。寻调署南韶道。

十六年，河决李家楼，特命百龄为两江总督治河事，调硃尔赓额为江南盐巡道。至则佐百龄定计，接筑洪泽湖口束清坝，逼溜刷深太平河，使水有所归。次年，李家楼决口合龙，新筑格堤遏水与大堤平。初，当事主守格堤，奉严旨，失守者从军法。至是见事危急，请改守大堤，听河溜穿格堤而下，免旁泄之险。又新筑减坝受水攻，展侧上游筑斜坝挑水，数日坝根挂淤乃稳固。所筹措工事悉合机宜。苇荡营久为弊藪，樵兵空额无人，营员领帑，临时雇募，弁目专其利。又为滩棍所持，荡料归滩棍者十五六。归弁目者十二三，归工用者十一二，岁仅得苇十数万束。百龄檄硃尔赓额督治其事，乃请以荡地不产柴者给樵兵，人四十亩，给牛具籽种，建棚厂以居，荡始有兵。濬沟渠便筏出入，采运始及远，建衙署俾营员常年驻荡，民挟制偷窃者有禁，荡始有官。受事之年，采足正额二百四十万束。於是滩棍之利尽失，营员得料抵价，少所沾润，皆不便之。適

有船兵中途改束，斤重不敷，八籍欲撼摇全局。百龄悉其奸，偕河督察讯，硃尔赉额往勘定十七年新苇，每束箍口以二尺八寸为率，增旧三寸，估右营得苇八百万束；会署江宁布政使，未及估左营。时河督陈凤翔为百龄所劾，自诉於朝，命尚书松筠、侍郎初彭龄按讯，牵及苇荡事。员莢说，噉验尾帮，舟载馀苇九百束，据其重率，以衡已收三百万束之数，斥为不足，遂被劾虚糜钱粮，苦累樵兵，遣戍伊犁。时冤之。

硃尔赉额因百龄前劾凤翔词不尽实，狱无结正，原以身任，遂不辩。在戍六年，放还，久之，卒。

查崇华，字九峰，安徽泾县人。少孤，游福建佣书。久之，福州将军魁伦辟佐幕，甚见信任。魁伦劾总督伍拉纳、巡抚浦霖，即命署总督，治其狱。闽地瘠苦，历任大吏责供张无艺，所属罗织大户勒索，民不堪命，至是贪酷之吏悉伏辜。崇华名闻於时。纳贖为通判，留福建。

嘉庆十四年，海盗蔡牵平，以功赐花翎。硃渥欲归诚，未决，崇华只身至海舶，谕以祸福，遂受降。十七年，署台湾淡水同知。高妈达妖言惑众，捕获，讯得刘林、祝现谋以次年闰八月望在京师举事，四方起应之。崇华牒请奏闻，大吏以其语不经，置之，仅以传教罪诛高妈达。至十八年九月十五日，果有林清、祝现之变，刘林者即林清别名也。自高妈达伏法，福建匪党已解散，得无事。寻以道员谒选，授河南南汝光道。教匪钜魁刘松久在逃，悬缉十馀载，侦知潜匿安徽宿州传教，捕获之。母忧去官。

道光二年，补陕西凤邠道。值大军征张格尔，调驻嘉峪关治军需。自川、楚军兴，将吏习於糜费，崇华一主覈实，以内地马驼出关不耐寒苦，关外有台站应付，长雇徒糜刍秣，悉罢之，节帑甚钜。凡三署按察使，治狱明慎。以老乞归，卒。

论曰：剿平教匪，不独赖将帅戮力，一时守土之吏，与有劳焉。最显者为四川刘清，而方积亦倡行坚壁清野，保障一方，后复屡定番乱，蜀人与清并称。他如硃尔汉之保巩昌，杨龔之清叛产、抚难民，廖寅之擒刘之协，皆卓有建树。陈昌齐、硃尔赓额於治海寇并具谋略，而硃尔赓额功尤显矣。查崇华预发林清逆谋，为疆臣所格；及筦西征军需，以撙节称，故同著於篇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

曹振鏞 文孚 英和 王鼎 穆彰阿 潘世恩

曹振鏞，字俪笙，安徽歙县人，尚书文埴子。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三等，高宗以振鏞大臣子，才可用，特擢侍讲。累迁侍读学士。嘉庆三年，大考二等，迁少詹事。父忧归，服阕，授通政使。历内阁学士，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十一年，擢工部尚书。高宗实录成，加太子少保。调户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八年，调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寻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工部，晋太子太保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，枢臣撰遗诏，称高宗诞生於避暑山庄，编修刘凤诰知其误，告振鏞，振鏞召对陈之，宣宗怒，谴罢枢臣。寻命振鏞为军机大臣。宣宗治尚恭俭，振鏞小心谨慎，一守文法，最被倚任。

道光元年，晋太子太傅、武英殿大学士。三年，万寿节，幸万寿山玉澜堂，赐宴十五老臣，振鏞年齿居末，特命与宴绘像。四年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六年，入直南书房。七年，回疆平，晋太子太师。八年，张格尔就擒，晋太傅，赐紫纒，图形紫光阁，列功臣中。振鏞具疏固辞，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，以遂让功之心，而彰辅弼之效。御制赞曰：“亲政之始，先进正人。密勿之地，心腹之臣。问学渊博，献替精醇。克勤克慎，首掌丝纶。”亲书以赐之。十一年，以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。

十五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自缮遗疏，附摺至十馀事。上震悼，诏曰：“大学士曹振鏞，人品端方。自授军机大臣以来，

靖恭正直，历久不渝。凡所陈奏，务得大体。前大学士刘统勋、硃珪，於乾隆、嘉庆中蒙皇祖、皇考鉴其品节，赐谥文正。曹振鏞实心任事，外貌讷然，而献替不避嫌怨，朕深倚赖而人不知。揆诸谥法，足以当‘正’字而无媿。其予谥文正。”入祀贤良祠。擢次子恩 四品卿。

振鏞历事三朝，凡为学政者三，典乡会试者各四。衡文惟遵功令，不取淹博才华之士。殿廷御试，必预校阅，严於疵累忌讳，遂成风气。凡纂修会典、两朝实录、河工方略、明鉴、皇朝文颖、全唐文，皆为总裁。驾谒诸陵及秋猕木兰，每命留京办事。临雍视学，命充直讲。恩眷之隆，时无与比。数请停罢不急工程，撙节糜费。世以盐筴起家，及改行淮北票法，旧商受损，振鏞曰：“焉有饿死之宰相家？”卒赞成，世特以称之。

文孚，字秋潭，博尔济吉特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嘉庆四年，从那彦成赴陕西治军需。八年，随扈秋猕，校射中四矢，赐花翎。十一年，以在直勤，擢四五品京堂，授内阁侍读学士。历鸿胪寺卿、通政司副使。命履勘绥远城浑津、黑河硷地改徵，及大青山牧厂馀地招垦事。十三年，予副都统衔，充西宁办事大臣。疏言：“青海蒙、番，重利轻命。自来命盗诸案，一经罚服，怨仇消释。若必按律惩办，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寻，被害者心反觖望，相习成风，不可化诲。溯蒙、番内附以来，雍正十一年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纂番例颁行，声明俟五年后始依内地律例办理。乾隆年间叠经展限，兹复奉命详议。臣以为番、民纠结滋扰，或情同叛逆，或关系边陲大局，自应从严惩办。若其自相残杀及盗窃之案，向以罚服完结，相安已久。必绳以内地法律，转恐愚昧野番，群疑滋惧，非绥服边氓之道。”疏入，下军机大臣议行。

十六年，召回京，授镶白旗满洲副都统。偕内阁学士阮元勘议山西盐务，疏请停止吉兰泰盐官运，改并潞商引额，以潞引之有馀，补吉课之不足，吉盐许民捞贩，限制水运至皇甫川而止，下部议行。寻授内阁学士，迁刑部侍郎。十八年，缘事降调，予二等侍卫，命赴山东治军需。复授内阁学士，历山海关副都统、马兰镇总兵、锦州副都统。二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二十四年。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偕侍郎帅承瀛赴山东鞫狱，并勘兰仪决口，督濬引河。次年春，竣工，予议叙。调户部，又调工部，擢左都御史。宣宗即位，以枢臣撰拟遗诏不慎，先后罢直，文孚独留。道光二年，命往陕西按鞫渭南民柳全璧殴毙人命狱，论知县徐润受人嘱托、疏脱正凶、事后得赃，枷号两月，遣戍伊犁；升任西安知府邓廷楨偏执枉纵，讯无贪酷，革职免发遣；巡抚硃勋失察，议革职，降四五品京堂。四年，仁宗实录成，加太子太保。

南河阻运，诏责减黄蓄清；至十一月洪湖水多，启坝而高堰、山盱石工溃决，命文孚偕尚书汪廷珍驰往按治，奏劾河督张文浩於御黄坝应闭不闭，五坝应开不开，湖水过多，致石工掣塌万馀丈，请遣戍伊犁；两江总督孙玉庭徇隐回护，交部严议。议於御黄坝外添建三坝，钳束黄流。坝内外及束清、运口各坝两岸筑纤道，多作土坝，挑濬长河，帮培堤身，以利漕行。速挑引河，引清入运；堵闭束清坝，杜黄入湖；又议覆侍郎硃士彦条陈五事，由河臣勘办。疏上，并依议行。命文孚等回京，责严烺、魏元煜办理，而引黄济运仍不得要领，河、漕交困。

八年，回疆底定，首逆就擒，晋太子太傅，赐紫纁，绘像紫光阁，御制赞有“和而不同，公正以清”之褒。十一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十四年，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吏部。十五年，转文渊阁大学士。以疾请解职，优诏慰谕，许罢直军机。

十六年，致仕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赠太保，谥文敬。

英和，字煦斋，索绰络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尚书德保子。少有俊才，和珅欲妻以女，德保不可。乾隆五十八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侍读。嘉庆三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读学士。洎仁宗亲政。知其拒婚事，嘉焉，遂乡用，累迁内阁学士。五年，授礼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。六年，充内务府大臣，调户部。以不到旗署为仪亲王所纠，罢副都统。七年，直南书房。扈蹕木兰，射鹿以献，赐黄马褂。授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九年，帝幸翰林院，赐一品服，加太子少保，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时诏稽巡幸五台典礼，英和疏言教匪甫平，民未苏息，请俟数年后再议，上嘉纳之。寻自请独对，论大学士刘权之徇情欲保荐军机章京袁煦，上不悦，两斥之。遂罢直书房、军机，降太仆寺卿。历内阁学士，理藩院、工部侍郎。

数奉使出按事，河东盐课归入地丁，而蒙古盐侵越内地，命偕内阁学士初彭龄往会巡抚察议。疏言：“非禁水运不能限制蒙盐，非设官商不能杜绝私贩。请阿拉善盐祇由陆路行销，河东盐仍改商运。吉兰泰盐池所产亦招商运办。”事详盐法志。兼左翼总兵，复为内务府大臣。十二年，偕侍郎蒋予蒲查南河料物加价，议准增添，仍示限制，从之。复直南书房。十三年，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调户部、武英殿。进高宗圣训庙号有误，坐降调内阁学士。寻迁礼部侍郎。十八年，随扈热河，会林清逆党为变，命先回京署步军统领。擒林清於黄村西宋家庄，实授步军统领、工部尚书。滑县平，复太子少保。

十九年。将开捐例，廷议不一。偕大学士曹振鏞等覆议，独上疏曰：“理财之道，不外开源节流。大捐为权宜之计，本朝屡经举行。但观前事，即知此次未必大效。窃以开捐不如节用，开捐暂时取给，节用岁有所馀。请嗣后谒陵，或三年五年

一举行，民力可纾。木兰秋狝，为我朝家法，然蒙古迥迥昔比，亦请间岁一行，於外藩生计所全实大。各处工程奉旨停止，每岁可省数十万至百馀万不等。天下无名之费甚多，苟於国体无伤，不得任其糜费。即如裁撤武职名粮，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，而骤增养廉百馀万，应请敕下部臣详查正项经费外，历年增出各款，可裁则裁，可减则减，积久行之，国计日裕。至开源之计，不得以事涉言利，概行斥驳。新疆岁支兵饷百数十万，为内地之累，其地金银矿久经封闭，开之而矿苗旺盛，足敷兵饷；各省矿厂，亦应详查兴办。又户部入官地亩，请严催升科，於国用亦有裨益。”疏入，诏以名粮已饬覈办，开矿流弊滋多，仍依众议，豫工事例遂开。是岁调吏部，复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

二十五年，宣宗即位，命为军机大臣，调户部。宣宗方锐意求治，英和竭诚献替。面陈各省府、州、县养廉不敷办公，莫不取给陋规，请查明分别存革，示以限制。上采其言，下疆吏详议，而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，诏停其议，遂罢直军机，专任部务。道光二年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四年，仁宗实录成，加太子太保。五年，洪泽湖决，阻运道，河、漕交敝，诏筹海运，疆臣率拘牵成例，以为不可。英和奏陈海运、折漕二事为救时之计，越日复上疏，略谓：“河、漕不能兼顾，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，雇募海船以利运，而任事诸臣未敢议行者，一则虑商船到津，难以交卸；一则虑海运既行，漕运员弁、旗丁、水手难以安插。”因陈防弊处置之策甚悉。诏下各省妥议，仍多诿为未便，惟江苏巡抚陶澍力行之，拨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五属漕米，以河船分次海运。六年八月，悉数抵天津，上大悦，诏嘉英和创议，予议叙，特赐紫缰以旌异之。

张格尔犯回疆，英和疏陈进兵方略，筹备军需，并举长龄、武隆阿可任事，多被采用。七年，奏商人请於易州开采银矿，诏斥其冒昧。调理藩院，罢南书房、内务府大臣。未几，坐家人增租扰累，出为热河都统。八年，命勘南河工程。回疆平，复太子少保。授宁夏将军，以病请解职，允之。

初，营万年吉地於宝华峪，命英和监修，尝从容言汉文帝薄葬事，上称善，议於旧制有所裁省，工竣，孝穆皇后奉安，优予奖叙。至是地宫浸水，谴责在事诸臣。诏以英和始终其事，责尤重，夺职，籍其家。逮讯，得开工时见有石母滴水，仅以土拦，议设龙须沟出水，英和未允状，谏拟大辟，会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，乃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，子孙并褫职。十一年，释回，复予子孙官。二十年。卒，赠三品卿衔。

英和通达政体，遇事有为，而数以罪黜。屡掌文衡，爱才好士。自其父及两子一孙，皆以词林起家，为八旗士族之冠。子奎照，嘉庆十九年进士，历官至礼部尚书、军机大臣，缘事夺职，复起为左都御史；奎耀，嘉庆十六年进士，官至通政使，后为南河同知。奎照子锡祉，道光十五年进士，历翰林院侍讲学士，后官长芦盐运使。

王鼎，字定九，陕西蒲城人。少贫，力学，尚气节。赴礼部试至京，大学士王杰与同族，欲致之，不就。杰曰：“观子品概，他日名位必继吾后。”嘉庆元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。丁母忧，服除，授编修。两以大考升擢，累迁内阁学士。十九年，授工部侍郎。仁宗谕曰：“朕向不知汝，亦无人保荐。因阅大考考差文字，知汝学问。屡次召见奏对，知汝品行。汝是朕特达之知。”调吏部，兼署户部、刑部。二十三年，兼管顺天府尹事，复谕曰：“朕初意授汝督抚，今管顺天府尹，犹外任也。且留汝在京，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。”自是数奉使出

按事鞫狱。二十四年，调刑部，又调户部。

道光二年，河南仪工奏销不实，解巡抚姚祖同任，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，暂署巡抚。疏陈：“仪工用款至办奏销，与部例成规不符。乃以历办物料、土方价值，合之豫省成规，互相增减，於稽料、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，夫工、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，虽有通融，银数仍归实用。惟八子钱一款，以银易钱，多於旧价，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，而於各员应缴之银，一并扣算，实违定制。”疏入，命覈实报销，而薄谴祖同。是年，擢左都御史，父忧归。五年，服阕，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，授军机大臣。

浙江德清徐倪氏因奸谋毙徐蔡氏狱三年不决，按察使王维询因自尽，巡抚程含章与按察使祁 鞠之，甫得情而犯妇在监自缢。宣宗特命鼎典乡试，就治其狱，廉得徐故富家，以狱破其产，官吏多受赇，勾结朦庇，致狱情涛幻。悉发其覆，置之法，浙人称颂焉。六年，授户部尚书。八年，回疆平，以赞画功，加太子太保，绘像紫光阁。

芦盐积疲，商累日重，命鼎偕侍郎敬徵察办。议以：“盐务首重年清年款，先将节年带徵釐剔，现年正款不难按数清完。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银九百馀万为旧欠，三年以后未完银为新欠，缓旧徵新。请以堰工加价二文，半解部充公，半抵完商欠。新欠抵完，续抵旧欠。芦商生息帑本内，直隶水利、赵北口两项非经费岁需，请停利三年。限满加一倍利，本息同徵。旧有拨缴水利帑本一百十七万两，请停徵三年。自道光十一年起，岁徵十万两，五万完旧本，五万完新本，以恤商力。近年商力疲乏，不能预买生盐，存坨新盐多滙耗。请每包加盐十三斤，俾资贴补，从此款目既清，庶经久可行。”又请免缴嘉庆十七年加价交官半文未完银一百八十四万馀两。疏入，并行。十

年，芦商呈请调剂，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。鼎以前次清查，传集各商详询定义，皆称可免亏累积压，虽因银价渐昂，尚不致遽形亏折，遂议驳。时淮盐尤敝，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，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。中外论盐事者，多主就场徵税。疏言：“详覈淮纲全局，若改课归场灶，尚多窒碍。惟有就旧章大加釐剔，使射利者无可借端，欠课者无可藉口，似较有往辙可循。拟定章程十五条，曰：裁浮费，减窝价，删繁文，慎出纳，裁商总，覈滞销，缓积欠，恤灶丁，给船价，究淹销，疏运道，添岸店，散轮规，饬纪纲，收灶盐。”又请裁撤两淮盐政，改归总督办理，以一事权。并诏允行。陶澍得锐意兴革，淮纲自此渐振，鼎之力也。十一年，署直隶总督。十二年，管理刑部事务。十五年，协办大学士，仍管刑部，直上书房。十八年，拜东阁大学士。二十年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二十一年夏，河决祥符，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，寻署河督。议者以水势方涨，不宜遽塞，请迁省城以避其冲，鼎持不可，疏言：“河灌归德、陈州及安徽亳、颍，合淮东注洪泽湖，湖底日受淤。万一宣泄不及，高堰危，淮、扬成巨浸，民其鱼矣！无论舍旧址、筑新堤数千里，工费不貲，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之理。请饬户部速具帑，期以冬春之交集事。不效，原执其咎。”具陈民情安土重迁、省垣可守状。初至汴城，四面皆水，旦夕且圯，躬率吏卒巡护，获无恙。洎工兴，亲驻工次，倦则寝肩舆中。次年二月，工竣，用帑六百万有奇。前此马营工用一千二百馀万，仪封工用四百七十五万，原议以仪工为率。及蒞事，加增百馀万，然事艰於前，微鼎用节工速，不能如是。叙功，晋太子太师。积劳成疾，命缓程回京。

自禁烟事起，英吉利兵犯沿海，鼎力主战。至和议将成，林则徐以罪谴，鼎愤甚，还朝争之力，宣宗慰劳之，命休沐养

病。越数日，自草遗疏，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，闭户自缢，冀以尸谏。军机章京陈孚恩，穆彰阿党也。灭其疏，别具以闻。上疑其卒暴，命取原稿不得，於是优诏悯惜，赠太保，谥文恪，祀贤良祠。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，特诏允之。

鼎清操绝俗，生平不受请托，亦不请托於人。卒之日，家无馀贖。子沆，道光二十年进士，翰林院编修。

穆彰阿，字鹤舫，郭佳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父广泰，嘉庆中，官内阁学士，迁右翼总兵。坐自请兼兵部侍郎衔，夺职。

穆彰阿，嘉庆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大考，擢少詹事。累迁礼部侍郎。二十年，署刑部侍郎。因一日进立决本二十馀件，诏斥因循积压，堂司各员井下严议，降光禄寺卿。历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户部侍郎。道光初，充内务府大臣，擢左都御史、理藩院尚书。以漕船滞运，两次命署漕运总督。召授工部尚书，偕大学士蒋攸銛查勘南河。洎试行海运，命赴天津监收漕粮，予优叙。七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逾年，张格尔就擒，加太子少保。授军机大臣，罢内务府大臣，直南书房。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历兵部、户部尚书。十四年，协办大学士。承修龙泉峪万年吉地，工竣，晋太子太保，赐紫缰。十六年，充上书房总师傅，拜武英殿大学士，管理工部。

十八年，晋文华殿大学士。时禁烟议起，宣宗意锐甚，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赴广东查办。英吉利领事义律初不听约束，继因停止贸易，始缴烟，尽焚之，责永不贩运入境，强令具结，不从，兵衅遂开。则徐防御严，不得逞於广东，改犯闽、浙，沿海骚然。英舰抵天津，投书总督琦善，言由则徐启衅。穆彰阿窥帝意移，乃赞和议，罢则徐，以琦善代之。琦善一徇敌意，不设备，所要求者亦不尽得请，兵衅复起。先后命奕山、奕经督师，广东、浙江皆挫败。英兵且由海入江，林则徐及闽

浙总督邓廷桢、台湾总兵达洪阿、台湾道姚莹以战守为敌所忌，并被严谴，命伊里布、耆英、牛鉴议款。二十二年，和议成，偿币通商，各国相继立约。国威既损，更丧国权，外患自此始。

穆彰阿当国，主和议，为海内所丛诟。上既厌兵，从其策，终道光朝，恩眷不衰。自嘉庆以来，典乡试三，典会试五。凡覆试、殿试、朝考、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、大考翰詹，无岁不与衡文之役。国史、玉牒、实录诸馆，皆为总裁。门生故吏遍於中外，知名之士多被援引，一时号曰“穆党”。文宗自在潜邸深恶之，既即位十阅月，特诏数其罪曰：“穆彰阿身任大学士，受累朝知遇之恩，保位贪荣，妨贤病国。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；伪学伪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从前夷务之兴，倾排异己，深堪痛恨！如达洪阿、姚莹之尽忠尽力，有碍於己，必欲陷之；耆英之无耻丧良，同恶相济，尽力全之。固宠窃权，不可枚举。我皇考大公至正，惟以诚心待人，穆彰阿得肆行无忌。若使圣明早烛其奸，必置重典，断不姑容。穆彰阿恃恩益纵，始终不悛。自朕亲政之初，遇事模棱，缄口不言。迨数月后，渐施其伎俩。英船至天津，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，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。其心阴险，实不可问！潘世恩等保林则徐，屡言其‘柔弱病躯，不堪录用’；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，又言‘未知能去否’。伪言荧惑，使朕不知外事，罪实在此。若不立申国法，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？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？第念三朝旧臣，一旦置之重法，朕心实有不忍，从宽革职永不叙用。其罔上行私，天下共见，朕不为已甚，姑不深问。朕熟思审处，计之久矣，不得已之苦衷，诸臣其共谅之！”诏下，天下称快。咸丰三年，捐军饷，予五品顶戴。六年，卒。

子萨廉，光绪五年进士，由翰林官至礼部侍郎。

潘世恩，字芝轩，江苏吴县人。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

士，授修撰。嘉庆二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读。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，欲招致之，世恩谢不与通。以次当迁，和珅抑题本六阅月不上。仁宗亲政，乃擢侍讲学士。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，历礼部、兵部、户部、吏部侍郎，督云南、浙江、江西学政。十七年，擢工部尚书，调户部。母忧归，服除，以父老乞养，会其子登乡举，具疏谢，坐未亲诣京，降侍郎。帝鉴其孝思，仍允终养，居家十载。

道光七年，父丧服阕，补吏部侍郎，迁左都御史。再授工部尚书，调吏部。十三年，超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寻命为军机大臣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晋东阁大学士，调管工部。充上书房总师傅，加太子太保。十八年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。二十八年，以八十寿晋太傅，赐紫纁。其明年，引疾，迭疏乞休，温诏慰留，仅解机务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复三疏，始得予告，食全俸，留其子京邸。咸丰二年，乡举重逢，诏就近与顺天鹿鸣宴。次年，复与恩荣宴。四年，卒，遣亲王奠醑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恭。

世恩历事四朝，迭掌文衡，备叨恩遇。筦部务，安静持大体。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特六屯，议地当游牧，开垦非计，不可许。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，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，一归地丁，听民自运自销，必为两淮引课之累，不可行。

在枢廷凡十七年，益慎密，有所论列，终不告人。海疆事起，林则徐所论奏，廷议多赞之；及穆彰阿主抚，世恩心以为非，不能显与立异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，世恩已在告，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，有体有用，请徵召来京备用，并荐前任台湾道姚莹，文宗韪之，於罪穆彰阿时犹举其言。次子曾莹，道光二十一年进士，由编修官至吏部侍郎。孙祖廕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守成之世，治尚综覈，而振敝举衰，非拘守绳墨者

所克任也。况运会平陂相乘，非常之变，往往当承平既久，萌蘖蠢兆於其间，馭之无术，措置张皇，而庸佞之辈，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，其召乱可幸免哉？宣宗初政，一倚曹振鏞，兢兢文法；及穆彰阿柄用，和战游移，遂成外患。一代安危，斯其关键已。英和才不竟用，王鼎忠贞致身，文孚、潘世恩皆恪恭保位者耳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一

阮元 汪廷珍 汤金钊

阮元，字伯元，江苏仪徵人。祖玉堂，官湖南参将，从征苗，活降苗数千人，有阴德。

元，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第一，授编修。逾年大考，高宗亲擢第一，超擢少詹事。召对，上喜曰：“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！”直南书房、懋勤殿，迁詹事。五十八年，督山东学政，任满，调浙江。历兵部、礼部、户部侍郎。

嘉庆四年，署浙江巡抚，寻实授。海寇扰浙历数年，安南夷艇最强，凤尾、水澳、箬黄诸帮附之，沿海土匪勾结为患。元徵集群议为弭盗之策，造船砲，练陆师，杜接济。五年春，令黄岩镇总兵岳玺击箬黄帮，灭之。夏，寇大至，元赴台州督剿，请以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，并调粤、闽兵会剿。六月，夷艇纠凤尾、水澳等贼共百馀艘，屯松门山下。遣谍间水澳贼先退，会飓风大作，盗艇覆溺无算，馀众登山，檄陆师搜捕，擒八百馀人。安南四总兵溺毙者三，黄岩知县孙凤鸣获其一，曰伦贵利，磔之。九月，总兵岳玺、胡振声会击水澳帮，擒歼殆尽。土匪亦次第歼抚。浙洋渐清，而馀盗为蔡牵所并，闽师不能制，势益炽，复时犯浙。李长庚已擢提督，元集费与造霆船成，配巨砲，数破牵於海上。八年，奏建昭忠祠，以历年捕海盗伤亡将士从祀。盗首黄葵集舟数十，号新兴帮，令总兵岳玺、张成等追剿，逾年乃平之。偕总督玉德奏请以李长庚

总督两省水师，数逐蔡牵几获，而玉德遇事仍掣肘。十年，元丁父忧去职，长庚益无助，复与总督阿林保不协，久无成功，遂战歿。

十一年，诏起元署福建巡抚，以病辞。十二年，服阕，署户部侍郎，赴河南按事。授兵部侍郎，复命为浙江巡抚，暂署河南巡抚。十三年，乃至浙，诏责其防海殄寇。秋，蔡牵、硃澆合犯定海，亲驻宁波督三镇击走之，牵复遁闽洋。时用长庚部将王得禄、邱良功为两省提督，协力剿贼，元议海战分兵隔贼船之策，专攻蔡牵。十四年秋，合击於渔山外洋，竟殄牵，详得禄等传。元两治浙，多惠政，平寇功尤著云。

方督师宁波时，奏请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，有联号弊，为言官论劾，遣使鞫实，诏斥徇庇，褫职，予编修，在文颖馆行走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命赴山西、河南按事，迁工部侍郎，出为漕运总督。十九年，调江西巡抚。以捕治逆匪胡秉耀，加太子少保，赐花翎。二十一年，调河南，擢湖广总督。修武昌江堤，建江陵范家堤、沔阳龙王庙石闸。

二十二年，调两广总督。先一年，英吉利贡使入京，未成礼而回，遂渐跋扈。元增建大黄、大虎山两砲台，分兵驻守。迭疏陈预防夷患，略曰：“英吉利恃强桀骜，性复贪利。宜镇以威，不可尽以德绥。彼之船坚砲利，技长於水短於陆。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，僥违例禁，即宜随机应变，量加惩创。各国知彼犯我禁，非我轻启衅也。”诏勅以德威相济，勿孟浪，勿憊懦。道光元年，兼署粤海关监督。洋船夹带鸦片烟，劾褫行商顶带。二年，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仃外洋，与民斗，互有伤毙，严饬交犯，英人扬言罢市归国，即停其贸易。久之拆阅多，诿言兵船已归，俟复来如命。乃暂许贸易，与约船来不交犯乃停止。终元任，兵船不至。元在粤九年，兼署巡抚凡六次。

六年，调云贵总督。滇盐久敝，岁绌课十馀万，元劾罢蠹吏，力杜漏私；盐井衰旺不齐，调剂抵补，逾年课有溢销，酌拨边用。腾越边外野人时入内地劫掠，而保山等处边夷曰泉僮，以垦山射猎为生，可用，乃募泉僮三百户屯种山地，以御野人，即以溢课充费，岁有扩充。野人畏威，渐有降附者。十二年，协办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叔太康争斗，胁官求助，檄镇道击走之，另择承袭乃安。越南保乐州土官农文云内闕，严边防勿使窜入，亦不越境生事，寻文云走死。诏嘉其镇静得大体。十五年，召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刑部，调兵部。十八年，以老病请致仕，许之，给半俸，濒行，加太子太保。二十六年，乡举重逢，晋太傅，与鹿鸣宴。二十九年，卒，年八十有六，优诏赐恤，谥文达。入祀乡贤祠、浙江名宦祠。

元博学淹通，早被知遇。敕编石渠宝笈，校勘石经。再入翰林，创编国史儒林、文苑传，至为浙江巡抚，始手成之。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，撰提要进御，补中秘之阙。嘉庆四年，偕大学士硃珪典会试，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。道光十三年，由云南入觐，特命典试，时称异数。与大学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，元歉然。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，历官所至，振兴文教。在浙江立诂经精舍，祀许慎、郑康成，选高才肄业；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，并延揽通儒：造士有家法，人才蔚起。撰十三经校勘记、经籍纂诂、皇清经解百八十馀种，专宗汉学，治经者奉为科律。集清代天文、律算诸家作畴人传，以章绝学。重修浙江通志、广东通志，编辑山左金石志、两浙金石志、积古斋钟鼎款识、两浙轶轩录、淮海英灵集，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。自著曰絜经室集。他纪事、谈艺诸编，并为世重。身历乾、嘉文物鼎盛之时，主持风会数十年，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。

汪廷珍，字瑟庵，江苏山阳人。少孤，母程抚之成立。家中落，岁凶，餽粥或不给，不令人知。母曰：“吾非耻贫，耻言贫，疑有求於人也。”力学，困诸生十年，始举於乡。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大考，擢侍读。未几，迁祭酒。六十年，以事忤旨，降侍讲。嘉庆元年，直上书房。大考，擢侍讲学士。母忧归，服阕，补原官。七年，督安徽学政。任满，复督江西学政。累迁侍读学士、太仆寺卿、内阁学士，皆留任。

廷珍学有根底，初为祭酒，以师道自居，选成均课士录，教学者立言以义法，力戒摹拟剽窃之习。及官学政，为学约五则以训士：曰辨涂，曰端本，曰敬业，曰裁伪，曰自立。与士语，谆谆如父兄之於子弟。所刻试牒，取易修辞之旨曰立诚编。士风为之一变。万载棚民入籍，旧分学额，后裁之，士客诉讼久不决；廷珍请复分额，争端乃息。十六年，授礼部侍郎。复直上书房，侍宣宗学。十八年，典浙江乡试，留学政，任满回京。二十二年，署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擢左都御史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二十三年，迁礼部尚书。二十四年，仁宗六旬万寿，庆贺期内遇孝慈高皇后忌辰，部臣未援故事疏请服色，坐率忽，降侍郎。逾年，复授礼部尚书。

道光二年，典会试，教习庶吉士。车驾谒陵，命留京办事。三年，宣宗释奠文庙礼成，临幸辟雍，诏曰：“礼部尚书汪廷珍蒙皇考简用上书房师傅，与朕朝夕讲论，非法不道，使朕通经义，辨邪正，受益良多。朕亲政后，畀以尚书之任，尽心厥职，於师道、臣道可谓兼备。今值临雍，眷怀旧学，加太子太保。子报原，以员外郎即补用，示崇儒重道之意。”四年，仁宗实录成，赐子报闰主事，孙承佑举人。南河高堰溃决阻运，上以廷珍生长淮、扬，命偕尚书文孚往勘，劾河督张文浩、总

督孙玉庭，谴黜有差。疏筹修濬事宜，交河督办理。五年，回京，协办大学士。七年，卒，上震悼，优诏赐恤，赠太子太师，入祀贤良祠，命大阿哥赐奠，赐银千两治丧，谥文端。江苏请祀乡贤，特诏允之。

廷珍风裁严峻，立朝无所亲附。出入内廷，寮案见之，莫不肃然。自言生平力戒刻薄，凡贪冒谄谀有不忍为，皆守母教。大学士阮元服其多闻渊博，劝著书，廷珍曰：“六经之奥，昔人先我言之，便何以长语相溷？读书所以析义，要归於中有所主而已。”服用朴俭，或以公孙弘拟之，笑曰：“大丈夫不以曲学阿世为耻，而徒畏布被之讥乎？”后进以文谒，言不宗道，曰：“异日恐丧所守。”属官有例送御史者，持不可，曰：“斯人华而不实，何以立朝？”后皆如所言，人服其精鉴。

汤金钊，字敦甫，浙江萧山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三年，入直上书房。金钊端谨自持，宣宗在潜邸，甚敬礼之。母忧服阕，擢侍讲，督湖南学政。累迁内阁学士。二十一年，复直上书房。典江南乡试，留学政，诏勉以训士不患无才，务培德，经学为本，才藻次之。金钊阐扬诏旨，通诫士子。会匪以祸福煽惑乡愚，金钊著福善辨，刊发晓谕。徐州俗悍，武生不驯者，绳之以法。迁礼部侍郎，任满，仍直上书房。

宣宗即位，调吏部，益乡用。时用尚书英和议，命各省查州县陋规，明定限制。金钊疏言：“陋规皆出於民，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，畏上知之治其罪也。今若明定章程，即为例所应得，势必明目张胆，求多於例外，虽有严旨，不能禁矣。况名目碎杂，所在不同，检察难得真确，转滋纷扰。无论不当明定章程，亦不能妥立章程也。吏治贵在得人，得其人，虽取於民而民爱戴之，不害其为清；非其人，虽不取於民而民嫉仇之，

何论其为清？有治人无治法，惟在督抚举措公明，而非立法所能限制。”会中外大臣亦多言其不便，金钊疏入，上手批答曰：“朝有诤臣，使朕胸中黑白分明，无伤於政体，不胜欣悦！”予议叙。

道光元年，兼署户部侍郎。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尽去，议请八折徵收，学政姚文田、御史王家相皆奏言不可。金钊既同部臣议覆，复疏争曰：“康熙中奉永不加赋之明诏，此大清亿万年培养国脉之至计也。前有议加耗米及公费银者，户部以事近加赋议驳。今准其略有浮收，不肖者益无顾忌，而浮收且多於往日，虽告以收逾八折即予严参，然前此逾额者何尝不干严谴，卒不闻为之减少，独於新定之额，恪遵而不敢逾，此臣之所不敢信也。在督抚奏定之后，不虑控告浮收；在州县纵有发觉，又将巧脱其罪。是限制仍同虚设，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，臣窃惜之！”疏入，下江、浙督抚妥议，事乃寢。寻以吏部事繁，罢直上书房。典江南乡试，道经铜山，见运河支渠为黄流淤塞，岁苦潦，回京奏请疏濬，如议行。二年，典会试，调户部，父忧归。六年，服阕，署礼、工二部及仓场侍郎，仍直上书房，授皇长子奕纬读。实授户部侍郎。七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、上方倚畀，迭命赴山西、直隶、四川、湖北、福建鞫狱按事，四年之中，凡奉使五次。所至持法明慎，悉当上意。充上书房总师傅，调吏部尚书。十一年，皇长子遘疾不起，忌者因以激上怒，罢总师傅，降兵部侍郎。逾两年，复自左都御史授工部尚书，转吏部。连典江南、顺天乡试。十六年，陕西巡抚杨名颺被劾，命偕侍郎文庆往按，暂署巡抚；又往四川按事，名颺复与臬司互讦，得其冒工庇属状，劾罢。会京察，以奉使公明，予议叙。又赴张家口、太原鞫狱。十八年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仍调吏部。

十九年，命按事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。自禁烟议起，海疆久不靖。林则徐既罢，琦善主抚，复不得要领。金钊素不附和议，与穆彰阿等意龃。一日召对，上从容问广东事可付诸何人，金钊以林则徐对，上不悦。至二十一年，事且益棘，诏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，亦未果用之。未几，有吏部司员陈起诗规避仓差，金钊还其呈牒禁勿递，为所讦，坐降四级调用。逾年，授光禄寺卿。以衰老乞罢，住京养痾，许以二品顶戴致仕。久之，上仍眷念，二十九年，皇太后之丧，具疏上慰，赐头品顶戴。咸丰四年，重宴鹿鸣，加太子太保。六年，卒，诏以尚书例赐恤，谥文端。

金钊自为翰林，布衣脱粟，后常不改。当官廉察，负一时清望，虽被排挤，卒以恩礼终。子修，通政司副使。

论曰：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，竟殄海寇；开府粤、滇，绥边之绩，并有足称；晚登宰辅，与枢臣曹振镛异趣，惟以文学裁成后进，世推耆硕。汪廷珍、汤金钊正色立朝，清节并著；金钊虽以直言被摈，宣宗终鉴其忠诚，易名曰“端”，胥无愧焉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二

觉罗宝兴 宗室敬徵 宗室禧恩 陈官俊 卓秉恬

觉罗宝兴，字献山，隶镶黄旗。嘉庆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少詹事，入直上书房。十八年，仁宗幸热河，林清逆党突入禁城，宝兴散直，至东华门与贼遇，急入告警。宣宗方在上书房，闻警戒备，贼不得逞。上还京，擢宝兴内阁学士。十九年，授礼部侍郎。以事忤旨，诏斥宝兴不学，降大理寺卿，罢直书房。复坐部刊科场条例误“高宗”为“高祖”，降二级调用。寻予三等侍卫，充吐鲁番领队大臣。

道光二年，召为大理寺少卿。复因事降通政司参议，历左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，出为泰宁镇总兵。八年，授理藩院侍郎，调兵部。迭命偕户部尚书王鼎察治长芦、两淮盐务，筹议整顿，详王鼎传。十年，出为吉林将军，疏言：“松花江西岸、辉发河北岸旧例封禁，其馀閒旷山场均设卡伦，惟许兵丁打捕牲畜，以备贡品。民人无照，私出挖濇斫木者，查拏治罪。”又言：“伯都讷珠尔山荒田先后开垦五千二百六十二晌，其租息请自道光十五年为始，以其半分赏兵丁，半存备报修工程。此外尚有可垦荒地五万六千馀晌，作为官荒，将来奏请招佃徵租。乌拉凉水泉已垦七万三千九百馀晌，请拨二道河东二万晌，以七成给乌拉总管衙门，三成给协领衙门，资为津贴。馀未垦地五万三千馀晌，亦作官荒。”并从之。调盛京，又调成都。

十七年，署四川总督，逾年实授。时马边、越嵩边外夷匪

数出为患。十九年，疏言：“御边之策，不外剿、抚、防三者，抚之之道，在施於平时，断无失利之后转而就抚之理。比来劳师糜饷，迄无成功。为今计者，以修边防为急务，陈防边五事：一、增兵额，请於马边增兵千二百，雷波、普安、安阜、越嵩、宁越各增兵八百，攏边、屏山各增兵四百；一、改营制，请以绥定协副将移驻马边城，游击、都司以下各增设移驻有差；一、筑碉堡，飭各县因地制宜，多修堡寨，责令各集团练，官给抬砲，督率教演，择要隘筑砲台，增设大砲；一、定期巡阅，岁春夏之交，建昌道赴越嵩、攏边，永宁道赴马边、雷波、屏山，周历巡阅各一次，秋冬责成提督与建昌总兵分赴巡行察勘边隘；一、优奖边吏，马边、越嵩两同知，请三年俸满，以题调选缺知府升补。”疏下议行。言官论奏四川提督应如湖南例，半年驻越嵩等处。宝兴议：“马边、越嵩相距辽远，请於春秋夷匪出没之时，提督往驻马边、攏边、雷波三，建昌总兵往驻越嵩、宁越。”又言：“越嵩边防以大路为重，麦子营、利济站均应增驻弁兵，乾沟诸汛应酌量移撤，分设於马日槓诸处。越嵩、宁越两营相距颇远，声势不能相及。前请以建昌左营游击移驻大菩萨地，远在宁越之东，而越嵩营参将复与游击不相统属。请越嵩、宁越適中之界牌楼，以建昌镇右营都司移驻，专管麦子营、利济站两汛。”并从之。

先是宝兴以马边诸县增设防兵，筹议边防经费，请按粮津贴，计可徵银百万两，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。每岁经费，即以馀银七十万两生息，置田供支。上以津贴病民，拨部帑银百万。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：“四川前买义田，遍及百馀州县，若更以数十万帑银於各州县买田收租，膏腴将尽归公产。请限於四近边地收买，安置屯防。”下宝兴妥议，疏言：“边防完竣，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，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，岁

得息三万七千馀两，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。馀银四十万，听部拨别用。”遂罢买田议，二十一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留四川总督任。时大学士琦善、协办大学士伊里布相继罢，在朝满洲大臣鲜当上意，故有是授。二十六年，入觐，命留京管理刑部，充上书房总师傅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二十八年元旦，加恩年老诸臣，加太保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二，谥文庄。

宗室敬徵，隶镶白旗，肃亲王永锡子。嘉庆十年，封辅国公，授头等侍卫，兼委散秩大臣、副都统。十九年，授内阁学士，兼銮仪使，充总族长。二十二年，失察宗室海康等习红阳教，褫职，谪居盛京。寻予四等侍卫，乾清门行走。道光初，累迁工部侍郎，授内务府大臣，调户部。八年，偕尚书王鼎察治长芦盐务，奏定归补帑课章程，详王鼎传。十二年，南河奸民陈堂等盗决于家湾官堤，命偕尚书硃士彦往勘。疏陈：“诸口已合，坝下尚未闭气，间有蛰陷。陈堂等听从逸犯陈端纠众，以为从例问拟，疏防各官遣戍。通判张懋祖赔修坝工不实，罚赔枷号。覆勘湖河各工，请择要兴修，高堰、山盱卑矮石工，分年改砌碎石；信坝补还石工，智坝、仁河、义河坝改修石底；里河福兴闸塌卸，急筑；扬河西岸加高砖工，改抛碎石。”并从之。又会同两江总督陶澍议定淮盐票引兼行，言官所论官票运私、侵碍暢岸、争占马头三者皆可无虑，诏如原议行。

十四年，授左都御史。偕侍郎吴椿勘浙江海塘，疏言：“念里亭至尖山柴工尚资御溜，石塘仍当修整，镇海及戴家桥汛议改竹篓，塊石不如条石坦水旧法为坚实。乌龙庙以东，冬工暂缓。”回京，擢兵部尚书，调工部。十五年，以孝穆皇后、孝慎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，讷日不慎，罢尚书、都统，仍充内务府大臣。十六年，署户部侍郎，累迁工部尚书，兼都统。东河总督栗毓美多用砖工，御史李莼言其不便，命敬徵偕莼往勘。

疏陈：“已办砖工尚属整齐，舆论谓保滩护崖可资其力。水深溜急之处，不及埽工巩固，抢办险工，未可深恃。请停止烧砖，改办碎石。”从之。十八年，调户部。

二十二年，南河扬河漫口，水由灌河入海。有议即改新河，河督麟庆以河流未定，遽难决议，命敬徵偕尚书廖鸿荃往勘。疏言：“改河之议，在因势利导。今查灌河海口至萧庄口门三百六十馀里。新河正溜，由六塘出达灌口，其下游东北一百十里，滔滔直注。惟当潮涨时，黄水相逼，壅阏不前，而上游自口门至响水口二百馀里，支流忽分忽合，必须两岸筑堤束水，方免汎滥。计工长三百馀里，经费难筹。且中河运道为黄流横截，不得不移塘灌运。清水本弱，仍恃借黄以济。空船引转需时，重运更形艰滞。是移塘乃权宜之计，常年行之，恐妨运道。旧黄河自萧庄迄旧海口四百二十馀里，尾间宽畅。自漫口断流，河身益淤。若挽归故道，堵口挑河，共费五六百万，较改河筑堤撙节实多。请定明岁春融兴工，俟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。”诏如议行。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二十三年，偕侍郎何汝霖赴南河勘工，又赴河南察视中河漫口。疏陈筑坝挑河工费需银五百十八万两，较祥符工费为节省，允之。二十五年，奏：“河南下北河 庙工，乃北岸七 適中之所，河臣宜常年驻此，便於控制。”诏河督每於伏汛前移驻庙工，立冬后仍回济宁。寻坐濫保驻藏大臣孟保，降内阁学士。未几，复授工部尚书。又坐濫保科布多参赞大臣果勒明阿，褫职。三十年，署正白旗满洲副都统。咸丰元年，卒，诏念前劳，予一品衔，依尚书例赐恤，谥文愬。子恆恩，左副都御史；孙盛昱，自有传。

宗室禧恩，字仲蕃，隶正蓝旗，睿亲王淳颖子。嘉庆六年，赐头品顶戴，授头等侍卫，乾清门行走。十年，晋御前侍卫，

兼副都统、銮仪使、上驷院卿，转奉宸院卿，迁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擢理藩院侍郎。二十年，授内务府大臣，调户部侍郎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於热河避暑山庄，事出仓猝，禧恩以内廷扈从，建议宣宗有定乱勋，当继位。枢臣托津、戴均元等犹豫，禧恩抗论，众不能夺。会得秘匮硃谕，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，命在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大臣上行走。

道光二年，擢理藩院尚书。时哈萨克部众潜聚乌梁海，议迁徙安置，增设卡伦。吏部尚书松筠谳习边事，上每垂询，禧恩因以谘之。松筠素坦率，遂代删改疏稿。禧恩怒，以上闻，松筠坐越职干预被谴。寻调工部，仍兼署理藩院尚书。六年，调户部。八年，加太子少保，署吏部尚书。九年，随扈盛京，诏念睿亲王多尔袞数定大勋，加恩后裔，赐禧恩双眼花翎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，命禧恩偕盛京将军瑚松额督师，未至，总督卢坤、提督罗思举已平之，歼金龙。禧恩素贵倨，奉命视师，意气甚盛，嫌诸将不待而告捷，谓金龙死未可信。思举以金龙焚骸及佩物为证，议始息。广东瑶匪赵仔青窜入湖南，率提督余步云、总兵曾胜追剿之；偕巡抚吴荣光疏陈善后事。湖南既定，而两广总督李鸿宾剿连山瑶，阅半年，军屡挫。诏逮鸿宾，以禧恩署总督，由湖南进兵。遣步云、胜等先后破贼，擒首逆邓三、盘文理，毁其巢。甫一月，诸瑶乞降。诏嘉其奏功迅速，赐三眼花翎，封不入八分辅国公。班师，途次丁母忧，温谕慰之。

十三年，孝慎皇后薨，命理丧仪，坐议礼徵引违制，褫御前大臣、户部尚书、内务府大臣。寻复授理藩院尚书。以生日受属员馈送，为御史赵敦诗所劾，疏辩得直，敦诗坐谴。十四年，因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，加太子太保。调兵部尚书，兼署礼部户部。十八年，诏以南苑牲畜不蕃，禧恩久管奉宸苑，废

弛疏懈，罢其兼领。寻得员司积弊状，尽罢诸兼职，降内阁学士。二十二年，署盛京将军，授理藩院侍郎，留将军署任。英吉利内犯，海疆戒严，命治盛京防务。既而和议成，疏陈善后十事，并巡洋章程，如议行。

二十五年，以病解职。坐失察内地民人越朝鲜界垦地，削公爵，降二等辅国将军。三十年，起署马兰镇总兵、密云副都统。咸丰元年，召授户部侍郎。二年，擢户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管理藩院事。寻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庄。

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，及孝全皇后被选入宫，家故寒素，赖其资助，遂益用事。遍膺禁近要职，兼摄诸部，凌轹同列，人皆侧目。后晚宠衰，禧恩亦数获谴罢斥。文宗即位，乃复起，不两年登协揆焉。

陈官俊，字伟堂，山东濰县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赞善。二十一年，入直上书房。大考二等，擢洗马，累迁右庶子。典陕西乡试，督山西学政。道光元年，命各省明定陋规，中外臣工多言窒碍，官俊亦疏陈不可行，诏嘉之，予议叙。会密谕留心察访官吏贤否、政治得失，官俊恃曾直内廷为宣宗所眷，意气甚张。寻迁侍讲学士，命回京，仍直上书房。山西巡抚成格追劾官俊在学政任殴差买妾，妄作威福，大开奔竞。上以官俊於殴差买妾已自承不讳，曾荐举魏元烺、邱鸣泰，人材尚不缪；惟所述太监往河东查访盐务控案，事出无稽，解职就质，命长龄道出山西，传旨面诘成格，亦以不能指实引咎，遂两斥之。

官俊降编修，罢直上书房。连典贵州、江西乡试，历中允、祭酒、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。十六年，授礼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十九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东陵郎中庆玉侵帑籍没，主事全孚予告，多所寄顿。事觉，语由官俊閒谈漏泄，回奏复讳饰，诏斥失大

臣体，褫职。二十一年，起为通政使。历户部、吏部侍郎，管理三库。擢礼部尚书，调工部。二十四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官俊再起，历典乡会试、殿廷御试，每与衡校。充上书房总师傅。编修董福承素无行，直上书房授皇子读。给事中陈坛劾之，语及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，措词过当。福承谴黜，诏斥官俊容隐不奏，罢总师傅，议降三级调用，从宽留任。二十九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称其心田坦白，赠太子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愬。赐其孙厚锺、厚滋并为举人。

官俊初直上书房，授宣宗长子奕纬读，宣宗嘉其训迪有方。后皇长子逾冠而薨，上深以为恫，故遇官俊特厚，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。

子介祺，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官编修。咸丰中，助军饷，加侍讲学士衔。后在籍治团练，守城，赈饥，赐二品顶戴。介祺绩学好古，所藏钟鼎、彝器、金石为近代之冠。

卓秉恬，字静远，四川华阳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年甫逾冠，授检讨。典陕西乡试。十八年，改御史，历给事中，章疏凡数十上。论盗风未息，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，捕役藉盗贼以渔利，盗贼仗捕役为护符，民间控告，官不为理，盗贼结恨，又召荼毒；直隶之大名、沧州，河南之卫辉、陈州、山东之曹州、东昌、武定，江苏之徐州最甚，请飭实力禁惩。巡漕山东，履勘泰安、兖州各属，探濬新泉四十三处，定名勒石。历鸿胪寺少卿、顺天府丞。

二十五年，疏言：“由陕西略阳迄东至湖北郧西，谓之南山老林；由陕西宁羌迄南而东，经四川境至湖北保康，谓之巴山老林。地皆磽瘠，粮徭极微。无业游民，给地主钱数千，即租种数亩数岭。岁薄不收则徙去，谓之棚民。良莠莫辨，攘夺

时间。一遇旱涝，一二奸民为之倡，即蚁附蜂起。州县以地方辽阔，莫能追捕，遂至互相容隐。迨酿成大案，即加参劾，事已无济。且事连三省，大吏往返咨商，州县奉文办理，恆在数月之后。与其即一隅而专谋之，何如合三省而共议之。请於扼要之地，专设大员控制。”宣宗深韪之，诏下三省会议，未果行，仅将边境文武酌就要地改驻添设。

道光四年，调奉天府丞，丁父忧去。服阕，历太仆寺、大理寺少卿，太仆寺卿，宗人府丞，内阁学士，典江南乡试。十五年，迁礼部侍郎，调吏部。督浙江学政。擢左都御史，召还京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历兵部、户部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二十四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晋武英殿。历管兵部、户部、工部，赐花翎。咸丰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端。

秉恬兼管京尹最久，凡十有八年。时九卿会议，一二王公枢相主之，馀率占位画诺。秉恬在列，时有辩论，不为用事者所喜。子耘，道光二十年进士，官至吏部侍郎。

论曰：自设军机处，阁臣不预枢务。始犹取名德较著者表望中朝，继则旅进旅退之流，且以年资眷睐，驯跻鼎铉矣。宝兴号嫺吏事，而蒙簠簋不饬之声；敬徵数视河工，差著劳勩；禧恩、陈官俊并恃恩私，崛而复起；卓秉恬以言官进，视缄默自安者稍表异焉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三

孙玉庭 蒋攸銛 李鸿宾

孙玉庭，字寄圃，山东济宁人。乾隆四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五十一年，出为山西河东道，父忧去，服阕，补广西盐法道。嘉庆初，就迁按察使，历湖南、安徽、湖北布政使，举发道员胡齐仑侵冒军需，诏嘉之。

七年，擢广西巡抚，调广东。安南国王阮光缵为农耐、阮福映所逼，叩关乞内避，命玉庭驰赴广西察办。福映已灭光缵，遣使纳款，玉庭疏陈其恭顺，请受之。寻福映请改国名曰南越，仁宗疑之。玉庭言：“不可以语言文字阻外夷乡化之心。其先有古越裳地，继并安南。若改号越南，亦与中国南粤旧名有别。”乃报可。广东海盗日横，玉庭议防急於剿，请增兵严守口岸，禁淡水米粮出海以制之。寻调广西，十年，复调广东。时总督那彦成专意招抚，玉庭意不合，疏陈其弊，谓：“盗非悔罪，特为贪利而来。官吏贪功，不惜重金为市。阳避盗名，阴攫盗实。废法敛怨，莫此为尤。”上韪其言，那彦成由是获罪。

十三年，英吉利兵船入澳门，总督吴熊光但停贸易，未遣兵驱逐，上斥畏葸，罢熊光，调玉庭贵州。寻百龄至粤，追论熊光，且劾玉庭不以实入告，坐罢归。已而予官编修，在文颖馆行走。十五年，授云南巡抚，兼署云贵总督。调浙江。二十年，英吉利贡使不原行跪拜礼，廷议以其倔强，遣之。会玉庭入觐，面奏驭夷之道：“妄有干求，当折以天朝之法度；归心

恪顺，不责以中国之仪文。”反覆开陈，上意乃解。

二十一年，擢湖广总督。未几，调两江。漕、盐、河为江南要政，日臻疲累。玉庭久任封圻，治尚安静，整顿江西、湖北引岸缉私，筹款生息，津贴屯丁，减省漕委，随事为补苴之计，稍稍相安。宣宗即位，特加太子少保衔。时用尚书英和言，清查直省陋规，立以限制，下疆臣议久远之法。玉庭疏言：“自古有治人无治法。果督抚两司皆得人，则大法小廉，自不虞所属苛取病民；非然者，虽立限制，仍同虚设，弊且滋甚。各省陋规，本干例禁。语云：‘作法於凉，其弊犹贪。’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；若许之取，势必益无顾忌。迨发觉治罪，民已大受其累。府、州、县禄入无多，向来不能不藉陋规为办公之需，然未闻准其加取於民垂为令甲者，诚以自古无此制禄之经也。伏乞停止查办，天下幸甚。”疏入，诏褒其不媿大臣之言。

道光元年，授协办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是年入觐，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。帝询淮盐疏销之策，玉庭言：“汉口为淮南售盐总岸，向来船到随时交易，是以畅销。自乾隆中立封轮法，挨次轮售，私盐乘间侵越。”因牾陈六害，请复旧章，从之。又言漕粮浮收不能禁革，不如明与八折为便。御史王家相奏言事类加赋，侍郎姚文田、汤金钊亦论之，事遂寝。然州县困於丁费，浮收仍难禁绝，胥吏上下其手，专累良懦，因玉庭议不行，疆臣不敢复请；至同治初，始定漕耗，卒如玉庭议。

四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留任如故。会高家堰决，河督张文浩遣戍，部议玉庭革职，诏念前劳，宽之，留任。寻复以借黄济运无效，褫职，予编修休致。户部复劾其不行海运，而河病运阻，责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，命留濬运河。工竣，回籍。十四年，重宴鹿鸣，加四品顶戴。寻卒，年八十有三。

子善宝，以举人廕生授刑部员外郎，官至江苏巡抚；瑞珍，道光三年进士，由翰林官至户部尚书，谥文定。孙毓淮，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一名进士，官至浙江按察使；毓汶亦以一甲二名进士，官至兵部尚书，自有传。曾孙楫，咸丰二年进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官至顺天府尹。四世并历清要，家门之盛，北方士族无与埒焉。

蒋攸銛，字砺堂，汉军镶红旗人。先世由浙江迁辽东，从入关，居宝坻。乾隆四十九年，成进士，年甫十九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嘉庆初，迁御史，敢言有声，受仁宗知。五年，出为江西吉南赣道，署按察使。八年，广昌斋匪廖幹用作乱，攸銛率兵平之。疆臣上其功，会丁母忧去。十年，特起署广东惠潮嘉道，历江西按察使、云南布政使。十四年，调江苏，就擢巡抚。调浙江，擢江南河道总督，以不谙河务辞，诏回原任。

十六年，擢两广总督。严於治盗，遴勤幹文武大员驻广、肇、韶、连诸郡居中之地，分路搜截，饬州县官赴乡劝导耆老，使境内不得藏奸，举劾严明，吏皆用命。历擒匪盗七百馀名，自首者许自新，特诏褒奖。十八年，应诏陈言，略曰：“我朝累代功德在民，而乱民愍不畏法，变出意外，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。臣观近日道、府、州、县，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。夫鬪冗之酿患，与贪酷等。窃以为方今急务，莫先於察吏，而欲振积习，必用破格之劝惩。凡贪酷者固应严参，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，勿俟大计始行覈办。其有勤能者，即请旨优奖。果道、府、州、县得人，则祸乱之萌自息。”次年，又上疏曰：“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，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。闻近来司员少卓著之才，由於满洲之廕生太易，汉员之捐班太多。请饬部臣随时考覈，其不宜於部务者，以同知、通判分发各省，使练民事，部曹亦可疏通。今之人才沉於下位者多矣，请饬大

臣荐达，择其名实相副者擢用。抑臣更有请者，任事之与专擅，有义利之分，若任事而以专擅罪之，人皆推诿以自全矣。协恭之与党援，有公私之别，如协恭而以党援目之，人且立异以远嫌矣。此近今之积习，为大臣者当力除之。至翰林儒臣，务在崇正学，黜浮华，养成明体达用之才，不必以文章课殿最。科道为耳目之官，敷陈能否得体，纠劾是否为公，询事考言，难逃洞鉴。其有卓越清正者，当由京堂而擢卿贰，与翰詹参用。用人之道，因才因地因时，臣下无可市之恩，君上有特操之鉴。人无求备，政在集思，此之谓也。”疏入，上嘉纳之。

英吉利兵船入内洋，攸銛饬停贸易，乃听命引去。请禁民人为洋人服役，洋行不许建洋式房屋，铺商不得用洋字店号，清查商欠，不准无身家者滥充洋商，及内地人私往洋馆，并如议行。商人负暹罗国货价，以官钱代偿，既而贡使来缴还。攸銛以奉旨颁给，乃示怀柔，不得复收回，却之，诏嘉其得体。

二十二年，调四川总督。四川兵故骄纵，一裁以法。民多带刀剑，禁乡村设炉制兵刃。城市编牌取结，有犯连坐。以义仓租息助灌县都江堰岁修，禁派捐累民。重修文翁石室，兴学造士。言官请禁非刑，饬属销毁违法刑具，而严戒纵匪，不得博宽厚虚名，贻闾阎实害。二十四年，率土司头目入都祝嘏，赏赉有加。时因庆典，普免天下积欠钱粮，独四川无欠可免，诏嘉其抚绥有方，予优叙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，入谒梓宫，宣宗谕褒为守兼优，加太子少保。

道光二年，召授刑部尚书。寻授直隶总督。值水灾，请截南漕四十万石，赈款先后二百万两，逾年赈事竣。时方治畿辅水利，命侍郎张文浩莅其事，寻以程含章代之，攸銛与合疏言东西两淀，大清、永定、子牙、南北运五河，及天津海口、千里堤，不可缓之工，请部拨银一百二十万两；又疏陈千里堤章

程，规复两淀堡船汉夫，移改管河员弁驻所，添建巡防堡房。并如议行。命协办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五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充军机大臣，管理刑部。以回疆平，加太子太保。

七年，授两江总督。疏言总督於河务非专责，与河臣同治，徒掣其肘，请毋庸驻清江浦，从之。时清水不能敌黄，漕运屡阻。攸銛初在浙，不主海运，至是见河、漕交困，试行海运便利，遂请续行，并预储银六十万两，备河运盘坝之用。廷议方主倒塘济运法，且疑其畏难便私，不许。攸銛疏辩，极言倒塘之不足恃，上终不以为然，姑许海运，而禁言盘坝。未几，海运亦罢。以张格尔就擒，追论赞画功，晋太子太傅。

黄玉林者，盐泉巨魁，以仪徵老虎颈为窟穴，长江千里，呼吸皆通，诏责严捕，玉林投首，乞捕私自效。十年，攸銛病，乞假，假满，召回京供职，而玉林复图贩私，攸銛疏请严治，发遣新疆，寻复虑其潜回滋事，密请处绞。诏诛玉林，切责攸銛苟且从事，严议褫职，加恩降兵部侍郎。未至京，卒於途，优诏轸惜，依尚书例赐恤。

攸銛精敏强识，与人一面一言，阅数十年记忆不爽。勇於任事，不唯阿。尤长於察吏，荐贤如不及，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著。子霁远，官至贵州巡抚，自有传。

李鸿宾，字鹿苹，江西德化人。嘉庆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迁御史、给事中。十八年，巡视东漕。会林清之变，数疏陈时政利弊；又以山东、河南、直隶毗连之地，频年遭兵，条上善后事，始受仁宗知。命偕河督吴璥、巡抚同兴按河督李亨特贪劣不职状，得实以闻。

十九年，超授东河副总河。时微山湖蓄水尽涸，运河淤塞。鸿宾自巡漕时讲求疏泉济运之策，至是疏濬上游，湖水通畅，渚蓄充盈，漕运无阻，被褒奖，命赴睢工，会同吴璥塞河。二

十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。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，为时所罕。寻丁母忧，赐金治丧，予谕祭，异数也。服阕，署礼部、兵部侍郎，命赴河南、山东谳狱，并察黄河、运河、湖水情形。二十三年，署广东巡抚。二十四年，授漕运总督，复调河东河道总督。河决兰阳、仪封，命偕尚书吴璥治之，鸿宾专驻仪封。会北岸马营坝复决，合疏言马营土质沙松，河溜尚劲，未能遽定坝基，被诘责，遂自陈不胜河督之任。诏斥其见吴璥办事迟缓，虑同获咎，预为地步，褫职，予郎中衔，留河南专司大工钱粮。二十五年，命营山东运河事务，兼署山东巡抚，专驻张秋，筹备漕运事。寻授安徽巡抚。道光元年，调漕运总督。

二年，擢湖广总督。初，湖广行销淮盐，用封轮法，大商垄断，小商向隅，甫改开轮，又有跌价争售之害。鸿宾请设公司，签商经理，无论盐船到岸先后，小商随到随售，大商按所到各家计引均销。试行两月后，贩运踊跃，著为令。时议折漕以资治河，鸿宾疏言徵收折色，弊窦丛生，莫若令民间完交本色，由州县卖米易银，转解河工，诏以易启抑勒捏价、加收平色诸弊，未允行。

调两广总督。广东通商久，号为利藪。自嘉庆以来，英吉利国势日强，渐跋扈。故事，十三行洋商有缺，十二家联保承充，亏帑则摊偿。英领事颠地知洋行获利厚，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，诸商不允，乃贿鸿宾得之。颠地曰：“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，詎消数万金便营私耶！”於是始轻中国官吏。容阿华寻以淫侈耗资逃，勿获，官帑无著，不能责诸商代偿，乃以抽分法为弥补，众商藉以渔利，夷情不服，日益多事。鸦片流行日广，漏银外洋，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罌粟，并增筑虎门大角砲台，以资控御，而奉行具文，未有实效。十年，协办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

十一年，崖州黎匪乱，鸿宾驻雷州，令提督刘荣庆、总兵孙得发剿平之。给事中刘光三奏广东匪徒立会滋扰，鸿宾疏陈：“无三点会名目，惟抢劫打单，勒索民财，根株未绝。随时访拿，准自首免罪。请广、潮、肇、嘉诸府州山场荒地，令无业游民报垦，永不升科，庶衣食有资，免流匪僻。”如议行。入觐，赐花翎。十二年春，湖南瑶赵金龙倡乱，广东连州瑶闻风蠢动，遣兵防剿。五月，鸿宾赴连州，三路进兵，虽有斩获，兵弁伤亡多，疏请俟湖南事竣进剿，诏斥任贼蔓延；提督刘荣庆衰庸，不早纠劾，严议革职，改留任。命尚书禧恩等由湖南移师赴粤剿办，禧恩言：“粤兵多食鸦片，不耐山险，鸿宾陈奏不实。”褫职逮治，遣戍乌鲁木齐。十四年，释还，予编修。家居久之，二十年，卒。

论曰：宣宗初政，励精求治。孙玉庭、蒋攸銛并以老成膺分陕之寄，大事多以谘决。其时盐、河、漕皆积困，玉庭持重，晚稍模棱。攸銛直行己意，眷注遂衰，然其汲引人才，识量远矣。李鸿宾初以建言骤起，后乃簠簋不饬，貽海疆隐患。三人皆不能以功名终，公私之殊，不可概论也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四

长龄 那彦成 子容安 容照 玉麟 特依顺保

长龄，字懋亭，萨尔图克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尚书纳延泰子，惠龄之弟也。乾隆中，由繙译生员补工部笔帖式，充军机章京，擢理藩院主事。从征甘肃、台湾、廓尔喀，累擢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。嘉庆四年，授右翼总兵。五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为领队大臣，数败高天升、马学礼於川、楚交界，授宜昌镇总兵。又败徐天德、苟文明等。六年，擢湖北提督，署总督。七年，败樊人杰、曾芝秀等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以病回京，历左翼总兵，出为古北口提督。九年，授安徽巡抚，擒蒙城教匪余连。十年，调山东。十二年，擢陕甘总督，讨平西宁叛番。十三年，坐在山东供应钦差侍郎广兴动用库帑，褫职，戍伊犁。寻予蓝翎侍卫，充科布多参赞大臣。十六年，授河南巡抚。十八年，复授陕甘总督，剿擒南山匪首万五等，晋骑都尉世职。

二十一年，予都统衔，充伊犁参赞大臣，命察治回匪图尔迈善狱，劾罢将军松筠，遂代之。二十二年，复授陕甘总督。道光元年，加太子少保，协办大学士，留总督任。二年，署直隶总督。会青海野番滋事，命回陕甘，遣总兵穆尔泰、马腾龙讨平之，赐双眼花翎，拜文华殿大学士，管理藩院事，召还京。寻以青海奏凯后，野番复渡河劫掠，夺双眼花翎。三年，授军机大臣，管理户部三库，充总谕达。四年，出为云贵总督，五年，调陕甘，改授伊犁将军。

初，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后，岁徵贡税颇约。旋愆於乌什之乱，由办事大臣纵肆激变，益慎选边臣，回民赖以休息。久之，法渐弛，莅其任者，往往苛索伯克，伯克又敛之回民。嘉庆末，参赞大臣斌静尤淫虐，失众心。张格尔者，回酋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也。博罗尼都当乾隆中以叛诛，至是张格尔因众怨纠安集延、布鲁特寇边。道光二年，逮治斌静，代以永芹，亦未能抚驭。四年秋、五年夏两次犯边，领队大臣巴彦图败绩，遂益猖獗。

六年六月，张格尔大举入卡，陷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四城，命陕甘总督杨遇春驻哈密，督兵进剿。长龄疏言：“逆酋已踞巢穴，全局蠢动。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，四面回村，中多戈壁，非伊犁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。请速发大兵四万，以万五千分护粮台，以二万五千进战。”诏授长龄扬威将军，遇春及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，率诸军讨之。十月，师抵阿克苏。时提督达凌阿等已败贼浑巴什河，张格尔以众三千踞柯尔坪，令提督杨芳袭破之。大雪封山，兵止未进，疏言：“前奉旨兵分二路，正兵由中路台站、奇兵由乌什草地，绕出喀城，断其窜遁。惟乌什卡伦外直抵巴尔昌，山沟险狭，戈壁数百里，所经布鲁特部落，半为贼煽，未可孤军深入。且留防阿克苏、乌什、库车兵八千馀，其延、绥、四川兵尚未到。进剿之步骑止二万二千，两路相距二十馀站，声息不通。喀城贼众不下数十万，非全军直捣，反正为奇，难期无失。喀城边外凡十卡，皆接外夷，恐贼败遁，已谕黑回约众邀截。”

七年二月，师至巴尔楚军台，为喀、叶二城分道处，复留兵三千以防绕袭。进次大河拐，贼屯洋阿尔巴特，夜来犯营，卻之。遂由中路进，歼贼万馀，擒五千。越三日，张格尔拒战於沙布都尔，多树苇，决水成沮洳，贼数万临渠横列。乃令步

卒越渠麀斗，骑兵绕左右横截入阵，贼溃，追逾浑水河，擒斩万计。又越二日，进剿阿瓦巴特，分三路掩杀，俘斩二万有奇。追至洋达玛河，距喀城仅十馀里，贼悉众十馀万背城阻河而阵，亘二十馀里，选死士夜扰其营。会大风霾，用杨遇春策，遣索伦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，大兵骤渡上游蹙之，贼阵乱，乃大奔，乘胜抵喀什噶尔，克之。时三月朔日也。张格尔已先遁，获其侄与甥，及安集延酋推立汗、萨木汗。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尔、叶尔羌，芳下和阗，於是四城皆复。

上以元恶漏网，严诏诘责，限速捕获。六月，遇春、芳率兵八千出塞穷追，遇春屯色勒库，芳屯阿赖，谕各部落擒献。浩罕遣谍诱官军入伏，麀战几殆，仅得出险。诏斥诸将老师糜饷，留兵八千，馀命遇春率兵入关，芳代为参赞。当大军之出，密诏询将军、参赞：事平后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。至是，长龄疏言：“愚回崇信和卓，犹西番崇信达赖，即使张逆就擒，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，终留后患。八千留防之兵难制百万犬羊之众。博罗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尚羁在京师，惟有赦归，令总辖西四城，可以服内夷、制外患。”武隆阿亦以为言。上切责其请释逆裔之谬，并革职留任，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，代长龄筹善后。

张格尔传食诸部落，日穷蹙。长龄等遣黑回诱之，率步骑五百，欲乘岁除袭喀城。芳严兵以待，贼觉而奔，追至喀尔铁盖山，击斩殆尽。张格尔仅馀三十人，弃骑登山，副将胡超、都司段永福等擒之。八年正月，捷闻，上大悦，锡封长龄二等威勇公，世袭罔替，赐宝石顶、四团龙补服、紫缰，授御前大臣。诸将封赏有差。五月，槛送张格尔於京师，上御午门受俘，磔於市。晋长龄太保，赐三眼花翎，图形紫光阁。寻回京，命亲王大臣迎劳，行抱见礼於勤政殿。授阅兵大臣，管理藩院及

户部三库，正大光明殿赐凯宴，赐银币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恩礼优渥，并用乾隆朝故事，时称盛焉。

十年秋，浩罕以内地安集延被驱逐，资产皆钞没，积怨愤，遂挟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及其党博巴克等复入边，围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二城，且犯叶尔羌。复命长龄为扬威将军，往督师。会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连破贼，长龄令参赞哈琅阿、提督胡超分路进援喀、英二城，贼闻风解围遁出塞。於是偕伊犁将军玉麟合疏陈善后事，略曰：“此次入寇，与张格尔不同，不过乌合夷众，挟驱逐钞没之憾，虏掠取偿，无志於土地人民。各白回畏贼骚扰，助顺守御，亦非上年甘心从逆之比。此时战缓而守急。惟兵未至而贼已先逃，兵久驻而贼无一获，战守俱无长策。诸臣条奏增兵广屯，以省徵调，言之似易，行之实难，即收效亦在数十年之后。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，回性懦弱，非浩罕敌；苟无官兵守御，贼至必如入无人之境。臣等再四筹商，统兵之人宜立不败之地，斯能制人而不为人制，惟有移参赞大臣於叶尔羌，其地本回疆都会，距喀什噶尔六站，在不远不近之间。再移和阗领队大臣备调遣。喀什噶尔留换防总兵一，与英吉沙尔领队为犄角。巴尔楚克驻守总兵一，为树窝子咽喉锁钥。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。於西四城额兵六千之外，留伊犁骑兵三千，陕甘绿营兵四千，量分驻守，而以重兵随参赞居中调度。新兵粮饷，请於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，岁省三十馀万，以为回疆兵饷。俟屯田有效，即以回疆兵食守回疆，仍撤回内地饷额。”又疏请招民开垦西四城閒地以供兵糈。又请添设同知二、巡检五，由陕、甘选勤能之员任之。并下廷议，往复再三，罢设文员，减满、汉兵二千五百名，新增饷需不过十万两，各城额徵粮科可敷供支，乃允行。以璧昌为参赞大臣，各城听节制。其办事、领队各大臣，命长龄等保奏

任用。

浩罕惧大军出讨，乞援俄罗斯，俄人拒之，乃遣头人诣军求通商。长龄责缚献贼目，释还兵民，来报原还俘虏，复乞免税，并给还所没赀财。上方欲示以宽大，且谓献犯亦不足信，一切允之。浩罕喜过望，进表纳贡通商如故，边境乃安。

长龄驻回疆凡两载，十二年，回京，晋太傅，管理兵部，调户部，赐四开袷契袍。十七年，以病乞休，上亲视其疾，温诏慰留。以八十寿，晋一等公爵。次年，卒，上震悼，亲奠，赐金治丧，入祀贤良祠、伊犁名宦祠，谥文襄。十九年，命每次谒陵后，赐奠其墓。子桂轮，袭公爵，官至乌里雅苏台、杭州将军，谥恪慎。孙麟兴，袭爵，亦官乌里雅苏台将军。

那彦成，字绎堂，章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大学士阿桂孙。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直南书房。四迁为内阁学士。嘉庆三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迁工部侍郎，调户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擢工部尚书，兼都统、内务府大臣。那彦成三岁而孤，母那拉氏，守志，抚之成立，至是三十载，仁宗御书“励节教忠”额表其门。

时教匪张汉潮久扰陕西，参赞大臣明亮及将军庆成、巡抚永保同剿之，互有隙，师行不相顾。是年秋，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，督明亮军，褫庆成、永保职，逮治。那彦成以枢臣出膺军寄，意锐甚。明亮闻其将至，急击贼败之，汉潮伏诛。帝嘉其先声夺人，特诏褒美。汉潮党冉学胜亦狡悍，犹在陕。冬，败之五郎。窜秦岭老林，又迭败之高关峪、夹岭、凤皇山。贼乘间逸入湖北、河南境。五年春，进兵汉中，遂入栈剿川匪，追出栈，大破之陇州陇山镇，俘斩甚众，授参赞大臣。会经略额勒登保病，上以那彦成陇山捷后，军威已振，命兼督各路兵。高天升、马学礼陷文县，踞卡郎寨。乘夜渡河破之，贼南窜，

趋松潘、岷州。额勒登保病起，合击败之，馀贼将窜川境，即阴平入蜀道也。那彦成以地险不利骑兵，檄总兵百祥迎击於农安，自率师回陕。初，那彦成西行，以南山馀贼付巡抚台布。继而川贼五家营至与合，欲东犯，台布遣将扼之。贼趋镇安，张世龙、张天伦为经略大兵所驱，亦奔镇安，群贼皆注汉北山内。额勒登保追入老林，贼向商，雒，为杨遇春所破，始不敢东。那彦成与会师镇安。商、雒贼折犯楚境。上以军事不得要领，召回京面询方略，而高、马二贼入川后益张，总兵施缙战歿，诏斥那彦成纵贼，罢军机、书房一切差使。及至，召对，忤旨，再斥在陕漫无布置，面询兵事餉事，惟诿诸劫数未尽，且有忌额勒登保战功意，褫尚书、讲官、花翎，降翰林院侍讲。历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。

七年，赴江西按巡抚张诚基被劾事，未定谳，两广总督吉庆以剿会匪被谴自戕，命往鞫。八年，率提督孙全谋平会匪，条上善后，署吏部侍郎。擢礼部尚书。九年，复授军机大臣，赴河南鞫狱，未毕，命署陕甘总督，治搜捕馀匪善后事宜，手诏戒之曰：“汝诚柱石之臣，有为有守。惟自恃聪明，不求谋议，务资兼听并观之益，勿存五日京兆之见。”未几，调授两广总督。广东土匪勾结海寇为患，久不靖。那彦成以兵不足用，乃招抚盗首黄正嵩、李崇玉，先后降者五千馀人，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有差。巡抚孙玉庭劾其赏盗，降蓝翎侍卫，充伊犁领队大臣。既而李崇玉槛送京师，讯得与正嵩皆受四品衔守备劄，褫职戍伊卫。十二年，复予二等侍卫，充领队，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，又调西宁，平叛番，擢南河副总河。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复决，降二等侍卫。历喀喇沙尔、叶尔羌办事大臣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十四年，复授陕甘总督。

十八年，河南天理会教匪李文成等倡乱，陷滑县，直隶、

山东皆响应，林清纠党犯禁门。初，命总督温承惠往剿，清既诛，乃发京兵，授那彦成钦差大臣，加都统衔，督师率杨遇春、杨芳等讨之，迭诏责战甚急。那彦成以小丑不足平，惟虑遁入太行，势且蔓延，十月，至卫辉，合师而后进。贼踞桃源集、道口，与滑县为犄角，连败之於新镇、丁栾集。遇春击破道口，歼贼万馀，焚其巢；寻破桃源集，追道口馀贼，抵滑县。文成遁辉县司寨，杨芳、德英阿追破之，文成自焚死。亲督遇春等围滑城数旬，以地雷攻拔之，获首虏二万馀。山东贼亦平。捷闻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三等子爵，赐双眼花翎，授直隶总督，赐祭其祖阿桂墓。

二十一年，坐前在陕甘移赈银津贴脚价，褫职逮问，论大辟；缴完赔银，改戍伊犁。会丁母忧，诏援滑县功，免发遣。二十三年，授翰林院侍讲。历理藩院、吏部、刑部尚书，授内大臣。道光二年，青海野番甫定复扰，命那彦成往按，遂授陕甘总督。驱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，严定约束，缉治汉奸，乃渐平。五年，调直隶。七年，回疆四城既复，命为钦差大臣，往治善后事。先后奏定章程，革各城积弊。诸领队、办事大臣岁终受考覈於参赞大臣，又总考覈於伊犁将军，互相纠察；增其廉俸，许其携眷，久其任期。印房章京由京拣选，不用驻防。除伯克贿补之弊，严制资格，保举回避。五城叛产归官收租，岁粮五万六千馀石，支兵饷外，馀万八千石为酌增各官养廉盐米银之用，有馀则变价解阿克苏采买储仓。改建城垣，增卡堡，练戍兵。浩罕为逋逃藪，所属八城，安集延即其一。严禁茶叶、大黄出卡。尽逐内地流夷，收抚各布鲁特，待其款关求贡，然后抚之。诏悉允行。张格尔既诛，加太子太保，赐紫纁、双眼花翎，绘像紫光阁，列功臣之末。

浩罕匿张格尔妻孥，诈使人投书伺隙。那彦成禁不使与内

地交接，绝其贸易。九年，使人出卡搜求逆属，上虑其邀功生事，召还京，仍回直隶总督任。未及两岁，西陲复不靖。论者谓那彦成驱内地安集延，没赏产、绝贸易所致。十一年，诏斥误国肇衅，褫职。十三年，卒，宣宗追念平教匪功，赐尚书衔，依例赐恤，谥文毅。

那彦成遇事有为，工文翰，好士，虽屡起屡蹶，中外想望风采。子容安、容照。

容安，廕户部主事，袭子爵。历侍卫、副都统。从长龄征回疆有功，历伊犁参赞大臣。乱事再起，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，抵阿克苏，迁延不进。由和阗绕道，又分兵乌什，致喀、英二城围久不解。褫职逮治，谏大辟。寻以二城未失，从宽改监候，罚缴和阗军需，贷死戍吉林。父丧，释还。数年卒。

容照，以大臣子予侍卫。累擢内阁学士。亦从征回疆，随父治善后。擢理藩院侍郎。容安既获罪，袭子爵。继因那彦成被谴，同褫职。起，历马兰镇总兵。治狱失入，复褫爵职。以侍卫从扬威将军奕经防广东。充库伦办事大臣，复为马兰镇总兵。咸丰中，从尚书恩华剿捻匪有功，加副都统衔。以疾回京，卒，赐血卮。孙鄂素，袭爵。

玉麟，字子振，哈达纳喇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乾隆六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嘉庆初，三迁为祭酒。历詹事、内阁学士。纂修实录久，特诏充总纂，奏事列名总裁后。入直上书房。历礼部、吏部侍郎，典会试。奉使鞫安徽寿州狱，及湖北官银匠侵亏钱粮事，大吏并被严谴。后历赴湖南、江西、直隶、河南按事，时称公正。十二年，督安徽学政，调江苏。十六年，兼右翼总兵。坐吏部铨序有误，夺职。未几，授内阁学士，兼护军统领、左翼总兵，迁户部侍郎。十八年八月，车驾自热河回蹕，迎至白涧，先还京。会林清逆党犯禁门，率所部

击捕；坐门禁懈弛，褫职。十九年，予三等待卫，赴叶尔羌办事。二十二年，加副都统衔，充驻藏大臣。历左翼总兵、镶白旗汉军副都统，迁左都御史，礼部、吏部、兵部尚书。

道光四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六年，回疆乱起，西四城皆陷。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独能固守却贼，先由玉麟论荐，诏特嘉之，赐花翎。七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充上书房总师傅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，回疆既定，晋太子太保，绘像紫光阁。

上方廩顾西陲，以玉麟悉边务，九年，特命出为伊犁将军。疏言：“浩罕将作不靖，请缓南路换防。阿坦台、汰劣克屡请投顺，包藏祸心，添巡边兵以备御。伊萨克忠勇能事，责令乘机谋之。近夷布呼等爱曼恭顺，重赏以固其心，则卡外动静俱悉。”诏如议行，并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为之备。札隆阿误信汰劣克等，不之疑也。十年秋，安集延果引浩罕内犯，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出御，遇伏陷殁。札隆阿将弃城退守阿克苏，玉麟急疏闻，请责长清等速筹粮储，哈丰阿速进攻，发伊犁兵四千五百名，令容安率之赴援。容安至阿克苏，与长清议，中途有朵兰回子梗阻，令哈丰阿、孝顺岱由和阗草地进兵。玉麟疏劾曰：“喀、英两城被困两月，贼势尚单，易於援剿，由大路直赴叶尔羌，二城之围自解。迂道和阗，须一月方至，贼势渐厚，哈丰阿军未必得力。阿克苏现集兵不下万人，仅以三千人绕路进发，留兵坐糜饷粮，实属非计。札催十数次，该大臣等始以粮运迁延，后又称蒙兵、民遣皆不足恃。计程裹粮二十日足用，后路转运已源源而来。前年克复四城，民遣得力，浑巴什河之捷，土尔扈特出力较多。近日璧昌以少胜众，岂沿边零匪转不能就地歼除？请将长清等严行申饬。”上韪其言，仍促哈丰阿进兵。及长龄督杨芳、胡超等大兵至喀、英二城，贼已远遁。玉麟疏言：“贼势涣散，现调官兵不止四

万，月需粮万五千石，运费十馀万两。请停止续调四川、陕、甘兵，并饬回疆各城采买粮饷，较之戈壁转输，节省不止倍蓰。“从之。

初张格尔之就擒也，回子郡王衔贝子伊萨克实诱致，诸夷忌之，乱起，兵民谋劫掠，事泄，诛首犯，逐流民。怨者謠言伊萨克通贼，遂围劫其家，并杀避乱回众二百馀人。札隆阿不能制，反附和劾囚之。玉麟以伊萨克身膺王封，助乱得不偿失，子孙在阿克苏，家业在库车，岂无顾虑？疏陈其可疑，命偕长龄会鞫，得札隆阿惧罪欲杀之以掩迹，及委员章京等捏奏迎合诬证状，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，复伊萨克爵职，回众大服。

时诸臣议回疆事宜，玉麟上疏曰：“阅固原提督杨芳添兵招佃奏稿，称四川总督鄂山有请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议。伏思回疆自入版图，设官驻兵，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，南八城为西陲保障，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、番子部落，皆赖以巩固。若西四城不设官兵，仅令回人守土，诚恐回性无恆，又最畏布鲁特强横，转瞬即为外夷所有，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。其迤东之库车、喀喇沙尔、吐鲁番、哈密等城，必至渐不安堵。以形势论，唇亡则齿寒；以地利论，喀什噶尔、叶尔羌、和阗三处为回疆殷实之区。舍沃壤而守瘠土，是藉寇兵而资盗粮也。杨芳所谓守善於弃，实不易之论。至请将喀什噶尔参赞移迁阿克苏，殊非善计。该处幅员狭隘，不足为重镇。且距喀城二千里，有鞭长不及之患。其所陈招佃通商各条，则为治边良法，请用之。”於是诏发长龄密陈十条及中外奏议，交玉麟悉心筹画。十一年，偕长龄会疏，上定以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，暨善后诸政，具详长龄传。十二年，事定，回伊犁，调剂番戍官兵以均劳逸。惠远城南濒河，定岁修之例；以待种之地租给回民，收租充兵食，并为赡孤寡备差操诸用。拓敬业官学学舍，创建

文庙。宣宗特颁扁额以重其事，边徼士风渐蒸蒸焉。十三年，命回京，以特依顺保代之。行至陕西，卒於途次。上闻震悼，优诏赐恤，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。枢至京，亲临赐奠，谥文恭。伊犁请祠祀，允之。

特依顺保，钮祜禄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由吉林前锋长从征廓尔喀，有功。嘉庆中，从长龄剿教匪，屡破高天升、马学礼，赐号安成额巴图鲁。累擢甘肃西宁镇总兵。十八年，从那彦成讨滑县教匪，力战，数破贼，克司寨，歼首逆李文成，克滑县，执贼渠，予云骑尉世职。移剿陕西三才峡匪。事平，擢黑龙江将军。调乌里雅苏台将军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、叶尔羌办事大臣。召授正白旗蒙古都统。张格尔之乱，命赴阿克苏。寻署甘肃提督，兼西宁办事大臣。历绥远城、黑龙江、宁夏、西安将军。调伊犁，承玉麟之后，休息边氓，抚驭夷部。巴尔楚克诸地屯田渐兴，酌撤防兵。在任五年，边疆无事。道光十八年，入觐，诏嘉其治边措施悉当，加太子太保，授内大臣，留京供职。寻授领侍卫内大臣。二十年，病，请解职。未几，卒，赐恤如例。

论曰：回疆之役，削平易而善后难。长龄持重於始，老成之谋。那彦成力祛积弊，善矣，而操切肇衅，未竟厥功。玉麟以枢臣自请治边，补救绸缪，西陲乃得乂安无事。紫阁铭勋，盖非幸已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五

杨芳 胡超 齐慎 郭继昌 段永福 武隆阿 哈琅阿  
巴哈布 长清 达凌阿 哈丰阿 庆祥 舒尔哈善  
乌凌阿 穆克登布 多隆武 璧昌 恆敬

杨芳，字诚斋，贵州松桃人。少有幹略，读书通大义。应试不售，入伍，充书识。杨遇春一见奇之，荐补把总。从征苗疆，战辄摧锋。洊擢台拱营守备。

嘉庆二年，从额勒登保剿教匪，败张汉潮於南漳，赐花翎。转战川、陕，常充侦骑，深入得贼情地势，额勒登保连破剧寇，赖其乡导之力。四年，歼冷天禄於人头堰。大军追馀贼，芳以九骑前行，至石笋河，见贼数千争渡，后逼陡崖，左右无路，芳遣二骑回报，自将七骑大呼驰下，贼惊溃，陷浅洲中，其先渡者无由回救。五舟离岸，群贼蚁附，舟重，每发一矢覆一舟，五发五覆。俄，杨遇春、穆克登布至，浮马渡，追击贼尽，军中称为奇捷。连擢平远营都司、下江营游击、两广督标参将。

五年，杨开甲、张天伦趋雒南，芳以千骑扼东路，绕出贼前。贼折而西，黎明追及，见马迹中积水犹潢，急驰之。甫转山湾，见贼拥塞平川，芳率数十骑冲突，后骑至，乘势蹂躪，贼仓卒奔溃，擒斩无算。赐号诚勇巴图鲁，擢广西新泰协副将。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，连败之成县、阶州。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，旁入老林，冒雨追击，及之於磨刀石，手刃十馀贼，伤足坠马，徒步杀贼，复伤臂，射伤伍怀志，大军乘之，大破

贼众。仁宗闻而嘉之，诏问伤状。六年，冉学胜趋甘肃，偕札克塔尔要击於固原，贼反奔，芳轻骑摧其后队，又败之於汉江南岸，贼由平利走洵阳。时张天伦踞高唐岭，芳破之，馀贼与学胜合，东出杨柏坡，芳先至，设伏败之，而李彬、苟文明、高见奇、姚馨佐合窜平利。彬走南江，天伦随之，见奇、馨佐入宁羌。额勒登保自追之，嘱芳以南江之贼，击天伦，擒其党张良祖、马德清、刘奇；复破见奇、馨佐於桂门关，追及黑河沟，擒其党辛斗；擢陕西宁陕镇总兵。又败李彬於太平，贼弃老弱逸，获彬妻及其悍党冉天璜。七年，苟文明犯宁陕，其党刘永受、宋应伏分布秦岭北。芳由五郎口进，歼应伏之众过半，永受遁，为寨民所杀，文明寻亦授首。额勒登保入楚，檄芳剿陕境馀匪，先后擒郭士嘉、苟文学等，贼党溃散。

八年，总督惠龄檄芳还剿南山贼，芳由洵阳坝深入，冒雨扞崖攀葛，猕薙无遗，遂大搜秦岭南北，陕西贼垂尽。忽有李彪者，自太白山突出，合苟文润扰洋县。芳截剿勿及，坐夺翎顶。贼逼川境，德楞泰至，令芳归防山内。苟文明馀党自竹谿窜陕，芳严守汉江，却之，复翎顶。是年秋，三省悉平，凯撤诸军。

宁陕镇标皆选乡勇精锐充伍，凡五千人，号新兵，芳驭之素宽。十一年，芳代杨遇春署固原提督，去镇，副将杨之震摄。以包穀充粮，又盐米银未时给，众鼓噪，营卒陈达顺、陈先伦遂倡乱，戕之震，其党蒲大芳护芳家属出而复从贼。芳闻变，驰赴石泉，诏德楞泰率杨遇春等讨之。秋，贼大掠洋县、留坝，胁众盈万，推大芳为魁。攻孝义，窥子午谷，围鄠县急。芳驰救，鏖战终夜，伤臂。旦日，贼辨为芳，自引去。遇春督诸军战於方柴关，不利。芳与遇春计，贼尚感旧恩，可劝谕，单骑入贼，晓以顺逆利害，犹倔强，与语数年共生死情，声泪俱下，

众感泣原降，遂宿贼垒。大芳缚达顺、先伦以献；复率大芳追斩不听命者硃贵等数百人，乃定。德楞泰疏请降兵归伍，被谴责，大芳等二百余人免死戍伊犁。芳坐驭兵姑息，亦褫职遣戍。明年，释还，以守备、千总用。十五年，授广东右翼镇总兵，调陕西西安镇。母忧，去官。

十八年，服阕，入都，至河南，会教匪李文成踞滑县，总统那彦成留之剿贼，授河北镇总兵。偕杨遇春克道口，进薄滑县。巡抚高杞有兵六千，与总统不协，战不力，芳说杞，尽领其众。文成走踞辉县司寨，偕特依顺保追击之，贼死斗，芳手刃退卒，大捷，以火攻破碉楼，文成自焚死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大兵隧地攻滑城，贼多方御之，历四十日不得下。芳复於西南隅穿穴深入，九日而成。地雷发，城圯，殄贼二万馀。蕝功优叙，调西安镇。移师剿平三才峡匪，复勇号，调汉中镇。二十年，擢甘肃提督。

道光初，历直隶、湖南、固原提督。六年，回疆军事急，芳自请从征，许之。十月，会军阿克苏。柯尔坪为要冲，芳先进，一鼓破之，焚回庄，斩贼酋伊瞞及安集延伪帅约勒达什，大军无阻。七年二月，偕参赞杨遇春、武隆阿进师，三战皆捷，抵喀什噶尔浑河北，合击大破之，遂复其城；率兵六千趋和阗，三月，战於毗拉满，分军绕贼后夹击，擒贼酋噶尔勒，复和阗：加骑都尉世职，授乾清门侍卫。张格尔已遁，命杨遇春偕芳出卡掩捕，芳军阿赖，檄诸夷部缚献。芳言贼遁愈远，道险饷艰，诸夷贪赏妄报不足信，至秋，诏班师。会芳追博巴克之众，入险遇伏，数战始拔全军出，协领都凌阿死之。遇春先入关，芳代为参赞，遣黑回用间言大兵全退。张格尔俟岁将除，率五百骑来袭，中途觉而反奔。芳急驰一昼夜，追及於喀尔铁盖山，歼其从骑殆尽。馀贼拥张格尔登山，弃骑走，芳率胡超、段永

福等擒之，锡封三等果勇侯，赐紫纁、双眼花翎，晋御前侍卫，赐其子承注举人。张格尔械京伏诛，加太子太保。九年，入觐，晋二等侯，加太子少傅。十年，浩罕、安集延复扰喀什噶尔、叶尔羌等城，偕长龄往剿，仍为参赞。兵至，贼已遁。疏言移城屯田事，下长龄等议行。寻回镇。

十三年，四川清溪、越嵩、瓘边诸夷叛，提督桂涵卒於军，以芳代之。至则清溪、越嵩皆平，进攻瓘边贼巢，斩其酋，十二姓熟夷皆降，山内倮夷亦就抚。与按察使花杰筹治善后，晋一等侯。逾年，诸夷复时出扰，降二等侯，褫御前侍卫，以甘肃总兵候补。引疾归。十六年，起为湖南镇篆总兵，抚定变兵。历广西、湖南提督。

二十年，海疆事起，定海既陷，琦善赴广东议抚，英吉利要挟，攻夺砲台。二十一年春，命奕山为靖逆将军，芳及隆文为参赞，率师防剿。奕山等不知兵，惟倚芳。先至广州，英兵入犯虎门、乌涌，提督关天培战死。敌兵逼省城，严备守御。芳见兵不可恃，而洋商久停贸易，亦原休战，美利坚商人居间，请通商，诏不许；又偕巡抚怡良疏请准港脚商船贸易，诏斥有意阻挠，怠慢军心，严议夺职，改留任。奕山至，战亦不利。四月，英舰退，收复砲台，奕山等遂请班师。芳以老病乞解职，温谕慰之，命回湖南本任。二十三年，许致仕，在籍食全俸。二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诏念前劳，赐金治丧，依例赐恤，予其诸孙官有差，谥勤勇。子承注先卒，孙恩科袭侯爵。

芳自剿三省教匪，勋名亚於杨遇春。至回疆之役，以生擒首逆，先封侯，绘像紫光阁，论功超列遇春上。汉臣同列者凡九人：署固原提督胡超，贵州提督余步云，直隶提督齐慎，安徽寿春镇总兵郭继昌，陕西西固营都司段永福，陕西马兵升甘肃宁远堡守备杨发，陕西马兵升抚标左营守备田大武。发、大

武并从擒张格尔，以伍卒跻列，异数也。

胡超，四川长寿人。初读书应试不售，入伍，从征苗疆有功。嘉庆中，川、楚、陕教匪起，率乡勇转战，屡歼悍贼，以勇健名。累擢都司，坐事夺职。入都，考充国史馆供事。十八年，林清逆党犯禁城，手杀数贼，大学士勒保荐赴河南军营。从杨遇春剿贼，单骑入贼垒，与数十贼搏战，歼其二，搴旗而出；又败贼於中市，率劲骑前驱，克道口，复原官。克滑城，擒贼首，上功居最。十九年，从遇春平三才峡匪，殪贼目麻大旗、刘二，擒龚贵等，赐号劲勇巴图鲁。累擢陕西循化营参将。

道光元年，从征叛番，战博洛托亥、乌兰哈达皆捷，夜袭冻雪岭贼帐，擢甘肃永昌协副将，驻防西宁。六年，回疆事起，杨遇春檄赴军。从杨芳攻柯尔坪，先破贼於和色尔湖，次日攻北庄，持矛步战，杀贼过半，阵斩贼首伊瞒，加总兵衔。七年，连战皆捷，抵浑河，贼夜来袭，击败之，遂渡河薄贼垒，贼大溃。四城既复，追和闾逸贼，出卡至玛杂败之，截击於新地沟，尽歼其众，擢四川重庆镇总兵。是年冬，追张格尔至喀尔铁盖山，舍骑步躡山巅，张格尔穷蹙欲自刭，超与段永福夺其刀，生缚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授乾清门侍卫。与功臣宴，御制赞有“雄勇超群，名实克称”之褒。历署古北口、固原提督，授甘肃提督。

十年，浩、安集延复犯边，超率兵四千驰剿，至英吉沙尔，贼已遁，遂解喀什噶尔围。分兵追萨汉庄窜匪，俘戮殆尽。凯旋，调固原提督。十六年，入觐，命在御前行走。二十一年，命率兵二千赴山海关驻防。寻以浙江海防急，授参赞大臣赴援，未行，留防天津。从郡王僧格林沁视直隶、山东海口防务，逾年撤防归伍。寻调甘肃提督。二十六年，以西宁番叛，调援不力，褫职，仍留骑都尉。乞病归，食半俸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齐慎，河南新野人。以武生率乡团击教匪。入伍，隶庆成部下，转战三省，以勇闻。比教匪平，洊擢至陕安镇右营游击，杨遇春甚器之。嘉庆十八年，滑县乱，檄慎从征。贼踞道口，遇春初至，直前搏战，慎从之，贼气夺，入巢。明日，慎独破贼於卫河西岸。贼掠中市，率骑断其归路，夹击，毁浮桥，遂克道口，破桃源集援贼。进薄滑县，驻营未定，贼万馀由西北门出来犯，力战，相持竟夜；迟明，城贼二千馀复出，慎跃马冲贼阵中断，乃大溃。又破贼新乡牛市，首逆李文成走踞司寨，慎由淇县大庙山右进，鏖战白土冈，会攻司寨，克之。自道口至此凡十三战，叙功最，赐号健勇巴图鲁。克滑城，先登受伤，擢副将；遂从遇春平三才峡匪，授神木协副将。历西安、陕安两镇总兵。

道光元年，擢甘肃提督。二年，西宁插帐番扰河北，慎率本标兵迭战於乌兰哈达、哈锡山、落它滩，擒斩数百，番众乞降，放还河南。诏褒奖，被珍赉。六年，从征回疆，长龄令充翼长，驻守阿克苏。父丧，留军。特奇里克爱曼布鲁特助逆扰乌什，慎战屡捷，擒其酋库图鲁克。七年，出哈兰德卡伦，驻倭胡素鲁，遏贼内犯。事平，调古北口提督，改号强谦巴图鲁。十二年，病归。起授甘肃提督，调四川。十七年，平雷波叛夷，调云南，复调四川。

二十一年，命率川兵五百赴广东参赞靖逆将军奕山军务，守佛山镇。杨芳病，移守省城，会罢战。二十二年，赴湖北剿崇阳乱民，未至已定，命赴浙江会办扬威将军奕经军务，驻上虞，扼曹娥江。移防江苏镇江。英兵来犯，力战却敌。城卒陷，退守新丰。奕山、奕经先后被谴，慎夺职留任，回四川。二十四年，出闕伍，卒於马边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勇毅。

郭继昌，直隶正定人。以行伍从庆成剿教匪於襄阳，继从

恆瑞入川，击罗其清、冉文俦等於龙凤坪，歼冉文富於马鞍山，功皆最。又赴陕、甘剿张汉潮，擢龙固营都司。累迁陕西宜君营参将。道光元年，赴喀什噶尔换防，授定边协副将，调安西协。六年，换防叶尔羌，抵阿克苏，值乱起，驻守托什罕，击败渡河贼。协领都伦布被围，继昌兵少不能救，借调额尔古伦骑队三百，夜率驰往，突贼营，歼其酋库尔班素皮，追及河上，擒斩千馀，擢总兵，赐号幹勇巴图鲁。七年，从大军战大河拐，夜袭贼营，破之。从复喀什噶尔城，追贼至塔里克达坡，分兵绕山后狙击，贼惊溃，授寿春镇总兵。调陕西延榆绥镇。十年，再赴喀什噶尔剿馀孽，还署固原提督。十七年，调广东陆路提督。泊海防急，往来广、惠间筹守御。二十一年，以劳卒。

段永福，陕西长安人，原籍四川。以乡勇从征教匪，积功至千总。嘉庆十八年，滑县教匪起，从杨遇春转战直隶、河南，克道口、司寨，复滑县，皆有功。复从遇春剿陕西郿县贼，率骑兵追至柏杨岭，歼贼目麻大旗、刘二於阵。累擢甘肃张义营都司。道光七年，从杨芳征回疆，洋阿尔巴特、沙布都尔、阿瓦巴特三战皆力，赐号利勇巴图鲁。张格尔就擒於喀尔铁盖山，永福从胡超步上山岭，直前夺其刀，手缚之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擢参将，历甘肃永固协副将，陕西宁夏镇总兵，调贵州安义镇。二十年，命赴广东防海，英吉利兵舰初至，永福扼虎门，砲击退之。二十二年，命赴浙江佐扬威将军奕经军，宁波、镇海已陷，令永福分路往攻，漏师期，他路先挫，永福师不得进，遂无功。擢广西提督，未赴，调浙江。未几，卒，谥勇毅。

武隆阿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提督七十五子。嘉庆初，以健锐营前锋从征湖北教匪，后随父剿贼四川，功多，累擢副都统。七十五以病去，武隆阿代领所部留川，为勒保所忌，父丧，乃还京。十年，授广东潮州镇总兵。时海盗充斥，仁宗

以武隆阿勇敢，故使治之。既而总督那彦成招降盗首李崇玉，予四品衔守备劄，而以武隆阿捕获闻。事觉，坐降二等侍卫，赴台湾军营效力。十一年，偕王得禄等击蔡牵於鹿耳门，败之，迁头等侍卫，授台湾镇总兵。二十五年，母忧，回旗。寻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道光元年，疏陈八旗生计，请以绿营兵半为旗额，由驻防子弟挑补，诏斥紊言乱政，降二等侍卫，调西宁办事大臣。三年，召还，授内阁学士。出为直隶提督，授江西巡抚，调山东。

六年，台湾奸民张丙作乱，诏武隆阿往督师，未行而回疆乱急，授钦差大臣，与杨遇春同参赞扬威将军长龄军务，率吉林、黑龙江骑兵三千出关。七年二月，战於洋阿尔巴特，武隆阿将右军，扼其前，贼败走，追至排子巴特，又败之，进克沙布都尔回庄，乘胜至浑水河，悍贼数千来援，迎击破之，斩其酋色提巴尔第等。进次阿瓦巴特，贼伏精锐以待，遣羸师挑战，佯败，武隆阿整队进，以连环枪聚击，别遣藤牌军由山谷间道冲出，贼马惊却走，伏贼自林中出，不复成列，纵击之，殪贼万馀，斩其酋阿瓦子迈玛底、那尔巴特阿浑等。捷闻，加太子少保。贼垒踞浑河南岸，列大砲山穴，死守以拒，武隆阿军至不得进。日暮，偕杨遇春乘风潜渡上游袭贼后，贼数进数退，卒不支，始溃走，遂复喀什噶尔城。

张格尔闻败先遁，诏斥将军、参赞不能生致首逆，并被谴，夺武隆阿宫衔，责擒张格尔以自赎。武隆阿病留喀城，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诏询善后方略，长龄请以逆裔阿布都哈里管西四城回部事。武隆阿亦疏言：“留兵少则不敷战守，留兵多则难继度支。前此大兵进剿，幸克捷迅速，奸谋始息。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，处处受敌，地不足守，人不足臣，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。与其糜有用兵饷於无用之地，不如归并

东四城，省兵费之半，即可巩如金瓯，似无需更守此漏卮。”诏切责其附和长龄。会谍报张格尔潜居达尔瓦，武隆阿率师往击之，侍卫色克精阿等歿於阵，上愈怒，议革职，从宽留任。寻以病亟请解职，允之，命在喀城调理，病愈仍署原官。八年，张格尔就擒，免前后吏议。寻实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奏招抚归顺部落额提格讷布鲁特，安置依劣克达坂地。诏以“受降易，安抚难”勉之。召回京。

九年，陕、甘兵凯撤，给盐粮银依内地防军旧例，军士意不满，譁噪。那彦成疏言：“武隆阿战阵勇敢，而多疑少断，未洽人心。陕军器争，实其意存节省、拘泥成例所致，虑不胜参赞任。”及至京召对，语复掩饰，降头等侍卫。寻充和阗办事大臣。十年，召还。逾年，卒。

武隆阿回疆战功与二杨相埒，以言弃地获谴，未膺优赏。宣宗念前劳，仍列功臣，绘像紫光阁。八旗诸将同列者：都统威勇侯哈琅阿，护军统领阿勒罕保，库尔乌苏领队大臣副都统巴哈布，副都统苏清阿，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长清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达凌阿，察哈尔都统安福，头等侍卫巴清德，吉林副都统吉勒通阿，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统衔额尔古伦，头等侍卫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德勒格尔桑，头等侍卫华山泰，宁夏副都统伊勒通阿，吉林协领寿昌，黑龙江协领鄂尔克彦、全凌阿，黑龙江总管副都统衔舒凌阿，伊犁察哈尔总管乌齐拉尔，三等侍卫得胜额，吉林佐领乌凌额、德成额，黑龙江佐领占布、阿勒吉讷，伊犁锡伯佐领德克精阿，伊犁索伦副总管哈丹保，伊犁锡伯马甲防御衔骁骑校讷松阿、舒兴阿，而回子郡王伊萨克亦与焉。

哈琅阿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世袭云骑尉为伯父额勒登保嗣，袭一等威勇侯，授头等侍卫、乾清门行走。嘉庆

十八年，从剿滑县教匪有功，赐号继勇巴图鲁。二十一年，晋御前侍卫，兼副都统、武备院卿，历护军前锋统领。

道光六年，从长龄赴回疆，充领队大臣，将骑兵。连战洋阿尔巴特、沙布都尔、阿瓦巴特，擒安集延头目阿瓦子迈玛底等，复喀什噶尔，擒逆属及从逆伯克阿布都拉、安集延头目推立汗。从杨芳破玉努斯於毗拉满，复和阗，擢镶红旗蒙古都统。八年，槛送张格尔至京，献俘阙下，礼成，赐蟒袍、大缎。十年，喀什噶尔复被围，授参赞大臣，从长龄视师，至则贼已遁，命偕杨芳察各城战守及回众助逆者，捕诛百余人，被胁免罪，奖赏有功，并如议行。留回疆驻守，训练屯兵。十二年，浩罕遣使进表，送还所掠回民，率贸易人进卡，哈琅阿受之，宣示通商免税恩诏，赐予筵宴，事毕还京。

台湾匪起，授参赞大臣，偕将军瑚松额往剿，未至，事平，旋师。十五年，命赴山、陕阅兵，擢领侍卫内大臣。寻以阅兵不慎，降二等侍卫。累迁都统。二十一年，海疆戒严，驻防山海关，复授参赞大臣，偕奕经赴浙江防剿。未几，仍回山海关防守。和议成，回京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二十五年，以病请解职，食侯爵全俸。二十九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刚恪。子那铭，孙荣全，袭爵。荣全官至副都统，自有传。

巴哈布，伍弥特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以健锐营前锋、蓝翎长从征教匪，又赴台湾剿贼，累迁前锋参领。以克滑县功，授右翼翼长，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。道光五年，出为哈喇沙尔办事大臣。六年，率土尔扈特、和硕特、蒙古兵援阿克苏，贼潜渡浑巴什河犯阿城，迎击，歼其渠库尔班素皮，被优叙。偕提督达凌阿援乌什，败贼於沙坡树窝。寻撤蒙古兵，自请留军前。七年，和阗回众缚贼酋乞降，往抚之。洋阿尔巴特之战，偕哈琅阿率劲骑进击，所向披靡。沙布都尔、阿瓦巴特连战皆力，

署叶尔羌帮办大臣。凯旋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九年，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。十二年，召还京。寻擢江宁将军，治军有声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优恤，谥勤勇。

长清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内大臣策楞孙，副都统特成额子也。以廕生入贡，铨授兵部主事。累迁郎中。嘉庆二十四年，出为广西左江道。母忧去官。仍为兵部郎中。道光五年，加副都统衔，充阿克苏办事大臣。六年，张格尔入寇，西四城相继陷。长清截留各城换防，又发铜厂钱局官兵，扼浑巴什河。参将王鸿仪战歿於都齐特，贼纠众五六千自叶尔羌来犯，屡扑渡，皆击退。踞城百馀里，波斯图拉、哈尔塔两地多朵兰回庄，附逆抗拒，分兵进剿。贼复由托什罕渡河，逼城二十里，长清令数十骑驰骋扬尘，鼓噪东来，贼疑大军至，退走河南。乃进军，渡河结营，贼来攻，连败之，擒斩千馀，贼始不敢窥河北。阿克苏城小，扩关厢，开壕筑垒为外郭，民、回安堵。遣兵五百助守乌什为犄角，东四城恃以无恐。宣宗初虑长清未谙军事，命特依顺保往领其职而长清副之，犹未至，至是诏嘉长清防剿深合机宜，赐花翎，予优叙，遂寢前命。大军进讨，满、汉兵三万数千皆集阿克苏，长清置局供支运输，铸钱增驿，规画甚备，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，仍留任。七年，四城复，诏：“长清於大军未到，力捍孤城，厥功甚伟，予云骑尉世职，擢其子富春为主事。”八年，疏言：“长龄议於阿克苏添兵一千，柯尔坪添兵五百。柯尔坪距阿城三百里，回众数万，兵少无益，请归并阿克苏，练成劲旅，可以总治两路所属。乃塔尔达巴罕及阿尔通霍什皆有小路可通伊犁，请并封禁。”从之。张格尔就擒，械送至京。予优叙。

十年，喀什噶尔诸城复告警，容安率伊犁兵赴援，命至阿克苏与长清会商进兵。疏请分兵和阗、乌什，待哈丰阿、胡超

两路兵至进剿，诏斥容安畏葸，长清井下严议。寻原之，降二等侍卫，仍留任。十二年，加提督衔，充叶尔羌办事大臣，馭夷开屯，措施并称职。十四年，授乌鲁木齐都统。逾年，召回京。寻授福州将军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七年，卒，晋太子太傅，赐金治丧，谥勤毅。

达凌阿，佟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以健锐营前锋从永保剿湖北教匪，继随杨遇春战川、陕，数有功。累擢静宁协副将，署西安镇总兵。三才峡匪起，率兵四百御之涝峪、八里坪，大败其众。追尤九馀党至黑水峪，攻克之，又败之傅家河；击万五於辛峪口，连败之，万五率残卒遁，寻就擒：加总兵衔，擢巴里坤总兵，调西安镇。

道光二年，擢乌鲁木齐提督。六年，率兵四千援阿克苏，军次库车，遣锡伯兵扼柯尔坪，分守库车、乌什。九月，与贼夹浑巴什河而军，持数日，贼分走乌什，偕巴哈布迎击，败之於阿拉尔，追至沙坡树窝，破伏贼。其自托什罕渡河者，方围协领都伦布营，遏副将郭继昌援路。达凌阿还军驰救，奋击败之，贼争渡，死者相藉，河水为之不流。迨长龄至，河北已无贼，被优叙。七年，从大军三战复喀城，驻守叶尔羌，署办事大臣，予云骑尉世职。是年秋，闻边警，调防乌什，张格尔就擒，回本镇。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、西安将军。十年，卒，优恤，谥武壮。

哈丰阿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嘉庆初，以健锐营前锋从剿襄阳教匪，转战川、陕，累迁前锋侍卫。搜捕南山馀匪甚力，事平，授贵州定广协副将。擢威宁镇总兵，历浙江处州，陕甘凉州、汉中诸镇。道光八年，擢乌鲁木齐提督。十年，回疆复警，命驰赴阿克苏，偕长清防剿。十一月，进攻叶尔羌贼营，贼溃，潜伏哈拉布扎什军台，分道要击，破之。进围黑色

尔，擒其酋巴拉特，乘胜至英吉沙尔，喀什噶尔围亦解，予云骑尉世职，赐号进勇巴图鲁。初诏哈丰阿倍道驰援叶尔羌，听容安计，绕道和阗，失期，议夺职，原之，责偿军费十之二，仍留任。

擢广州将军。疏请铸巨砲百，选精锐五百人，严守望以重海防。十四年，英吉利兵船二，号称护商，入广州海口，纵砲击之。船停黄埔，调兵建闸，制其出入，英酋谢罪，事乃解。调黑龙江将军，举发御前大臣高克鼐嘱托私书，诏奖其持正，授内大臣，加太子少保。请添练马队，增置官吏，补助布特哈生计，并允行。调西安将军。二十年，卒，谥恇勤。

庆祥，图博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大学士保守子。授蓝翎侍卫。嘉庆十三年，袭三等公爵，授散秩大臣、镶白旗蒙古副都统，兼正蓝旗护军参领。寻授理藩院侍郎，调工部。十八年，率京营兵从那彦成剿滑县教匪，凯旋，擢正黄旗汉军都统，历热河、乌鲁木齐都统。二十五年，授伊犁将军。八月，逆回张格尔扰喀什噶尔，官军剿捕，乃引去。参赞大臣斌静以闻，不言衅由，宣宗疑之，命庆祥往勘，得斌静纵容家奴凌辱伯克、交通奸利状，褫逮论罪。疏陈善后六事，又密请羁縻浩罕部落，许遣使入觐，以安夷心，诏俞之。

道光五年夏，张格尔复扰边，内地回户多与通。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塞掩之，不遇，即纵杀游牧布鲁特而还。其酋汰列克迫覆官军於山谷，贼遂猖獗，褫参赞大臣永芹职，命庆祥代之。庆祥至，误信奸回阿布都拉，反为贼耳目。六年夏，张格尔遣其党赫尔巴什潜赴绰勒萨雅克爱曼，纠合夷众，复令奇比勒迪至巴雅尔开渠占地，遣兵擒斩之。张格尔率众五百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，拜其先和卓木之墓，回人所谓“玛杂”也。庆祥令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及领队大臣乌凌阿往剿，夜雷雨，张

格尔溃围走，白帽回众纷起应之。张格尔复由大河沿合众数万进犯喀城，庆祥尽调各营卡兵为三营，令乌凌阿、穆克登布分率之，迎战，先后没於阵。先是张格尔求助於浩罕，约四城破，分所掠，且割喀城以报。及见官军无援，悔欲背约，浩罕酋怒，自以所部攻城未下，寻引去；张格尔追击之，收其降众数千，遂益强。八月，围喀城凡七十日，城陷，庆祥自经死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晋封一等公，兼云骑尉世职，以子文輝嗣，谥壮直，祀昭忠祠。逾年，回疆平，诏於喀什噶尔建昭忠祠祀之，舒尔哈善、乌凌阿、穆克登布俱从祀，御制悯忠诗勒诸石。八年，张格尔伏诛，命其子文輝看视行刑，摘心於墓前致祭。

舒尔哈善，葛哲勒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以骁骑校从征川、陕教匪有功，予巴图鲁勇号。累擢布特哈乌拉协领。克滑县，加副都统衔。坐事褫职。道光初，予三等侍卫，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。六年，张格尔入犯，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。与贼战，身先士卒，受枪伤，仍麾兵前进，杀数百人。城陷，被戕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乌凌阿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由前锋从征教匪，累擢头等侍卫。道光三年，授伊犁领队大臣、正红旗蒙古副都统。六年，贼逼喀城，庆祥檄令回援，遇贼於浑河，力战至晡，没於阵。赠都统衔，谥壮武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穆克登布，季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伊犁驻防。由委前锋校累擢协领。道光元年，庆祥密令诱捕张格尔於托云山内，获其党蒙达拉克等，予议叙。二年，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，调伊犁。五年，率兵至喀什噶尔，驻防图舒克塔什卡伦。张格尔犯喀城，撤兵回战於七里河，死之。赠都统衔，谥壮节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多隆武，乌素尔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由笔帖式补骁骑校，

累擢协领。道光四年，加副都统衔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。六年，喀什噶尔被围急，遣兵赴援。贼由阿色尔布依岳坡尔湖而南，分兵防御。奸回阿布都拉等潜通贼，多隆武尽诛之。喀、英两城相继陷，贼趋叶尔羌，参将吴亨佑扼单板桥，战歿；遂由黑子铺入，防师尽燬，回兵半为贼胁。伊犁道梗不能救，叶城乃陷，多隆武死之。依都统例赐恤，於叶尔羌建专祠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叶尔羌办事大臣印登、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苏伦保、和闐领队大臣奕湄、帮办大臣桂斌同殉难，追论死事诸臣，并赠恤有差，惟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坐滥杀陷师，夺其恤典。

壁昌，字东垣，额勒德特氏，蒙古镶黄旗人，尚书和瑛子。由工部笔帖式銓选河南阳武知县，改直隶枣强，擢大名知府。道光七年，从那彦成赴回疆，佐理善后。壁昌有吏才，以父久官西陲，熟谙情势，事多倚办。九年，擢头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办事大臣。壁昌至官，於奏定事宜复有变通，清出私垦地亩新粮万九千馀石，改徵折色，拨补阿克苏、乌什、喀喇沙尔俸饷，馀留叶城充经费，以存仓二万石定为额贮，岁出陈易新，於是仓库两益。叶尔羌喀拉布札什军台西至英吉沙尔察木伦军台，中隔戈壁百数十里，相地改驿，於黑色热巴特增建军台，开渠水，种苜蓿，士马大便。所属塔塔尔及和沙瓦特两地新垦荒田，皆回户承种，奏免第一年田赋，以恤穷氓。新建汉城，始与回城隔别，百货辐辏，倍於往时。以回城官房易新城南门外旷土，葺屋设肆，商民便之。访问疾苦，联络汉、回，人心益定。

十年八月，浩罕纠诸部寇边，围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两城，遂犯叶尔羌。容安率援师迁延不至，壁昌抚谕回酋，同心守御，分扼科热巴特、亮噶尔诸要隘。贼万馀扑城，迎战於东门外，击破之，贼宵遁，诏嘉其援师未至之先即获全胜，加副都统衔，

寻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。自九月至十一月，贼复三次来犯，迭击败走之。最后贼攻城，相持五日，而哈丰阿援兵至，贼望风遁，追破之於哈拉布札什。越数日，进兵英吉沙尔，而喀什噶尔之贼已饱颺出塞，大军至，则无贼矣。壁昌素得回众心，是役尤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满之助，赖以战守。事定，奏请仍袭其祖郡王封爵。长龄、玉麟奉命会筹善后事，尽谘於壁昌。

十一年，擢参赞大臣，改驻叶尔羌，遂专回疆全局。兴喀拉赫依屯田，招练民户五百人，修渠筑坝，以牌博为界，不侵回地，凡垦屯地二万二百四十亩。十二年，和阗回民塔瓦克戕伯克多拉特、依斯玛伊勒等为乱，捕其党尽置诸法。疏言：“长龄等奏增南路防兵三千屯巴尔楚克，因其地筑城未竣，遂以二千人分屯叶、喀二城。二城形胜较巴尔楚克尤要，请以暂时分屯之兵永为定额。喀城更增绿营兵三千五百，分屯七里河为犄角，叶城增乌鲁木齐满洲兵五百、绿营兵一千。”诏从之。十三年，召还京。十四年，复出为乌什办事大臣。历凉州副都统、阿克苏办事大臣、察哈尔都统。缘事降调，充伊犁参赞大臣。授陕西巡抚，擢福州将军。

二十三年，署两江总督，寻实授。英吉利和议初成，壁昌奏设福山镇水师总兵，沿江形势，扼险设防，请於五龙、北固两山及圉山关、鹅鼻嘴修筑砲台砲堤，是为筹江防之始。言官请团练乡兵，以窒碍无益，奏寝其议。淮北已改票盐，御史刘良驹疏请推广於淮南试行。疏言其不便，略谓：“淮南地广引多，价昂课重，行销之不齐，堵缉之难易，与淮北迥别。灶户成本不能骤减至三四倍，民贩更非一时可集，而课项皆常年要需。如改票议行，应纳课银孰肯再缴？应追积欠亦当豁免。此后摊带钱粮亦将尽停，利犹未见，害已先形。为今之计，但能肃清场灶以杜偷漏之源，整饬口岸以广行销之路，严禁浮滥以

除在官之蠹，顾惜成本以冀商力之纾，庶淮鹺渐有起色。”疏入，如所请。二十七年，入觐，留京授内大臣，复出为福州将军。数月，以疾请回旗。咸丰三年，粤匪北犯，逼近畿，命为巡防大臣。四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勤襄。子恆福，直隶总督。孙锡珍，同治七年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历官吏部尚书。

当壁昌初莅叶尔羌，实继恆敬之后。恆敬原名恆敏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嘉庆初，为四川打箭炉同知。治军需粮饷有功，擢绥定知府。累迁江宁布政使。道光初，授光禄寺卿，充哈密办事大臣。大军征张格尔，命督办转运，铸钱购粮，增设台站，供军无缺。七年，调乌什办事大臣。命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，授叶尔羌办事大臣。迁建新城於罕那里克，勘垦官荒田，岁增粮供防兵二千口食，复於西北隅踣荒地一百馀里，水土肥饶，疏请试垦。壁昌至，始垦成。八年，乞病归。寻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，出为西宁办事大臣。十二年，卒。

论曰：平定回疆，多用川、楚、陕旧将，百战之馀，以临犬羊乌合，摧枯拉朽，旬月而告功成，何其易哉！及后海疆事起，授钺分麾，莫能御侮，盖所当坚脆不同，而胜之不可以狃也。杨芳一时名将之冠，差知彼己，晚伍庸帅，依违召讥，其以恩礼终，犹为幸焉。庆祥心知危局，身殉孤城，壁昌力捍寇氛，卒安边徼，回疆安危之所系也，并著於篇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六

林则徐 邓廷桢 达洪阿

林则徐，字少穆，福建侯官人。少警敏，有异才。年二十，举乡试。巡抚张师诚辟佐幕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历典江西、云南乡试，分校会试。迁御史，疏论福建闽安副将张宝以海盗投诚，宜示裁抑，以防骄蹇，被嘉纳。未几，出为杭嘉湖道，修海塘，兴水利。道光元年，闻父病，引疾归。二年，起授淮海道，未之任，署浙江盐运使。迁江苏按察使，治狱严明。四年，大水，署布政使，治赈。寻丁母忧，命赴南河修高家堰堤工，事竣回籍。六年，命署两淮盐政，以未终制辞，服阕，补陕西按察使。迁江宁布政使，父忧归。十年，补湖北布政使，调河南，又调江宁。十一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。疏陈稽料为河工第一弊藪，亲赴各 察验；又言碎石实足为埽工之辅，应随宜施用。十二年，调江苏巡抚。吴中洊饥，奏免逋赋，筹抚恤。前在藩司任，议定赈务章程，行之有效，至是仍其法，宿弊一清。赈竣，乃筹积穀备荒。清釐交代，尽结京控诸狱。考覈属吏，疏言：“ 察吏莫先於自察，必将各属大小政务，逐一求尽於心，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。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，何从察其情伪？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，事事与僚属求实际。” 诏嘉之，勉以力行。

先是总督陶澍奏濬三江，则徐方为臬司，综理其事，旋以忧去。至是黄浦、吴淞工已竣，则徐力任未竟者，刘河工最要，

拨帑十六万五千有奇，白茆次要，官绅集捐十一万两，同时开濬，以工代赈。两河旧皆通海，易淤，且凿河工钜，改为清水长河，与黄埔、吴淞交汇通流。各於近海修闸建坝，潮汐泥沙不能壅入，内河涨，则由坝泄出归海。复就原河逢湾取直，节省工费三万馀两，用濬附近刘河之七浦河，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泾、东西护塘诸河。又濬丹徒、丹阳运河，宝带桥泖淀诸工，以次兴举，为吴中数十年之利。两署两江总督。

十七年，擢湖广总督。荆、襄岁罹水灾，大修堤工，其患遂弭。整顿盐课，以减价敌私无成效，专严缉私之禁，销数大增。湖南镇箠兵悍，数肇衅，巡阅抚驭，密荐总兵杨芳，擢为提督，移驻辰州，慎固苗疆屯防。

十八年，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，下中外大臣议。则徐请用重典，言：“此祸不除，十年之后，不惟无可筹之饷，且无可备之兵。”宣宗深韪之，命入觐，召对十九次。授钦差大臣，赴广东查办，十九年春，至。总督邓廷桢已严申禁令，捕拏烟犯，洋商查顿先避回国。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，令整兵严备。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，驱逐趸船，呈出烟土二万馀箱，亲莅虎门验收，焚於海滨，四十馀日始尽。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，依化外有犯之例，人即正法，货物入官，责具甘结。他国皆听命，独义律枝梧未从。於是阅视沿海砲台，以虎门为第一门户，横档山、武山为第二门户，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。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，右多暗沙，左经武山前，水深，洋船由之出入。关天培创议於此设木排铁练二重，又增筑虎门之河角砲台，英国商船后至者不敢入。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，冀囤烟私贩，严斥拒之，潜泊尖沙嘴外洋。

会有英人殴毙华民，抗不交犯，遂断其食物，撤买办、工人以困之。七月，义律藉索食为名，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砲台，

参将赖恩爵击走之。疏闻，帝喜悦，报曰：“既有此举，不可再示柔弱。不患卿等孟浪，但戒卿等畏葸。”御史步际桐言出结徒虚文，则徐以彼国重然诺，不肯出结，愈不能不向索取，持之益坚。寻义律浼澳门洋酋转圜，原令载烟之船回国，货船听官查验。九月，商船已具结进口，义律遣兵船阻之，开砲来攻，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奋击败之。十月，又犯虎门官涌，官军分五路进攻，六战皆捷。诏停止贸易，宣示罪状，饬福建、浙江、江苏严防海口。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，至是调补两广。府尹曾望颜请罢各国通商，禁渔船出洋。则徐疏言：“自断英国贸易，他国喜，此盈彼绌，正可以夷制夷。如概与之绝，转恐联为一气。粤民以海为生，概禁出洋，其势不可终日。”时英船寄碇外洋，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。二十年春，令关天培密装砲械，雇渔船户出洋设伏，候夜顺风纵火，焚毁附夷匪船，接济始断。五月，再焚夷船於磨刀洋。谍知新来敌船扬帆北乡，疏请沿海各省戒严。又言夷情诡谲，若逢赴天津求通贸易，请优示怀柔，依嘉庆年间成例，将递词人由内地送粤。

六月，英船至厦门，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。其犯浙者陷定海，掠宁波。则徐上疏自请治罪，密陈兵事不可中止，略曰：“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於浙，虽变动出於意外，其穷蹙实在意中。惟其虚懦性成，愈穷蹙时，愈欲显其桀骜，试其恫喝，甚且别生秘计，冀售其奸；一切不得行，仍必帖耳俯伏。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砲非外夷之敌，与其旷日持久，不如设法羁縻。抑知夷情无厌，得步进步，威不能克，患无已时。他国纷纷效尤，不可不虑。”因请戴罪赴浙，随营自效。七月，义律至天津，投书总督琦善，言广东烧烟之衅，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，索价不与，又遭诟逐，故越境呈诉。琦善据以上闻，上意始动。

时英船在粤窥伺，复连败之莲花峰下及龙穴洲。捷书未上，

九月，诏曰：“鸦片流毒内地，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，原期肃清内地，断绝来源，随地随时，妥为办理。乃自查办以来，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，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，沿海各省纷纷徵调，糜饷劳师，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。”下则徐等严议，飭即来京，以琦善代之。寻议革职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。琦善至，义律要求赔偿烟价，厦门、福州开埠通商，上怒，复命备战。二十一年春，予则徐四品卿衔，赴浙江镇海协防。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，和战仍无定局。五月，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，褫卿衔，遣戍伊犁。会河决开封，中途奉命襄办塞决，二十二年，工竣，仍赴戍，而浙江、江南师屡败。是年秋，和议遂成。

二十四年，新疆兴治屯田，将军布彦泰请以则徐综其事。周历南八城，濬水源，辟沟渠，垦田三万七千馀顷，请给回民耕种，改屯兵为操防，如议行。二十五年，召还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。寻署陕甘总督。二十六年，授陕西巡抚，留甘肃，偕布彦泰治叛番，擒其酋。

二十七年，授云贵总督。云南汉、回互斗焚杀，历十数年。会保山回民控於京，汉民夺犯，毁官署，拆澜沧江桥以拒，镇道不能制。则徐主止分良莠，不分汉、回。二十八年，亲督师往剿，途中闻弥渡客回滋乱，移兵破其巢，歼匪数百。保山民闻风股栗，缚犯迎师，诛其首要，散其胁从，召汉、回父老谕以恩信。遂搜捕永昌、顺宁、云州、姚州历年戕官诸重犯，威德震洽，边境乃安。加太子太保，赐花翎。二十九年，腾越边外野夷滋扰，遣兵平之。以病乞归。逾年，文宗嗣位，叠诏宣召，未至，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，授钦差大臣，督师进剿，并署广西巡抚。行次潮州，病卒。则徐威惠久著南服，贼闻其出，皆震悚，中道遽歿，天下惜之。遗疏上，优诏赐恤，赠太

子太傅，谥文忠。云南、江苏并祀名宦，陕西请建专祠。

则徐才识过人，而待下虚衷，人乐为用，所莅治绩皆卓越。道光之季，东南困於漕运，宣宗密询利弊，疏陈补救本原诸策，上畿辅水利议，文宗欲命筹办而未果。海疆事起，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，则徐独曰：“为中国患者，其俄罗斯乎！”后其言果验。

邓廷桢，字嶰筠，江苏江宁人。嘉庆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屡分校乡、会试，称得士。十五年，授台湾遗缺知府，浙江巡抚蒋攸銛请留浙，补宁波。母忧归，服闋，补陕西延安府，历榆林、西安，以善折狱称。平反韩城、南郑冤狱，又全同州嫠妇母子，陕民歌颂，传播京师。二十五年，超擢湖北按察使，权布政使。沿江民田历年沉没，而赋额仍在，为民累，悉请免之。道光元年，迁江西布政使。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县民柳全璧杀人罪，罢误，夺职。议戍军台，宣宗知其无私，特免遣戍，予七品衔，发直隶委用。寻授通永道。四年，擢陕西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

六年，擢安徽巡抚。自嘉庆时，安徽多大狱，凤、颖两郡俗尤悍，常以兵定，责缴兵械，私藏尚多。廷桢乃立限，责成保长，逾限及私造者置之法。任吏皆得人，刁悍之风稍戢。旧例，颖州属三人以上凶器伤人者，极边烟瘴充军，金妻发配。廷桢疏言：“悍俗诚宜重惩，妇女顾名节，多自残求免，或自尽伤生，情在可矜，请停其例。”遇水灾，亲乘舟勘赈。修复安丰塘、芍陂水门，濬凤阳沫河，加筑堤闸。严缉捕，屡获剧盗。以获南河掘堤首犯陈端，诏嘉奖。治皖十载，政尚安静，境内大和。

十五年，擢两广总督。鸦片烟方盛行，漏银出洋为大患。十六年，英吉利商人以趸船载烟，廷桢禁止不许进口，犹泊外

洋，严旨驱逐。沿海奸民勾结，禁令猝难断绝。廷楨与提督关天培整备海防，迭於大屿山口、急水洋获蟹艇，载银钜万，尽数充赏，破获囤烟私贩。十八年，英船载属番男妇五百余人赴澳门居住，驱令回国。诏下禁烟议，疏言：“法行於豪贵，则小民易从；令严於中土，则外货自绌。”十九年，林则徐奉命至广东，廷楨与之同心协力，尽获趸船积烟，焚之，严私贩之罪；临以兵威，屡战皆捷，事详则徐传。奸民因失业，遍腾蜚语。廷楨疏陈，略曰：“臣缉惩鸦片，三载於兹。豪猾之徒，刑僇逋逃，身家既失，怨讟遂兴。查检为希旨，掩捕为贪功，侦伺为诡谋，推鞫为酷罚。诬以纳贿，目以营私。讥建议为急於理财，訾新例为轻於改律，狂悖纷荧，无非为烟匪泄愤。”诏慰勉之。

调两江、云贵，皆未赴，闽防方急，遂调闽浙总督。购洋砲十四运闽，以闽洋无内港，砲台建於海滩，沙浮不固，奏改为砲墩，囊沙堆筑，外护以船。募水勇饰商船出洋巡缉。二十年三月，英船窥厦门，遣提督程恩高等迎敌於梅林澳，击走之。奸民勾通出洋运烟，分责水陆师严缉，遇即攻击，迭有歼擒。六月，敌船驶入厦门，求通贸易，阻之，遂开砲，来扑砲台，参将陈胜元、守备陈光福奋击，毙其前队数人，发砲伤敌甚众，乃遁。其分犯浙洋者，陷定海，廷楨率师赴剿，行次清风岭，诏以闽防紧要，止其赴浙，遂驻兵泉州，招募练勇。疏言：“英船二十餘艘聚泊定海，内地师船恐难骤近，必改造坚大之船，多配砲火，间道而进，方能制胜。”

九月，诏以廷楨等在粤办理不善，转滋事端，与林则徐同夺职。二十一年，琦善撤沿海兵备，虎门失守，复追论廷楨久任两广，废弛营务，与则徐同戍伊犁。二十三年，释还。寻予三品顶戴，授甘肃布政使。议清查荒地，亲往历勘，由银州东

尽洮、陇，西极酒泉，得田一万九千四百馀顷，又番贡地一千五百馀顷，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馀顷，熟地升科，荒者招垦，诏嘉其勤，复二品顶戴。二十五年，擢陕西巡抚，署陕甘总督。番匪扰蒙部，遣兵邀击於硫磺沟，平之。寻回任。二十六年，卒於官。

廷楨治行早为时称，屡蹶屡起，宣宗知之深，故卒用之。绩学好士，幕府多名流，论学不辍。尤精於音韵之学，所著笔记、诗、词并行世。子尔恆，亦官至陕西巡抚，自有传。

当廷楨之去福建也，逾年，英兵复至，陷厦门，遂窥台湾。总兵达洪阿偕台湾道姚莹屡却之。及和议成，同获谴。

达洪阿，字厚庵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护军洊擢总兵。道光十五年，调台湾镇。十八年，剿嘉义县匪沈和等，赐花翎，加提督衔。二十一年八月，英兵船至鸡笼海口，达洪阿与姚莹督兵御之。副将邱镇功燃巨砲折其桅，敌船冲礁破碎，擒斩甚众，赐双眼花翎。九月，敌船再至鸡笼三沙湾，复卻之。剿平嘉义、凤山土匪，予骑都尉世职。二十二年，敌船犯淡水、彰化间之大安港，欲入口。达洪阿谋於姚莹，莹曰：“此未可与海上争锋，必以计歼之。”乃募渔舟投敌任乡导，诱令从土地公港入，搁浅中流，伏发，大破之，落水死者无算，其窜入渔舟者，击斩殆尽。诏嘉台湾三次破敌，达洪阿等智勇兼施，大扬国威，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，加太子太保衔。敌船游奕外洋，乘间掩击，迭有俘获，遂不复至。

既而英师再陷定海，浙江、江苏军屡挫，乃议和。英将濮鼎查诉称台湾所戮皆遭风难民，达洪阿等冒功捏奏，命总督怡良赴台湾查办。至即传旨革职逮问，兵民不服，势汹汹，达洪阿等抚慰乃散。至京，下刑部狱，寻释之，予三等侍卫，充哈密办事大臣。历伊犁参赞大臣，西宁办事大臣。二十六年，偕

陕甘总督布彦泰剿平黑错寺番匪。三十年，授副都统。

咸丰元年，从大学士赛尚阿剿贼广西，破紫金山西南砲台。以病回京。三年，粤匪犯畿辅，率八旗兵赴临洛关进剿。从钦差大臣胜保击贼静海，四战皆捷，追至下西河，副都统佟鉴、天津知县谢子澄阵亡。诏斥达洪阿先退，革职，留营效力。四年，败贼献县，复原官。寻追贼阜城，受伤，卒於军。赠都统衔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壮武。姚莹自有传。

论曰：林则徐才略冠时，禁烟一役，承宣宗严切之旨，操之过急；及敌氛蹈瑕他犯，遂遭谗屏斥。论者谓粤事始终倚之，加之操纵，溃裂当不致此。则徐濒谪，疏陈：“自道光元年以来，粤关徵银三千馀万两，收其利必防其害。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砲造船，制夷已可裕如。”诚为谏论。惟当时内治废弛，外情隔膜，言和言战，皆昧机宜，其祸岂能幸免哉？邓廷桢与则徐同心御侮，克保岩疆。若达洪阿、姚莹卻敌台湾，固由守御有方，亦因敌非专注，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，诸人卒皆复起，而名节播宇内、焕史册矣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七

琦善 伊里布 宗室耆英

琦善，字静庵，博尔济吉特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父成德，热河都统，以先世格得理尔率属归附，世袭一等侯爵。

琦善由廕生授刑部员外郎，累迁通政司副使。嘉庆十九年，出为河南按察使，历江宁、河南布政使。二十四年，擢河南巡抚。河决马营坝，偕尚书吴璥督工，甫塞而仪封南岸又决，夺职，予主事衔留工。寻授河南按察使，调山东。道光元年，就擢巡抚。父忧，夺情任事，袭侯爵。捕治临清教匪马进忠，又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。

五年，京察，诏嘉其明幹有为，能任劳怨，加总督衔。寻擢两江总督，兼署漕运总督。时高堰屡决，淤运阻漕。琦善请用盘运法，并暂行海运，如议行。七年，议启王家营旧减坝，大濬正河，寻以减坝堵合，黄水倒漾，复闭御黄坝，漕船倒塘灌放，诏斥失机，议革职，宽之，降授内阁学士。寻复授山东巡抚。九年，擢四川总督。十一年，调直隶。十六年，协办大学士。十八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

琦善久膺疆寄，为宣宗所倚任。二十年，海疆事急，驻天津筹办防务。八月，英兵船至海口，投书乞通商，诉林则徐、邓廷桢等烧烟启衅。琦善招宴英领事义律及兵官，许以代奏。遂入觐面陈，授钦差大臣，赴广东查办。谕沿海疆吏但防要隘，遇英船毋开砲，义律乃率船回粤。寻罢则徐、廷桢，命琦善署

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。密疏牾陈粤事，略曰：“林则徐示令缴烟，许以赏犒，洋人颇存奢望。迨后每烟一箱，仅给茶叶五斤，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；又勒具‘再贩船货入官、人即正法’甘结，迄未遵依，此衅所由起也。当义律具稟缴烟，距撤退买办五日，非出情原。时义律仅止孤身，设有党援，未必降心俯首。英吉利国王无给林则徐文书之事，惟吕宋国王曾有来文，或因此误传。林则徐称定海阴湿，洋人病死甚多。咨查洋人米穀牲畜尚充，疫病病毙者多水手舵工，头目死者不过数人。从前外洋来信，祇言贸易。自林则徐欲悉外情，多方购求渔利之人，造作播传，真伪互见，此时纷纷查探，適堕术中。林则徐奏各国愤英人阻其贸易，美利坚、法兰西将遣船来与理论。访闻各国曾有此说，然迄未见兵船来粤。前有美国二船，乘英人不备，进口，至今未敢驶出。畏葸如斯，纵力足颡颥，恐未肯伤其同类。虎门烧烟时，洋人观者撰文数千言纪事，事诚有之，语多含讥刺，非心服。林则徐称具结之后，查验他国来船，绝无鸦片。如指上年而言，事属以往，船货无凭；若指本年而言，来船尚未进口，不能知其有，亦安能信其无？”并言将军阿精阿请团练水勇，及林则徐请鼓励员弁，俟事定再议。疏入，报闻，则徐以是获罪。

时广东撤水师归营，猝被敌轰击，掠去米艇兵丁，巡抚怡良以闻。琦善又陈：“英人回粤，词气傲慢，义律托疾将回国，且兵船日增。”得旨，仍暂停贸易，一面与议，一面筹防。义律坚持索还烟价，并增厦门、福州通商，严旨拒不许。十二月，义律见防御渐撤，数遣挑战，琦善谕止之。义律曰：“战后再议，未为迟也。”乃犯虎门外沙角、大角两砲台，副将陈连升力战死之，遂陷。提督关天培守靖远砲台，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砲台，并请援，琦善不敢明发兵，夜遣二百人往。二十一年正

月，事闻，上震怒，下琦善严议，命御前大臣贝子奕山为靖逆将军，户部尚书隆文、湖南提督杨芳副之，率师赴粤协剿。

义律数索香港，志在必得，琦善当事急，佯许之而不敢上闻。至是，义律献出所踞砲台，并原缴还定海以易香港全岛，别议通商章程。琦善亲与相见莲花城定义，往返传语，由差遣之鲍鹏将事，同城将军、巡抚皆不预知。及英人占踞香港，出示安民，巡抚怡良奏闻，琦善方疏陈：“地势无可扼，军械无可恃，兵力不固，民情不坚，如与交锋，实无把握，不如暂事羁縻。”上益怒，诏斥琦善擅予香港，擅许通商之罪，褫职逮治，籍没家产。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砲台，提督关天培死之。

奕山等至，战复不利，广州危急，许以烟价六百万两，围始解，而福建、浙江复被扰。琦善逮京，谏论大辟，寻释之，命赴浙江军营效力，未至，改发军台。二十二年，浙师复败，吴淞不守，英兵遂入江，江宁戒严，於是耆英、伊里布等定和议，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於琦善为作俑之始矣。是年秋，予四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。

二十三年，以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。御史陈庆镛疏论债事诸臣罪状，上重违清议，再褫琦善职，意仍乡用，未几，予三等侍卫，充驻藏大臣。二十六年，授四川总督。二十八年，诏嘉其治蜀於吏治营伍实心整顿，复头品顶戴。寻协办大学士，留总督任。以平瞻对野番功被议叙。二十九年，调陕甘总督，兼署青海办事大臣，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。既而言官劾其妄杀，命都统萨迎阿往按，革职逮问。咸丰二年，定谏发吉林效力赎罪，寻释回。

时粤匪已犯湖南，势日炽，屡易帅皆不能制。起琦善署河南巡抚，驻防楚、豫界上。以捐饷加都统衔，授钦差大臣，专办防务。湖北省城失守，观望不能救。三年春，贼遂连陷安徽、

江宁省城，分扰镇江、扬州，命琦善偕直隶提督陈金绶防江北。三月，连败贼於浦口雷塘，进剿扬州，分屯宝塔山、司徒庙，五战皆捷。秋，破浦口援贼，合围扬州。十二月，贼突围出窜瓜洲，以收复扬州入告，诏斥勇溃纵贼，责令进剿瓜洲、仪徵，仪徵克复。四年夏，连战金川、瓜洲、三汊河，屡奏斩获。自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，攻战年馀，镇江、瓜洲迄未克复，无得力水师，不能扼贼，琦善虽议增水师，亦未果。是年秋，卒於军，赠太子太保、协办大学士，依总督例赐恤，谥文勤。

子恭鏜，黑龙江将军。孙瑞洵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；瑞澂，两湖总督。瑞澂自有传。

伊里布，字莘农，镶黄旗红带子。嘉庆六年进士，授国子监学正，改补典簿。出为云南府南关通判，署澂江知府，迁腾越知州。二十四年，总督伯麟荐其熟练边务，能驭土司，治缅甸匪有功，以应升用。道光元年，从总督庆保剿平永北大姚夷匪，赐花翎，署永昌知府。擢安徽太平知府。历山西冀宁道，浙江按察使，湖北、浙江布政使。五年，擢陕西巡抚，调山东。丁父忧，署云南巡抚。服阕，乃实授。时阮元为总督，伊里布和而廉，有政声。回疆兵事起，自请从军，诏斥不谙回情，妄行陈奏，夺职留任，寻复之。十三年，擢云贵总督。京察，以久任边疆，镇抚得宜，被议叙。十八年，协办大学士，留总督任。四川綦江奸民穆继贤仇杀贵州仁怀武生赵应彩，遂纠众踞方家沟为乱，伊里布率提督余步云、布政使庆禄等破其巢，斩获千馀，诛贼首穆继贤、谢法真等，馀匪悉平，赐双眼花翎。

十九年，调两江总督。二十年秋，英兵陷定海，命为钦差大臣，赴浙江查办。时已有论致寇由断绝贸易烧烟起衅者，密谕察访确情毋回护。寻以琦善代林则徐，命沿海遇敌勿击。伊

里布初至浙，驻镇海筹防，疏报击沉敌船，有所擒获，命慰谕英人攻击出於误会，促令退兵交地，俘虏俟敌退释还。伊里布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师，英人亦答餽，奏闻，谕却勿受。请增调安徽、两湖兵，允之。

裕谦方代署两江总督，疏言：“各省皆可议守，独浙江必应速战。”且言：“定海西境岑港为第一险要，应以精兵先据之。”下伊里布体察办理。既而琦善在粤议款不得要领，兵端又开，二十一年正月，诏促伊里布进兵规复定海。二月，义律既踞香港，尽调英船赴粤，以交还定海告。诏斥附和琦善，以兵砲未集，藉词缓攻，致敌船遁去，褫协办大学士、双眼花翎，暂留两江总督任，以裕谦代为钦差大臣督浙师。裕谦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，命解任，带张喜来京，下刑部讯鞫，褫职，遣戍军台。未几，定海、镇海、宁波相继陷，裕谦殉之。

二十二年春，扬威将军奕经援浙，复挫败。巡抚刘韵珂疏陈浙事危急，荐伊里布无急功近名之心，为一时仅见，请发军营效力赎罪。於是予七品顶戴，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，密谕相机办理。及英兵犯乍浦，耆英遣往设计退兵。五月，署乍浦副都统，复令张喜传语，英兵遂去乍浦，犯吴淞，由海入江，镇江失守。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，事详耆英传。和议既成，英兵退，约於广东议税则，命偕耆英详慎酌商，授广州将军、钦差大臣，办理善后事宜。二十三年，至粤，见民心不服，夷情狡横，忧悴。逾月病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敏。

宗室耆英，字介春，隶正蓝旗。父禄康，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。耆英以廕生授宗人府主事，迁理事官。累擢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、护军统领。道光二年，迁理藩院侍郎，调兵部。四年，送宗室閒散移驻双城堡。五年，授内务府大臣，历工部、户部。七年，授步军统领。九年，擢礼部尚书，管理太常寺、

鸿胪寺、太医院，兼都统。十二年，畿辅旱，疏请察吏省刑，嘉纳之，授内大臣。十四年，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，被议叙。历工部、户部尚书。十五年，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，加太子少保。命赴广东、江西按事。十七年，内监张道忠犯赌博，耆英瞻徇释放，事觉，降兵部侍郎。寻出为热河都统。十八年，授盛京将军。诏严禁鸦片，无论宗室、觉罗，按律惩治。疏请旗民十家联保，以凭稽察。二十年，海疆戒严，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，当扼要筹备。英船入奉天洋面，先后游弋山海关、秦皇岛等处，锦州、山海关皆设防。

二十二年正月，粤事急，琦善既黜，调耆英广州将军，授钦差大臣，督办浙江洋务。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，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，乘机进剿，寻知其讹传，仍留浙江。五月，吴淞失守，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。英兵已入江，越圉山关，陷镇江，踞瓜洲，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。七月，英兵薄江宁下关，伊里布先至，英人索烟价、商欠、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，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港通商，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，及划抵关税、释放汉奸等款。越三日，耆英至，稍稍驳诘之。英兵突张红旗，置砲锤山上临城，急止之，遣侍卫咸龄、江宁布政使恩彤、宁绍台道鹿泽良，偕伊里布家丁张喜，诣英舟，许据情奏闻。宣宗愤甚，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、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，乃允之。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、马利逊会盟於仪凤门外静海寺，同签条约，先予六百万，馀分三年给，和议遂成。九月，英兵尽数驶出吴淞，授两江总督，命筹办通商及浙江、福建因地制宜之策。

二十三年，授钦差大臣，赴广东议通商章程，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，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，胪列整顿税务条款，下廷议施行。又奏美利坚、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，允之。美国请入

京瞻覲，卻不許。二十四年，調授兩廣總督，兼辦通商事宜。二十五年，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比利時、丹麥等國請通商，命體察約束。二十六年，京察，以殫心竭慮坐鎮海疆，被議叙。疏上練兵事宜，繕呈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，請下各將軍督撫置諸座右。英國請於西藏定界通商，諭耆英堅守成約，毋為搖惑。

故事，廣東洋商居住澳門，貿易有定界，赴洋行發貨，不得擅入省城。自江寧和議有省城設立棧房及領事入城之約，粵民猶持舊例，愬於大吏，不省，乃舉團練，眾議汹汹，不受官吏約束。二十三年，濮鼎查將入城，粵民不可，遂巡去。二十五年，英船復至，耆英遣廣州知府余保純詣商，粵民鼓噪，安撫乃罷。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，貽書大吏請讓，群情憤激，不可曉諭。至二十七年，英船突入省河，要求益堅，耆英謾許兩年後踐約，始退，自請議處。諭嚴為防備，務出萬全。耆英知終必有衅。

二十八年，請入覲，留京供職，賜雙眼花翎，管理禮部、兵部，兼都統。尋拜文淵閣大學士，命赴山東查辦鹽務，校閱浙江營伍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應詔陳言，略曰：“求治莫先於用人、理財、行政諸大端。用人之道，明試以功。人有剛柔，才有長短。用違其才，君子亦恐誤事；用得其當，小人亦能濟事。設官分職，非為眾人藏身之地。實心任事者，雖小人當保全；不肯任怨者，雖君子當委置。行政在於得人，迂腐之說，無裨時務，泥古之論，難合機宜，財非人不理。今賦額四千餘萬，支用有餘，不能如額，以致短絀。致絀之由，非探本窮源，不能通盤清釐。與其正賦外別費經營，不如於正賦中覈實籌畫。”疏入，特諭曰：“身為端揆，一言一動，舉朝所矜式。耆英率意敷陳，持論過偏，顯違古訓，流弊曷可勝言。”傳旨申飭。耆英不自安，屢稱病。是年十月，上手詔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

状，斥“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，谩许入城，几致不测之变。数面陈夷情可畏，应事周旋，但图常保禄位。穆彰阿暗而难明，耆英显而易见，贻害国家，其罪则一”。犹念其迫於时势，从宽降为部属。寻补工部员外郎。

咸丰三年，粤匪北犯，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，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，以捐饷予四品顶戴。五年，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，耆英坐私告，革职圈禁。

八年，英人纠合法、美、俄诸国兵船犯天津，争改条约，命大学士桂良、尚书花沙纳宸往查办。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，召对，自陈原力任其难，予侍郎衔，赴天津协议。初耆英之在广东也，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，一意迁就。七年冬，广州陷，档案为英人所得，译出耆英章奏，多掩饰不实，深恶之。及至天津，英人拒不见，惶恐求去，不候旨，回通州，於是欺谩之迹益彰，为王大臣论劾，严诏逮治，赐自尽。

论曰：罢战言和，始发於琦善，去备媚敌，致败之由。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，无安危定倾之略，且庙谟未定，廷议纷纭，至江宁城下之盟，乃与耆英结束和议，损威丧权，贻害莫挽。耆英独任善后，留广州入城之隙，兵衅再开，浸致庚申之祸。三人者同受恶名，而耆英不保其身命，宜哉。

## 列传一百五十八

颜伯焘 怡良 祁贡 黄恩彤 刘韵珂 牛鉴

颜伯焘，字鲁舆，广东连平人，巡抚希深孙，总督检子。嘉庆十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二年，出为陕西延榆绥道、督粮道。历陕西按察使，甘肃、直隶布政使。大军征回疆，以转运劳，赐花翎。署陕西巡抚。十七年，授云南巡抚，改建滇池石傍，农田赖之。兼署云贵总督。伯焘累世膺疆寄，嫺习吏治，所至有声。

二十年，擢闽浙总督。时定海已陷，伯焘至，劾水师提督陈阶平於英兵前次攻厦门告病规避，又论琦善主款僨事，及林则徐守粤功罪。二十二年，奏请饷银二百万，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，以备出洋御敌。复疏陈广东兵事，略曰：“闽、粤互为唇齿，呼吸相通。自正月虎门不守，粤事几不可问。四月内夷船驶泊省西泥城，防勇望风溃遁，兵船被焚，砲台弃去。当事者以洋银六百万元令知府余保纯重陷敌人，始允罢战，犹报胜仗，指为就抚，以欺朝廷。夫抚非不可，然必痛剿之后，始能帖伏。今逆势方张，资之库藏，何不以养士卒？如谓曲徇商民所请，何不於誓师之始，申效死之义，与之同守？粤民非不可用，前有萧关、三元里等乡数千人围困义律，乃余保纯出城弹压，始渐散去。保纯以议抚之后，不应妄生枝节，是谓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。奕山、隆文已远避数十里，杨芳，齐慎亦退入城。奕山、隆文等阅历未深，杨芳年老耳聋，皆不足当重

任。斯时惟有特简亲信重臣，督造船砲，用本省之人，作本省之兵，悬以重赏，未有不堪一用者。臣移驻厦门，督修战具，但使船砲稍备，即当奋力攻击，不敢老师糜饷，以取咎戾。”又荐裕谦、林则徐可任粤事。

伯焘主战甚力，欲一当敌。七月，英兵三十馀艘犯厦门，投书索为外埠，即驶入攻击，接战，毁敌轮船一、兵艇五，敌遂聚攻砲台，总兵江继芸、游击凌志、都司张然、守备王世俊皆死之。伯焘所募水勇，以节饷议遣，未有安置。当战时，呼噪应敌，英兵登岸，以台砲回击，厦门官署街市并毁，伯焘退保同安。英人得厦门不之守，越数日，移船赴浙洋，惟留数艘泊鼓浪屿。诏斥不能豫防，仓猝失事，以厦门收复，免其治罪，议革职，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。寻命侍郎端华至闽察勘，坐未能进剿罢职，时论仍右之。咸丰三年，召来京，将起用，道梗不得至，寻病卒。子锺骥，宣统初，官至浙江布政使。

怡良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刑部笔帖式，洵升员外郎。道光八年，出为广东高州知府，调广西南宁。历云南盐法道，山东盐运使，安徽、江苏按察使，江西、江苏布政使。

十八年，擢广东巡抚。禁烟事起，林则徐、邓廷桢主之，怡良偕预其事。二十年，兼署粤海关监督。及琦善至，撤防议抚，疏请暂示羁縻，怡良及将军阿精阿皆不列衔。二十一年正月，沙角、大角砲台既失，琦善私许通商，并给香港，义律行文大鹏协撤回营汛。怡良疏陈曰：“自琦善到粤以后，办理洋务，未经知会。忽闻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示，令民人归顺彼国。提臣移咨副将钞呈伪示，臣不胜骇异。大西洋自前明寄居澳门，相沿已久，均归中国同知、县丞管辖，议者犹以为非计。今英人竟占据全岛，去虎门甚近，片帆可到。沿海之地，防不胜防，犯法之徒，必以为藏纳之藪，地方因之不靖，法律有所不行。

更恐洋情反覆，要求不遂之时，仍以非礼相向，虽欲追悔，其何可及！圣虑周详，无远不照，何待臣鳃鳃过计。但忽闻海疆要地，外人公然主掌，天朝百姓，称为英国之民，臣实不胜愤恨。一切驾驭机宜，臣无从悉其颠末。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，调集兵丁，预备进剿，并令琦善同林则徐、邓廷桢妥办，均经宣示。臣等请添募兵勇，固守虎门，防堵要隘。今英人窥伺多端，实有措手莫及之势。不敢缄默，谨以上闻。”於是诏斥琦善专擅之罪，褫职逮治，怡良兼署总督。英兵寻陷虎门，命怡良会同参赞大臣杨芳进剿，合疏请许英属港脚商船贸易，诏斥怠慢军心，夺职留任。

是年秋，授钦差大臣，会办福建军务，署闽浙总督，寻实授。时英兵已去厦门，其留泊鼓浪屿者仅数艘。及和议成，福州、厦门皆开口岸，命偕巡抚刘鸿翱议善后事宜，筹办通商，兼署福州将军。先是台湾镇、道御敌，迭有擒斩，英人追诉其妄杀冒功，命怡良渡台湾查办，总兵达洪阿、道员姚莹逮京。当和议初定，怡良不能为之剖雪，为时论所讥。二十三年，乞病归。

咸丰二年，起授福州将军，偕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治山东赈务。三年，授两江总督。江宁、镇江已陷，暂驻常州。粤匪方炽，兵事由钦差大臣琦善、向荣主之，分驻大江南北。上海逆匪刘丽川踞城，连陷川沙、青浦、南汇、嘉定、宝山。丽川，粤人，商於沪。初起，冒用洋行公司钤记出示，众论汹汹，疑有通洋情事。怡良疏请闽、浙、江西丝茶暂行停运，使洋商失自然之利，急望克复，自能严断济贼。巡抚吉尔杭阿率兵进剿，逾年乃平。时各国因在广东争入城，与总督叶名琛龃，每赴上海有所陈议，谕怡良随时妥办，勿徇要求。

五年，粤匪攻金坛，遣总兵傅振邦、虎嵩林会西安将军福

兴、漳州镇总兵张国樑进剿，连捷，解围。国樑进克东坝，福兴与之不洽，诏怡良密察以闻。奏言：“国樑勇战，福兴所不及，人皆重张轻福。因有芥蒂，请分调以免贻误。”寻命福兴赴江西剿贼。大军围江宁，久无功，贼势益蔓。七年，以病请解，允之。同治六年，卒。

祁，字竹轩，山西高平人。嘉庆元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督广西学政，任满补原官。以承审宗室敏学狱不实，褫职。寻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累迁郎中。道光四年，出为河南粮盐道。迁浙江按察使，覆检德清徐倪氏狱，得官吏受贿蒙蔽状，尚书王鼎覆讯，如议。迁贵州布政使。九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寻出为广西巡抚。十二年，湖南、广东瑶匪并起，遣兵防富川、恭城、贺县，搜捕窜匪，追击於芳林渡，斩擒千馀。瑶平，加太子少保。疏陈善后策，扼要移驻文武，稽查化导，如所议行。十三年，调广东巡抚。时卢坤为总督，和衷抚驭，筹修海防。十五年，代坤兼署总督。十八年，召为刑部尚书。宣宗知习练法律，故有此授。京察，被议叙。

二十一年，靖逆将军奕山督师广东，命往治饷。琦善既黜，授两广总督。时英兵踞虎门，省城迁避过半，示以镇静，稍稍安集。参赞大臣杨芳主持重勿浪战，奕山为其下所恣怙，商之。以敌方恣响喝，大军新至，乘锐而用，冀挫其焰，未阻止，遂突攻英舰於省河，敌猝未备，义律夜遁。迟明，英兵大至，逼砲台，守兵溃，英兵进踞城北耆定台，高瞰城中。

与巡抚怡良亟守西南两门，城外市屋尽毁，客兵皆撤入城。商民知兵不足恃，环请为目前计，款议遂决，予洋银六百万。英舰退出虎门，而耆定台兵未去，船泊泥城，登岸侵扰，其兵目伯麦闯入三元里，民愤，磔之。义律驰救，受围，遣广州知府余保纯护之出，令率众尽退虎门外。於是乡团日盛，绅士黄

培芳、余廷槐等合南海、番禺诸乡立七社，万人一呼而集储穀十馀万石，不动官帑。用林则徐堵塞省河之法，以资守御。

是年夏，英人交还虎门砲台，偕奕山疏陈：“现练水陆义勇三万六千馀名，并各乡丁壮，分成团练。前调各省官兵，遵旨陆续分撤。”诏促规复香港，责与奕山各抒所见。奏：“欲收复香港，必先修虎门砲台，然非设险省河，虎门亦难兴工。先於狮子洋、蚺蛇洞诸要隘筑堡守戍。”疏上，报闻。是时粤师实无力进剿，英人既得赂而去，兵势趋重江、浙，得以苟安。奕山屡被严诘，麾下招诱海盗，献计袭攻敌舰，奕山又为所动，劝寝其议。

二十二年，和议成，英商开市益骄，民怨益深，焚其馆，掷货於衢，濮鼎查责言，抚慰之，得无事。二十三年，虎门砲台工竣，疏言：“旧式砲台仅可御海盗，今仿洋法，以三合土筑人字形，砲墙量宜增移改建。”又请就海墘围沙成田一百六十馀顷，可给屯丁二千人，且耕且守防要隘。并陈粤民义奋、团练可用状，谕责事期经久，俾济实用。以病乞休，累疏乃得请。二十四年，卒，优诏依尚书例赐恤，谥文恪。

黄恩彤，字石琴，山东宁阳人。道光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治狱数有平反。充提牢，以疏防越狱降调，寻复之。充热河理刑司员，卻翁牛特蒙古公贿，黜其爵。累迁郎中。二十年，出为江南盐巡道，迁按察使，署江宁布政使。英兵犯江宁，耆英、伊里布令恩彤偕侍卫咸龄赴敌舰议款，随同定约。事竣，复随伊里布赴广东，筹议通商。改番舶互市归官办，增减税则，稽查偷漏，悉由恩彤与粤海关监督文丰商定。调广东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美利坚人顾盛请入京，恩彤赴澳门辩折，止其行，赐花翎。

二十五年，就擢巡抚。恩彤疏陈洋务，略曰：“欲靖外侮，

先防内变。粤民性情剽悍，难与争锋，亦难与持久。未可因三元里一战，遽信为民足御侮也。该夷现虽释怨就抚，而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，不可一日不讲。但当示以恩信，妥为羁縻，一面慎固海防，简练军实。尤必抚柔我民，所欲与聚，所恶勿施，以固人心而维邦本。庶在我有隐然之威，因以折彼嚣凌之气。”疏入，上慰之。寻届京察，与耆英并被议叙。筹备海防，裁虎门屯丁，以沙田租税充战船砲台岁修之费。二十六年，英人争入城，议久不决，粤民愤不可谕，恩彤前疏不为时论所与，被劾。会监临文武乡试，疏请年老武生给予武职虚衔，诏斥其违例，褫职，交耆英差遣。寻以同知銜选。

二十九年，告养归。咸丰初，在籍治团练。天津议和，命随耆英往，恩彤至，则款议已定，仍请终养，同治中，以御捻匪功，予三品封典。光绪七年，乡举重逢，加二品衔。寻卒。

刘韵珂，字玉坡，山东汶上人。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洊迁郎中。道光八年，出为安徽徽州知府，调安庆。历云南盐法道，浙江、广西按察使，四川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浙江巡抚。定海已陷，韵珂於宁波收抚难民。沿海设防，钦差大臣伊里布驻镇海督师，琦善方议以香港易还定海，韵珂疏言：“定海为通洋適中之地，英人已筑砲台、开河道，经营一切。彼或饵渔，盗为羽翼，其患非小。浙江为财赋之区，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，宜预杜觊觎。”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，罢去，以裕谦代之，命韵珂偕提督余步云治镇海防务。二十一年，英兵退出定海，仍游奕浙洋，裕谦督师赴剿。定海再陷，镇海、宁波相继失守，裕谦死之。韵珂檄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，总兵李廷扬、按察使蒋文庆、道员鹿泽良驻防绍兴，募勇二万人守省城，庀守具，清内奸，抚沙匪十麻子投诚效用，人心以安。英舰窥钱塘江，寻退去。扬威将军奕经援浙。

二十二年春，规复宁波，不克，扰及奉化、慈谿，战数不利，命韵珂偕钦差大臣耆英筹办防务。韵珂疏言：“浙事有十可虑，皆必然之患，无可解之忧，若不早为筹画，国家大事岂容屡误？现在奕经赴海宁查看海口，文蔚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，究竟此后作何筹办，奕经等亦无定见。臣若不直陈，后日倘省垣不守，粉身碎骨，难盖前愆。伏乞俯念浙省危急，独操乾断，飭令将军等随机应变，俾浙省危而复安，天下胥受其福。“又力荐伊里布“不贪功、不好名，为洋人所感戴。其家人张喜亦可用。倘令来浙，或英兵不复内犯。”疏入，上颇采其言，命伊里布随耆英赴浙，相机办理。

四月，乍浦陷，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，於是改犯吴淞，入大江，乃於江宁定和议。韵珂贻书耆英、伊里布等曰：“抚局既定，后患颇多，有不能不鯁鯁过虑者。英船散处粤、闽、浙、苏较多，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，粤东又有新到。倘退兵之后，或有他出效尤，或即英人诿名复出，别肆要求，变幻莫测。此不可不虑者一也。洋人在粤，曾经就抚，迨给银后，滋扰不休，反覆性成，前车可鉴。或复称国主之言，谓马、郭办理不善，撤回本国，别生枝节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。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，皆云虽给银割地，决不肯不往天津，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，殊为可疑。能杜其北上之心，方免事后之悔。此不可不虑者三也。通商既定，自必明立章程，各省关口应输税课，万一洋人仍向商船拦阻，势不能听其病商攘课，一经阻止，又启衅端。此不可不虑者四也。民人与洋人狱讼，应听有司讯断，万一抗不交犯，又如粤东林如美之案，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？此不可不虑者五也。罢兵之后，各处海口仍须设防，修造战船砲台，添设兵伍营卡，倘洋人猜疑阻扰，以致海防不能整顿。此不可不虑者六也。今日汉奸尽为彼用，一经通商，须治奸民。

内地民人投往者，应令全数交出，听候安插。否则介夫洋汉之间，势必恃洋犯法，不逞之徒，又将投入，官法难施，必寻衅隙。此不可不虑者七也。既定马头，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，倘有任意闯入，取掠牲畜妇女，民人不平，纠合抗拒，彼必归咎於官，而兴问罪之师。此不可不虑者八也。名曰通商，本非割地，而定海拆毁城垣，建造洋楼，挈眷居住，倘各省均如此，恐非通商体制，腹内之地，举以畀人，转瞬即非我有。此不可不虑者九也。中国凋敝，由於漏银出洋。今各省有洋船，漏银更甚，大利之源，势将立竭。会子、交子之弊政将行，国用、民用之生计已绝。此不可不虑者十也。至於议给之款，各省分拨。浙省自军兴以来，商民捐饷赈灾，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，岁事歉收，责以赂敌之款，势必不应。若如四川之议增粮赋，江、浙万不能行。故剿敌之款可捐，赂敌之款不可捐，他省完善之地可捐，浙省残破之馀不可捐。惟亮燠之！”所言并切利害。

韵珂机警多智，数见浙兵不可恃，以战事委之裕谦、奕经，专固省防，浙人德之。及事急，再创调停之说，而虑成议於浙，为天下诟，移祸於江苏。然世多讥其巧於趋避。二十三年，擢闽浙总督。疏言：“浙江旧未与外洋交易，与广东情事不同。应於耆英等所议章程稍加变通，先申要约。”又筹海疆善后事宜二十四则，下议行。二十四年，疏报厦门开市，鼓浪屿尚有英兵栖止，恐久假不归，请谕禁，与领事面订预杜偷漏稽查洋众条款。又奏天主教流弊，请稽查传教之地，不令藏奸；或有藉端滋事，据事惩办，不牵及习教，俾无藉口。

二十五年，英人始至福州，请於南台及城内乌石山建洋楼，韵珂难之。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，亦援以拒。英人诉诸耆英，谓不践原约，则鼓浪屿且不退还，往复辩论，卒不能阻，而闽

人归咎於韵珂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以病乞假，特旨罢职回籍。咸丰二年，坐泉州经历何士邠犯赃逃逸，追论宽纵，褫职。同治初，召来京，以三品京堂候补。复乞病归，卒於家。

牛鉴，字镜堂，甘肃武威人。嘉庆十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。道光十一年，出为云南粮储道。历山东按察使、顺天府尹、陕西布政使，与巡抚不合，乞病归。十八年，起授江苏布政使，署巡抚。

十九年，擢河南巡抚。整顿吏治，停分发，止摊捐；筹银二十万两，津贴瘠累十五县；筑沁河堤，濬卫河；甚有政声。二十一年六月，河决祥符，水围省城。鉴率吏民葺城以守，规地势泄水，赈抚灾黎。时水分二流，一环城西南，一由东南行，均注归德、陈州，入江南境。鉴以正河断流，决口难遽塞，议急卫省城。水涨不已，西北隅尤当冲，城垣坍陷十馀处，抛砖石成坝，絙钜舟以御之。奇险迭出，昼夜临陴，民感其诚，同心守护，有不受雇值者。当事急，河督文冲奏省城卑湿不可复居，请择地迁移。鉴疏言：“一月以来，困守危城，幸保无虞者，实由人心维系。若一闻迁徙。各自逃生，谁与防守？恐迁徙未及，水已灌城，变生俄顷，奸民乘机抢掠，法令不行，情状不堪设想。节交白露，水将渐消，惟有殚竭血诚，坚忍守御，但得料物应手，自可化险为平。”命大学士王鼎、侍郎慧成往勘。鉴与合疏言省城可守不可迁，决口可堵不可漫，并劾文冲漠视延误状，於是褫文冲职。秸料大集，缮治堤坝，水亦渐退，守城凡六十馀日而卒完。命偕王鼎等兴工塞决。

会英兵犯浙江，裕谦殉於宁波，命鉴代署两江总督，寻实授。十月，至苏州受事，阅海口，偕提督陈化成治防，缮台增砲，沿海以土塘为蔽，驻四营居中策应。二十二年四月，英兵既陷乍浦，遂窥吴淞口。五月，敌舰七十馀艘来攻，鉴偕化成

督战，击沉贼船三，西砲台及战舰皆被毁。敌以小舟载兵由小沙背登陆，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兵先溃，化成死之。鉴退嘉定，而宝山、上海相继陷。又退昆山，收集溃兵。寿春镇总兵尤渤守松江，敌两次来犯，皆击却之。英舰聚泊吴淞口外，扬言将北犯天津。六月，突入江，乘潮上驶，直越圖山关，鉴由京口退保江宁。提督齐慎、刘允孝迎战京口，不利，退守新丰。镇江陷，副都统海龄死之。敌舰分薄瓜洲，扬州震动，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，赂以六十万金，遂犯江宁，舰泊下关。

鉴初专防海口，倚陈化成，沿江鹅鼻嘴、圖山关诸要隘仓猝调兵，益无足恃。化成既死事，鉴知不能复战，连疏请议抚。耆英、伊里布先后奉命至，英人索五处通商及偿款，诸臣未敢遽允；敌兵遂登岸，置大砲临城，乃悉许之。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，略曰：“江宁危急，呼吸可虞，根本一摧，邻近皖、赣、鄂、湘皆可航溯。彼所请虽无厌，而通市外无他图。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，曷若捐钜帑以全大局？厦门敌军虽退，尚未收复。香港、鼓浪屿、定海、招宝山仍未退还，使任其久踞逡巡，不如归我土地。既原循例输税，即为悔祸乡风。此后彼因自护租岸，我即以捍蔽海疆，未始非国家之福。所请平礼虚文，不妨假借。事定之后，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，宽胁从以安反侧。”并附详条目以闻。八月，和议成，英兵悉退出海洋。

寻以贻误封疆罪，褫职逮问，谯大辟，二十四年，释之，命赴河南中牟河工效力。工竣，予七品顶戴，以六部主事用，回籍。咸丰三年，粤匪北扰，予五品顶戴，署河南按察使。四年，命卸任，劝捐募勇，赴陈州，偕徐广缙剿捻匪，破颍州贼李士林於阜阳方家集，焚其巢，加按察使衔。五年，又破之於霍丘三河，士林寻於湖北就抚。鉴深得河南民心，前劝捐中牟大工，得钱二百万缗，至是集军饷复及百万。叙功，加二品顶

戴。以病乞归。八年，卒。

论曰：颜伯焘怀抱忠愤，而无克敌致果之具。怡良不附和琦善，亦无建树。祁 依违和战之间，苟全而已。刘韵珂以术驭人，阴主和议。牛鉴以循吏处危疆，身败名裂。要之筹边大计，朝廷无成算，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，况人事之未尽乎？呜呼！论世者当观其微也。